

思無邪匯寶。

拾玖

陳慶浩博士・王秋桂博士 主編

鬧花叢／清・姑蘇癡情士 纂

情海緣／江都郭小收 著

思無邪滙寶 ㊋㊇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鬧花叢］

／清・姑蘇癡情士　筆

［情海緣］

／江都鄧小秋　著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爲《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爲《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爲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爲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　）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　〉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　〕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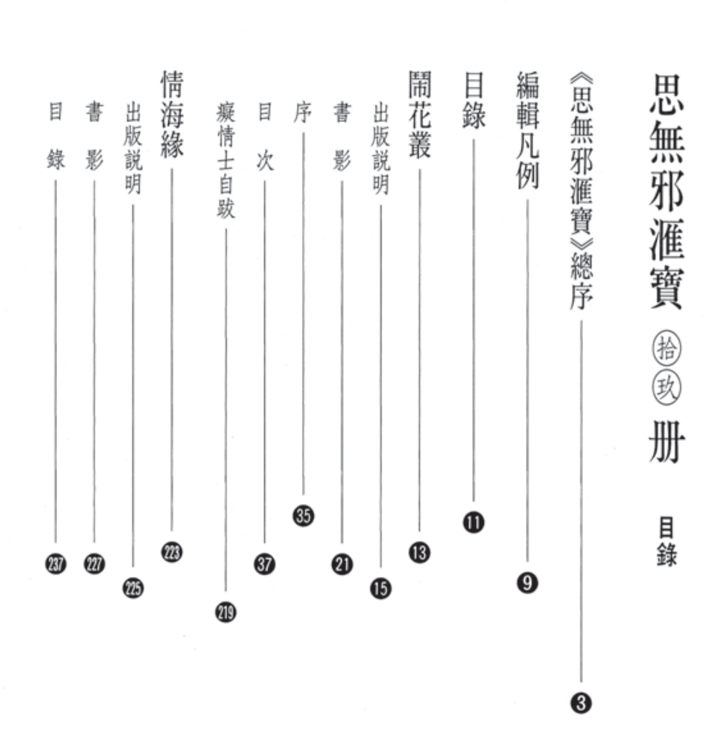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㊹拾玖 册 目錄



思無邪滙寶 拾玖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鬧花叢】

清・姑蘇癡情士 筆

《鬧花叢》出版說明

《新鐫批評繡像鬧花叢快史》四卷十二回，姑蘇癡情士編撰，其故事梗概如下：

明朝弘治年間，南京應天府上元縣宦家子弟龐國俊字文英聰明好學，十四歲即以第一名入學。十五歲父病故，母李氏主持家務。文英與張子將、任伯衢同學，而二人才貌均不如。十七歲，文英夢梓潼帝君告以鼎甲有分，婚姻成在看榜之日。逢鄉試放榜，文英與二友往觀，偶逢已逝劉狀元女玉蓉，吟詩通情，贈以玉鴛鴦，並約九月半夜晤面。至期，文英赴劉府，由婢秋香引入與玉蓉晤面，定情成歡，又通秋香。雞鳴時秋香送文英出後門，見老婆子以蘿蔔自慰。一日，玉蓉令醜婢春梅至園採花，園丁安童與春梅通。事發，老夫人遣安童回南莊，其叔劉天表又以嫁春梅騙錢。

文英返家，見表姐桂萼來爲其母祝壽，住妹嬌蓮房。桂萼適王家，夫已逝，與文英彼此有意而未得便。後桂萼因其小姑瓊娥受聘，邀嬌蓮至家小住。適嬌蓮病，文英遂扮嬌蓮至王家，因得與桂萼通，又通瓊娥。瓊娥嫁陳次襄，次襄愛男風，知其往事，因令招文英。遂醉姦文英而令瓊娥賠罪，三人自此同居。後次襄被人陷害入獄，瓊娥、文英各歸家。

玉蓉因思文英得病，家中四出求醫。文英乃扮醫生治玉蓉病，玉蓉見文英後病痊。文英又與劉天表同赴科考。試後與玉蓉通，天表捉姦，抓見宗師。宗師因文英高才，甚憐惜之，判其與玉蓉成婚。科考案發，文英爲一等一名，天表爲六等六名，因懷恨，找人害文英。文英得知，

逃出，至古寺與張、任二友苦讀。鄉試中第二名。次年上京應考，中狀元，授翰林編修。納寡婦美娘爲妾。

兩年後返鄉，納桂萼爲妾，救次襄出獄。次襄送來瓊娥，文英又收秋香。自是一妻四妾，心滿意足。居家一年，官府送情，得四萬金。後返京復職，又曾典試盛京，官至兵部尚書。又有三子。十餘年後次襄奉赤松子之命來渡，乃辭官返鄉，安置諸子後，與母、岳母及五婦同至仙境，均成地仙。

* * *

朝鮮《中國小說繪模本》完山李氏壬午年（一七六二）序提及《鬧花叢》，可知此書應刊行於乾隆二十七年前。書開頭即謂「明朝弘治年間」，很顯然是清人口吻。又書中兩次提及主角龐文英典試盛京，今遼寧瀋陽市。清天命十年（一六二五）自東京遼陽遷都於此。天聰八年（一六三四）尊爲盛京。由北京派員至盛京典試，最早也應是順治年間事。故可肯定爲清人的作品。據此書刊本可能刻於順治年間（詳下），則此書爲清初之作品。而此書有明顯抄襲《桃花影》、《春燈鬧》之痕跡，應寫成於此兩書之後。《鬧花叢》有下列三種版本：

㈠姑蘇癡情士序刊本　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殘本，無扉頁，序缺葉一至葉三正面，正文第六回第十五葉至第七回第三葉及書末第十二回第十葉背面以後皆缺；回末亦間有缺葉，其他部分亦間有殘缺處。序後爲「鬧花叢目次」。接下有圖版四葉，其圖二、圖三男女私處遭人用墨筆塗汚。正文首回首葉首行作「新鐫批評繡像鬧花叢快史」，空一行接「第一回」及回目。此行估計原爲作者（或含批評者）之署名，書版易手時被挖去。以下各回首行皆

書回次，次行爲回目。上下雙欄，左右單欄。版心無魚尾，上署書名「鬧花叢」，下回次、葉次。半葉八行，行十八字。有行間夾批及回末總批。此本末缺，有跋否不可知。此書「玄」（第十二回）字、「弘」（第一回）字、「曆」（第三回）字皆不避諱，故可定爲順治間刊本。

(二)本衙刊本　扉頁右上作「姑蘇癡情士□（筆）」，左下署「本衙藏板」，中大字書名「鬧花叢」。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五字。無序及圖，有跋。此爲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著錄之坊刊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未見。

(三)抄本　藏英國圖書館。首「新鐫小說鬧花叢目次」，次正文，首葉首行作「新鐫小說鬧花叢卷之一」，次行署「姑蘇癡情士筆」，以下回次回目。正文半葉十行，行二十五字。卷內各回連抄。卷末作「鬧花叢卷之一終」。各卷格式相同，惟無作者署名。第十二回後有「（癡）情士自跋」。此本可能據本衙刊本抄錄。抄本「玄」字缺末筆，避康熙諱。「弘」、「曆」、「寧」字皆不避，爲康熙、雍正間抄本，抑道光後抄本？抄本篇幅，不足姑蘇癡情士序刊本之半，大致據序刊本刪削，然亦有修改、校正處。比較序刊本，抄本夾批全刪，回末總批則或刪或不刪，正文刪節更多。因序刊本有錯漏、缺葉及漶漫處，抄本雖爲簡本，且錯字甚多，仍可供訂補校正。抄本之跋談創作緣起，與序刊本相同，正可互校。

編者序謂「今歲孟秋，友人以龐劉事債（倩）予作傳。予援筆草創，兩旬編就。……予適抱病，間起傳龐劉事，祇以自怡。友人必欲壽之梨棗，予亦不能強」云云。書末自跋亦有類似說法。然《鬧花叢》其實是拼湊抄襲之作。和《桃花影》、《春燈鬧》一樣，本書原始意念來自《天緣奇遇》，正文與跋，皆曾言及。故事開頭文英喪父，寡母持家，同學二人貌醜，婆子自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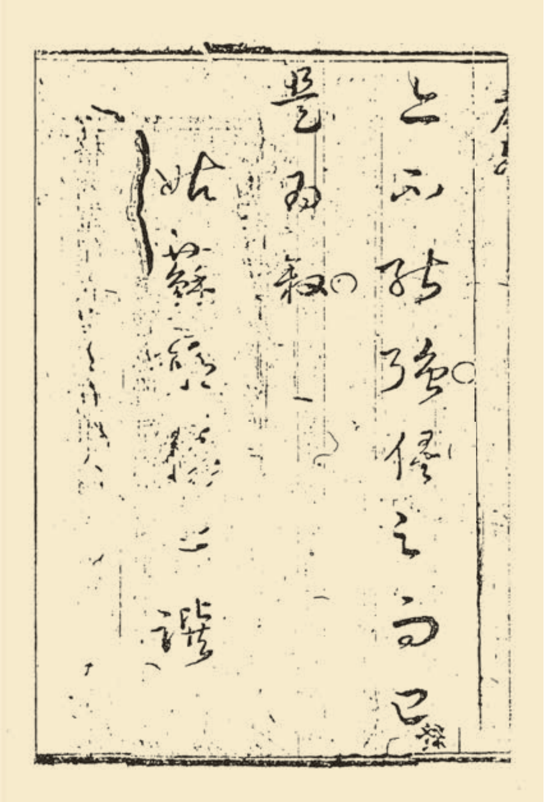
出版說明

十七歲中舉，陳次襄入獄，出獄後贈妻等情節，皆同《春燈鬧》，若干文字亦大致相同。至於陳次襄雞姦龐文英，後得道回渡文英等事，《春燈鬧》、《桃花影》皆有相似情節，其根源且可追溯至《浪史》。然就文字論，則近《桃花影》。而此書抄錄最多者則爲《鼓掌絕塵·雪集》。第二回後半，取自《鼓掌絕塵·雪集》第二十三回。第三回〈醜梅香園內破花心，俏安童堂前遺春譜〉與《鼓掌絕塵·雪集》第二十四回〈醜姑兒園內破花心，小牧童堂上遺春譜〉不只文字大致相同，連回目亦差不多。第七、八回相當《鼓掌絕塵·雪集》第二十六、二十七回。只是《鬧花叢》改變人物姓名，節簡文字，却增添艷情文字。由於拼湊，文氣不如《鼓掌絕塵》順當，故事亦不如《鼓掌絕塵》合理。序跋之所謂「草創兩旬」，其實是拼湊兩旬。將明清艷情小說各種基本情節分拆出來，研究其繼承和始創，了解創作編纂的方法，也會是很有趣的。而《鬧花叢》正是一個好的例子。

按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江蘇按察使裕謙設局禁毀淫書目、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浙江巡撫浙江學政設局禁毀書目、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江蘇巡撫丁日昌禁毀書目皆錄此書。

此次整理，以姑蘇癡情士序刊本爲底本，參校英國藏抄本，詳見各回校記。至於底本常見俗體、簡體、異體字如「彎」作「灣」，「舔」作「添」，「裝」作「粧」，「照」作「炤」，「跤」作「交」，「緞」作「段」，「早」作「蚤」，「銀」作「艮」，「吵」作「炒」，「勵」作「厲」，「娶」作「取」，「圓」作「員」，「燃」作「然」，「調」、「掉」作「弔」，「捨」或作「舍」，「倒」或作「到」，「晨」或作「辰」，「桌」或作「卓」，「咿」或作「伊」，「叫」或作「教」，「匾」或作「扁」，與「梢」、「稍」不分，「籍」、「藉」不分，「辯」、「辨」不分，「俏」、「悄」不分，「瓜」、「爪」不分，「玉」、

「王」不分，「于」、「子」不分，「效」、「効」不分，「篾」、「蔑」不分，「摟」、「樓」不分，「桂」、「挂」，「攔」、「欄」、「闌」不分等情況，以及若干語詞如「矇矓」作「朦朧」，「蘿蔔」作「蘿葡」，「痊癒」作「全愈」，「瞌睡」或作「磕睡」之類，則依文義（或從抄本）統一逕改，不另一一說明。



之而姑強傳之而已

是為叙。

姑蘇癡情士識

清刊本閨花叢姑蘇癡情士序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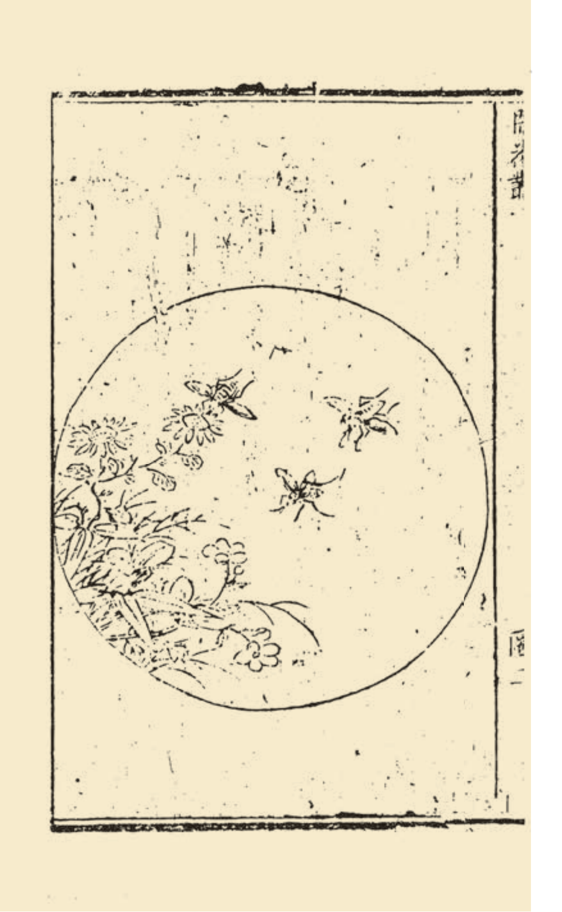


清刊本鬧花叢圖一右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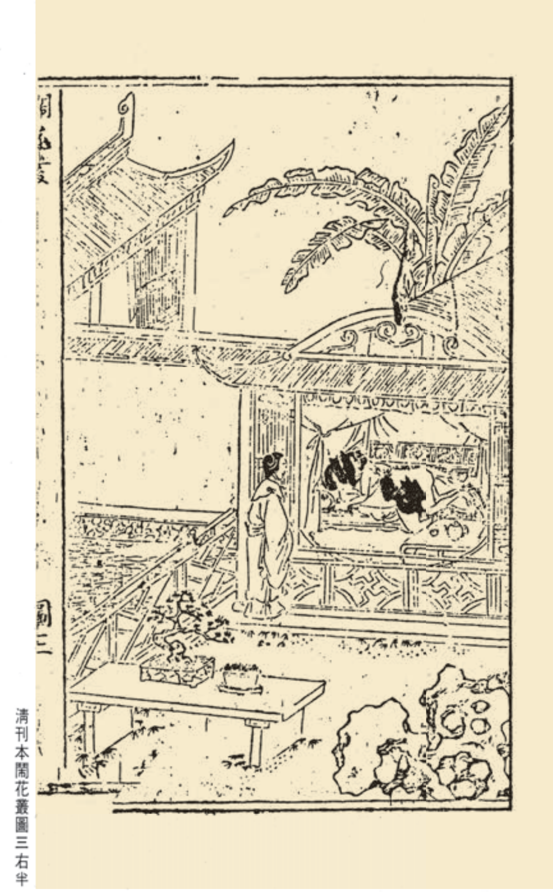
清刊本閙花叢圖一左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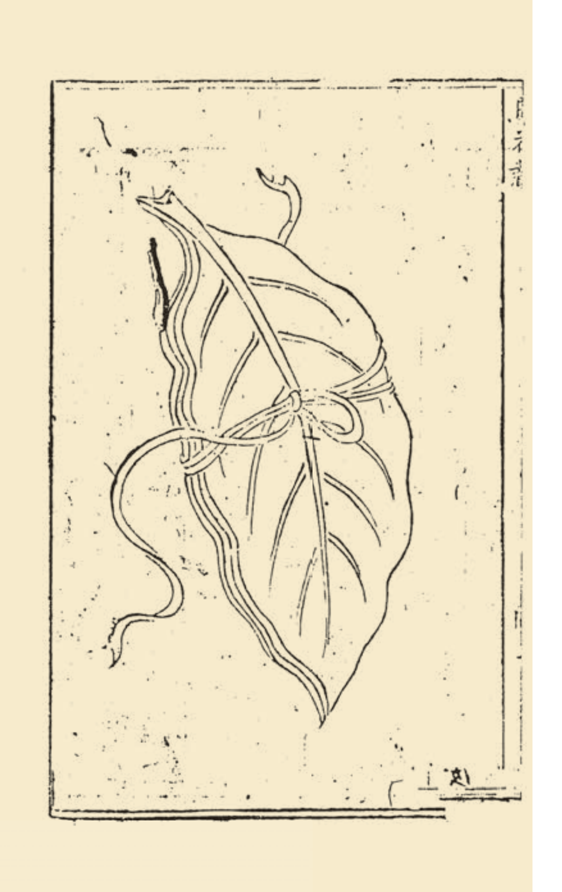
清刊本鬧花叢圖二右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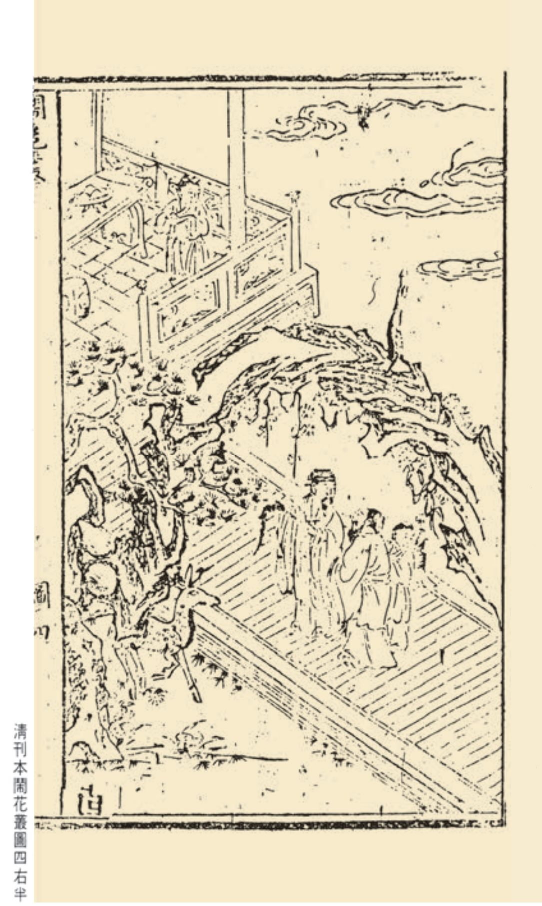
清刊本閑花叢圖二左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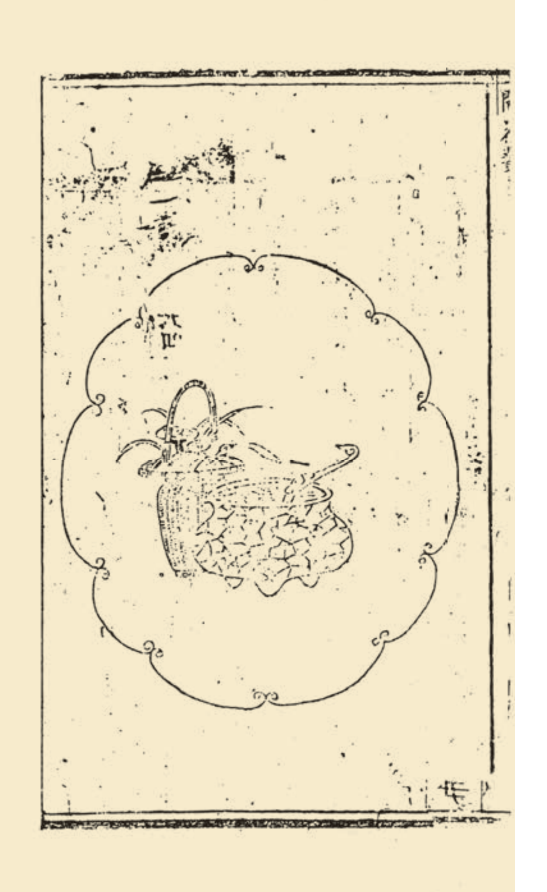
清刊本鬧花叢圖三右半



清刊本閙花叢圖三左半



清刊本鬧花叢圖四右半



清刊本鬧花叢圖四左半

新鐫批評繡像閙花叢快史

第一回

看金榜天賜良像　一抛情友誘入佳境

詩曰

劉郎漫道入天台　處處桃花續洞栽
賈平壇高香可竊　巫山雲杳夢偏來
詩因寫意憑衷訴　戶為尋歡待月開

清刊本閙花叢第一回第一頁右半

多少風流說不盡。偶編新語莫疑猜。與

這一首詩單說那世上男女貪才慕色。自有許多天緣奇遇。然如前賢所述的五金魚并祁禹狄故事。奇遇頗多。相會頗巧。雖云稗官野史。未必盡是子虛烏有之說也。乃有一个書生。也因一个癡狂。竟有諸般巧遇。又容容易易得个絶色佳人。諧了終身伉儷。這段風流。本在明朝弘治年間。南京應天府上元縣有一宦家夫

新鎸小說鬧花叢卷之一

姑蘇癡情士筆

第一回　看金榜天賜良緣　訪情友誘入佳境

詩曰

刘郎慢道入天台　處處桃花繞洞栽

賈午墻高香可竊　巫山雲杳夢偏來

詩因寫意唱衆訴　戶為尋歡待月開

多少風流說不盡　偶編新語莫疑猜

話說明朝弘治年間南京應天府上元縣有一官家子弟姓龐名国俊字文英其父刺史少名棟那良材伊家世擁簪纓原係蘇州府当縣人年已踰艾止生一男一女男即国俊年十四次女名嬌

予作厥刘傳，以為厥生天緣奇遇湊合頗多。然尤不若祁尚狄之桂遇甚多也。殊不知世間奇奇怪怪。如才子名媛，無端而邂逅。投匙便咏詩唱和。悟訂姻盟。真乃巧遇。今歲孟秋友人尚以厥刘子倩余作傳。予遂援筆草創，而兩句僚就。其予告与礼生彷彿。然以厥生肴楞為由。奚含佳人，訂约赴期，殊出望外。邑子寡居之桂英。处子之瓊娥，一旦隨粉賀喜。兩人加為淫污。則桂英瓊娥之遇，尤為奇绝。后來小姐相思。全仗假医生之桃緘，後来全愈。瞷母[illegible]之醉恩。逆叔子之歸家。而捉姦鳴法，官判脫罪。子民是有念于王學憲之恩深且大也。假使按律正法。則厥生

英國藏抄本閙花叢癡情士自跋之一

無所用其施爲。信乎天付良緣，不容人所不肯爾。乃世固有未
志讀書，求一入眼，至有不可得者。文英以十四遊泮，而鼎甲爭先。
官居尚為之，身登仙府。因云赤松點化，蓋其前生固是仙君
也。予適飽不點，不過以傳文英耳，聊以自怡。友人必欲請之梨
棗，公諸國門，予亦不能堅隱，聽之而已。

情士自跋

鬧花叢卷之四終

英國藏抄本鬧花叢癡情士自跋之二

序❶

過於淫。夫所謂鬧花叢者何。當其百花競秀。萬卉爭妍。紅紫冠芳菲。拴不住滿園春色。妖嬈爭艷冶。掃不開遍地胭脂。凡夫深善密蓄之間。覓蕊❷遊蜂。兩兩賽飛枝上。尋花浪蝶。雙雙□列梢頭。譬之女子。紅粉嬌娃。身處閨閣。男子穴隙踰牆。摘採鮮英。此鬧花叢所以作也。今歲孟秋。友人以龐劉事債(倩)予作傳。予援筆草創。兩句編就。因思龐生之遇雖巧。全賴學憲之功居多。使不判爲姻眷。則前此之機緣皆虛。令或繩之律法。則後此之顯耀無□。予適抱病。間起傳龐劉事。祇以自怡。友人必欲壽之梨棗。予亦不能強。俟之而已。是爲敍。

姑蘇癡情士識

校記

❶ 此序殘缺，餘「序三」左半至「序六」（見版心），半葉四行，行八字，故知序文約佚去一五二字。

❷ 「蕊」字原無，據第三回韻文加。

鬧花叢目次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校記

❶「喜」原作「夢」，據抄本及正文回目改。
❷「歷久」二字漫漶，下句原缺，據抄本及正文回目補。

新鐫批評繡像鬧花叢快史

姑蘇癡情士筆❶

第一回　看金榜天賜良緣　拋情友誘入佳境

詩曰

劉郎漫道入天台。處處桃花繞洞栽。
賈午牆高香可竊。巫山雲杳夢偏來。
詩因寫意憑衷訴。户爲尋歡待月開。
多少風流説不盡。偶編新語莫疑猜。

這一首詩。單說那世上男女。貪才慕色。自有許多天緣奇遇。就如前賢所述的五金魚。并祁禹狄故事。奇遇頗多。相會頗巧。雖云稗官野史。未必盡是子虛烏有之説也。乃有一個書生。也因一念癡狂。竟有諸般巧

遇。又容容易易得個絕色佳人。諧了終身伉儷。這段風流話本。在明朝弘治年間。南京應天府上元縣。有一宦家子弟。姓龐名國俊。表喚文英。其父刺史公名棟。別號良材。伊家世擁簪纓。原係蘇州府常熟人氏。年已踰艾。止生一子一女。子即國俊。年方一十四歲。女兒十三歲。名喚嬌蓮。文英賦性聰明。凡所讀之書。輒過目成誦。十二歲時。不但時文捉筆立就。兼之詩詞歌賦。下筆成章。親眷朋友。誰不羨服。他父親十分歡喜。往往贊賞。以爲吾家千里之駒。文英就是十四歲這一年。宗師歲考。□（親）臨省會。出去考童生。知縣趙煥。是個少年科甲。❷原籍嘉興人。到了試期。直至巳牌時分。纔出題目。文英研墨濡毫。略不構思。頃刻做完。日色未斜。便去交卷。縣尊看他年未弱冠。姿容如玉。文機敏捷。定要當堂面教。取卷展開細看。就嘖嘖稱譽道。文詞冠冕。筆致秀麗。本縣自當首薦。拔取了第一名送府。府又取第二名送道。喜得文英志高意滿。手

舞足蹈。過了幾日。又是宗師考期。兩篇文字更做得簇花錦繡一般。候至宗師發案。竟取第一名進了學。到入學那一日。一路迎來。只因人物標致。年紀又小。所以男婦大小無不擁擠觀看。便有豪門貴戚。（勢利如此）許多來說媒的。他自恃才貌雙全。要娶一個絕色的妻房。只是憎長嫌短。不肯輕允。他父親也只得聽他。不料十五歲上。龐刺史染病身故。居官清正。遺產甚微。幸有母親李氏主持家務。遂❸勉文英苦志攻❹書。若無正事。閉戶不出。就有（描畫當今醜態）那許多同進學的❺朋友。見他父親去世。哄誘他去做歹事的。紛紛而來。只因李氏治家嚴肅。不敢入隊。止與同窗一二密友。一個喚做張子將。一個喚做任伯衢。朝夕伴讀。那二子雖是肯讀書的。說到才貌二字。如何及得文英來。偏是髭鬚滿頰。黑面黃麻。有時在街坊上同走。那些婦女看見張任。無不掩面而笑。以爲鍾馗現世。及看文英。無不眼光注射。以爲仙子臨凡。不要說男子中沒有這種俊俏郎

君。只恐在婦女內。也尋不出這般手姿姣媚的。恨不得一口水吞在肚裡去。那文英儀表生得。

身軀嬝娜。態度娉婷。鼻倚瓊瑤。眸含秋水。眉不描而自綠。唇不抹而凝朱。生成秀髮。儘堪盤雲髻一窩。天與嬌姿。最可愛桃花兩頰。假使試舞袖於吳宮。也應傾國。設或❻曳長裾於漢殿。定屬專房。紅錦當中。亦有風流戲窟。白綾襪底。何須隨步金蓮。正所謂。楊柳春柔縈別緒。芙蓉秋艷妬妖娃。又道是。

謾誇洛水中宵夢。直抵巫山一段雲。

看那光陰似箭。日月如梭。文英已是十七歲了。尚未婚聘。這年適當大比。文英服制雖滿。奈科試已過。時值中秋佳勝。是夜雲散長空。冰輪皎潔。文英正欲與嫦娥作伴。因母先寢。只得歸房。怎當那月光照入。俟至更餘。方纔睡去。夢中夢見有一神人。頭戴唐巾。身騎白騾。云是梓潼帝

君。托夢與文英道。汝勤心讀書。上帝不負苦功。日後鼎甲成名。汝婚姻良耦。該在看金榜之日。逢此天緣。汝宜留意。醒來乃一夢也。及過了旬餘。已是八月盡頭了。是日。文英正悶坐無聊。步入中堂。聽得門首人聲沸騰。便記起中秋之夢。對張任道。今日是寅日。想是放榜之期。我輩可❼往外邊一走。看看榜來。張任道。好好。一面說。一面走。已轉到熱鬧市上。文英又往人叢中。一齊擁前。站在榜亭之下。看完了榜。張任道。此地已是布政司衙門首。何不隨隊登堂。看一看宴。也是一場樂事。竟由大門一重一重進去。看完了宴。便出大門之外。只見看迎舉人的男男女女。挨肩擦背。推來推去。都說道。今科迎舉人。自然盛的。你道今科爲何更盛些。恭奉朝廷恩詔下頒。廣額天下數限。所以看的人越發多了。文英正在徘徊看玩之際。忽聞人人喧嚷道。站開站開。舉人來了。猛聽得鼓樂喧天。擁擠而來。近前一看。但見旗帳繚繞。笙管接續。那些新舉人。

也有騎馬的。也有乘轎的。左顧右盼。揚揚得意之狀。（能不使老秀才看得眼熱）不可言盡。都是亮烱烱的金花。簇新新的藍袍。一名一名。序次而來。正是。

折桂子競赴鹿鳴宴。　解元郎喜爭及第先。

三人正看得高興。只見兩邊竹簾推起。黑油油的頭兒。白鬆鬆的臉兒。俱是俏艷打扮。露出半身。伸頭張望。却不看那些舉人。倒把眼睛❽一瞬一瞬。都注在文英面上。有詞爲證。

兩縫細如纖玉。雙眸堪比寒晶。瞳人黑白太分明。光焰常流不定。
遇見女子似白。一逢男兒偏青。常嫌阮籍欠多情。不作紅顏水鏡。

右調西江月

那些女人就思量在眼角上遞了情書。凡是樓頭戶底。互相指搠。有說文英標致可愛的。有說張任醜陋可憎的。各人議論不絕。時已下午。天

色將晚。看舉人的亦漸漸稀少去了。文英三人。尚站在一家門樓之下。正在閒絮。只見裡面有個美艷女子。年紀約有二八之期。端坐簾內。又有一個青衣女。輕移蓮步。娉娉婷婷。乃向文英凝眸遙望。把那纖纖玉手相招。有詩一絕爲證。

面如冠玉體含香。能亂閨中少婦腸。
邂逅相逢情自熟。纖纖玉筍豈容藏。

文英是個讀書人。向來不常出戶庭的。何曾親見女色。不覺神魂飄蕩。尾在女子門首。見那青衣女子。依舊半身全露。又把一雙脚兒。故意跨出門限。只見白紗膝褲。露出那一尖尖兒玄色繡鞋。剛有三寸。文英此時恨不能即時走了進去。便立住了脚。兩邊對看。只有張任閃在側邊。忍笑不住。忽見簾內坐的那個美女。把這女子連聲呼喚。文英只得走了開來。霎時間一齊都進去了。文英戀戀不捨。却見張任在旁。就如眼此

（處）中釘一般。（不要朋友）遂心生一計。對張任道。小弟出恭甚急。二兄請先行幾步。小弟即當趕上同行。兩個只得先走。等待多時。竟不見至。心下殊覺疑慮。❾及至轉來尋覓。又無踪影。誰料文英拋了二友。即便捱了進門。剛欲步入中廳。聽得門左有一大漢。絮絮叨叨的。從旁走出。驚得文英魂不附體。蹲在花苔石畔。待了一會。方敢立起身來。心中思想道。今既來到此。終不然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文英正在躊躕。意欲出門歸家。無奈重門鎖閉。不能進退。此時日影沈西。月出雲端。忽聞廳側有人低聲喚道。這裡來。文英仔細視之。看見一❿個女子。即是日間跟隨那女子的青衣女。提着一對紗燈。喚他進去。他便隨身過東。彎彎曲曲。引到一座大園內。花廳數椽。上懸一匾。名曰。（人家豈有。桃源佳境匾額）桃源佳境。却遠遠望見一女子。正是。

桃源佳境遇文姬。　蓬萊福地會神仙。

那女子坐在石條上。背面而坐。見了文英。滿面通紅。欲前又却。文英竟（肉麻）老着臉。急忙向前一揖。低低問道。邂逅相遇。多承卿卿見愛。啓問上姓芳名。誰氏寶眷。莫不是月裡嫦娥。仙姝下降麼。擡頭看那女子。怎生粧束。但見。

淡羅衫子。白素湘裙。嫩鬆鬆的梨花俏臉。不必滿塗鉛粉。光油油的烏黑雲鬟。偏宜略綴幽梅。腰比小蠻。移蓮步垂楊裊裊。口如樊素。吐嬌聲鶯語盈盈。正是。漢宮稔色惟飛燕。吳國佳人說大喬。

這女子聽說。便低頭含笑。嬌聲答道。妾字喚玉蓉。乃戊午科劉狀元之女。不幸先君早已去世。止有母親王氏。二叔劉天表在家。敢問郎君尊姓貴名。家居何處。曾娶妻否。文英道。小生龐國俊。表字文英。敝居即在城內縣治南首。今年一十七歲。尚未娶妻。今日得與小姐不期而會。實

是三生之幸。且說小姐雖則年纔十六。性頗貞閒。然自十歲。便能吟咏。柔姿慧質。天付情根。每値刺繡工餘。以至曉花欲開。夕月正佳之際。時時攢眉不語。若有所思。其意蓋欲得一有才有貌的兒郎。以作終身佳偶。不料遇着文英。逼聯姻契。小姐道。今以重郎人品。頓涉私會。雖庸賤之軀。自知非匹。然郎年十七。妾年十六。鄙陋之私。願侍巾櫛。文英笑道。只是斗轉參橫。玉漏易畢。深憐良會之難。何⑪不爲歡此夜。遂近前摟抱。將手去摸那人人愛個個喜的這件好東西。有詞爲證。

才子牽情縫。英雄喪魄了。非紅非白乍開花。分明淺水注。
似舌含葩嫩。非毫弄影斜。能開能閤喚耙耙。羅裙也難遮。

右調山花子

文英摸了這好東西。十分火動。暗想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便動手動脚要侮弄起來。小姐急以雙手推住。勃然正色道。妾黃花未開。心

之所慮的。是爲終身大事。豈肯圖頃刻之歡。以喪名節。嘗聞自媒非淑（正氣自持）女之行。淫奔爲貞士所羞。願郎愛人以禮。勿萌此心。不然。白首之嘆。其能免乎。文英道。今夕之會。可謂宿緣非淺。苟有異心。身首異處。那小姐驀然惹起閨情。遂吟一絕云。

一覩清光思耿然。　風流才子信翩翩。
可惜夜長誰是伴。　半輪月照一人眠。（猿聲三咽）

文英聽罷。暗自誇獎道。不意閨閣裙釵。有此佳咏。好一個着人的小姐。聽他細語嬌聲。猶勝新鶯巧囀。藻詞秀韻。還過絕蕊初開。那詩中語句。分明默露春情。倒有幾分見憐我龐生的意思。不免也吟一首回他。遂吟云。

天賦情根詎偶然。　相逢那得不相憐。
笑予恰似花邊蝶。　偷香竊玉待何年。

是時小姐聽罷。嘆了一聲道。好詩好詩。聽他其音清。其詞麗。畢竟是個飽學郎君。非大有才識。何能以詩自媒。言未了。忽見一侍婢忙來報道。夫人尚未睡着。問道小姐在那裡。這時怎還不睡。小姐正欲慢談心曲。聽說如此。心下便倉皇無計。沒奈何。只得進了房去。文英見其議論侃侃。雖哀懇數次。終不能強逼而就。閃在花陰之下。站了一會。小姐方纔出房。將條洒線汗巾。內包一個玉鴛鴦。遞與文英。示以不忘。又道。九月中旬。二叔叔往齊雲山進香去。月之三五。欲於夜深扳晤。萬勿以寒陋見却。文英道。承訂佳期。請俟蕭寺鐘殘。梧桐月上。則小生至矣。隨喚青衣女持燈。送出後園門首。時已更餘。途中並無人影。只得一步捱一步。走回家去了。未知文英別後。九月中旬。得相踐佳期否。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描敍看榜佳景。以至玉蓉會合。無不歷歷⓬

校記

❶ 此行原版被挖去，據抄本補。

❷ 「甲」字缺損，據抄本補。

❸ 「遂」原作「隨」，據抄本改。下同。

❹ 「攻」字缺損，據抄本補。

❺ 「的」字缺損，據抄本補。

❻ 「或」字缺損，據抄本補。

❼「可」字缺損，據抄本補。

❽「睛」原作「精」，據抄本改。

❾「慮」字缺損，據抄本補。

❿「一」原作「兩」，據抄本改。

⓫「何」原作「可」，據抄本改。

⓬以下缺佚，批語不全。

第二回　赴佳期兩下情濃　諧伉儷一場歡喜

詩曰

女貌郎才兩正宜。從天分付好佳期。
撥雨撩雲眞樂事。吟風咏月是良媒。
襄王已悟陽臺夢。巫女徒勞洛水悲。
錦帳一霄春意滿。不須鑽穴隙相窺。

說這龐文英。到得自家門首。已是二更盡了。母親李氏。正在中堂坐等。只見文英歸來。李氏又喜又惱。泫然淚下道。我做娘的。晚年所靠。惟汝一人。汝乃以看榜爲由。在外遊戲。直至夜半。方得到家。使我倚門而望。怎生放心得下。文英不敢直說遇着劉小姐。假托友人趙子輿款留不放。時已夜闌人靜。勉強進房。心上不住的左思右想。翻來覆去。展轉不

能合眼。俄而殘月下窗。忽然沈睡。一覺酣眠。直到日中方醒。但見雙眸倦開。語言恍惚。張任二友各取笑一回。進書房去了。文英自得了那個玉鴛鴦。心中不勝歡喜。就如珍寶一般愛惜。不忍輕棄。便收貯在那錦囊內。每到黃昏燈下。取將出來。展玩一番。鎮日忘餐廢寢。抱悶擔愁。何嘗一刻撇（相思何日了）得下那一點相思念頭。嘗嘆道。人生在世。譬如白駒過隙。若娶得劉小姐那樣嬌滴滴的人兒。朝夕剪燭焚香。情願拜之跪之。連書本兒擺在面前。反覺得頭疼起來。忽一日。揭開一本西廂記來。見上面崔小姐訂張生的詩道。

待月西廂下。　迎風戶半開。
隔牆花影動。　疑是玉人來。

文英看了。遂拍手大笑道。張君瑞跳粉牆。至今傳爲風流美談。我（妙在我）那劉（那二字）小姐亦曾訂我佳期。云是九月中旬。怎捱得到此際。做一番良辰佳會。

遂占七言詩一絕云。

孤枕孤衾獨奈何。幾宵孤夢入姑蘇。
醒來怕對孤燈照。悶得孤形分外孤。

文英正朗朗吟誦。却被張子將聽見了。道。淫詞艷曲。予所厭觀。而况張生無恥苟合。尤非讀書人所宜欣羨。文英道。崔張之事。千古樂聞。不謂仁兄亦執着道學迂腐之見。弟若做張生。遇見鶯鶯。决不把他輕輕放過。曾有一個俚對。舉以求教。即念云。

張珙遊殿而覯崔鶯。奇緣奇遇。

子將不假思索。應聲對道。

許行衣褐而說神農。異言異服。

二人吟畢。各譃笑散去。看那光陰迅速。已是九月十五。正小姐相訂之期了。文英這日。看見日光。恨不得立墮西山。漸漸天色已晚。月明星朗。

飲酒半酣。踱出自家園門。巡過花街柳巷。轉來轉去。却是劉小姐後園門首。就是前次送出來的去路。輕擊數下。裡面果然有人出來。即青衣女。喚名秋香也。悄悄的引進柴扉。秋香喚着耳邊說道。今夜若非賤妾（就是紅娘）引□□你進來。怎得與我家美艷的人兒相處。你休忘懷了我。文英轉身捧住。連連親嘴道。不待汝言。我已有心久矣。決不使汝作蒲團上人也。隨步進花廳。瞥見小姐。便整衣趨步。殷勤向前。深深一揖。小姐一時滿面嬌羞。閃身無地。只得答了一禮。文英笑吟吟道。小姐。小生自前日俄聞佳咏。恍從三島傳來。今覩芳容。疑向五雲墮下。令人役夢勞魂。不知捱幾朝夕。亦有憐予念否。小姐低聲回答道。君既鍾情於妾。妾敢負念於君。但雖有附喬之意。或無❶繫足之因。如之奈何。君如不棄。且隨妾到那廂玩一玩花去。文英迎笑道。深蒙小姐垂愛。沒世難忘。但名花❷雖好。終不如解語花。趁此園空人靜。今日願得與小姐一會陽臺。銘心百

歲。小姐道。妾便與君締好。亦芝蘭同咏。但闈中老母。戶外狂狙。一玷清名。有招物議。文英道。小姐說那裡話。豈不聞柳夢梅與杜麗娘。張君瑞與崔鶯鶯之故事。先以兩意相期。後得于飛百歲。至今流傳不輟。況小生與小姐。俱未婚娶。今日若使事露。老夫人必當自爲婉轉成婚。豈不更妙。小姐聽說。半推半就。含怯含笑道。羞人答答的。怎麼要幹這樣事。倘然有人撞見。却不穩便。也罷。且隨我到樓上來。那文英喜不自勝。遂與小姐攜手登樓。只見秋香又把酒餚捧上。小姐深以秋香湊趣。怎知秋香亦爲着自己的心上人。兩個就在樓頭對酌。文英飲了數盃。禁不住春心蕩漾。便扶到榻上。趁勢立起身來一摟。又連連親了兩個嘴。與小姐鬆玉扣。解羅襦。兩情正濃。把手去通身一摸。但見。

肌理膩潔。拊不留手。規前方後。刻玉築脂。胸乳菽發。臍容半寸許珠。私處墳起。溝似一粒許線。爲展兩股。陰井渥丹。火齊

欲吐。旋起雙足。鳳頭半鈎。蘭香徐噴。眞天上姮娥。詎人間仕女。

文英摸了一會。便挺着陽物。要弄起來。小姐對着陽物。皺了眉頭道。我不弄了。這樣大東西。我如何容得。文英不由分說。欲把小姐褲子脫下。小姐終久是個處女。決意不從。文英坐在床沿。連忙把那鼻孔向着玉體亂嗅。只覺得氣味如蘭。芬芳撲鼻。原來小姐生性好潔。常以香湯洗濯。臨睡時又以香囊夾放被窩。所以本質既係芳潔。更加蘭麝薰透。自然香氣襲人。文英等待多時。再三哀懇不已。小姐猝不及防。被他把裩兒扯下。雙手摩弄牝戶。連聲喚道。活寶活寶。就將舌尖襯進周圍。舔了多時。舔得小姐酸癢難忍。小姐道。只管舔他做甚。妾乃嫩蕊嬌枝。須要十分憐惜。文英扒起身來。先揉些涎吐。一項一項。也倒進去了半根。小姐道。輕些。有些疼。文英拔出來。又搽好些涎吐。再挿進去。不覺都進去

了。只是牝戶內有好些膿水。誰知都是鮮血。小姐把手推住道。且不要動。我裡頭着實疼。今日熬過了。明日只怕就好些。初時牝內甚乾。十分艱澀。如今覺得淫水氾溢。汩汩有聲。小姐愀然承受。也不管雲鬢蓬鬆。竟把鴛繡枕兒推開一邊。錦褥襯在臀下。兩隻手抵住了文英的頭頸。文英捧起金蓮。放在肩上。自首至根。着實搗了數百。小姐遍體酥麻。口內氣喘哼哼。叫喚不絕。文英覺着龜頭頂進花心。研研擦擦。甚是有趣。捧了粉頰。低聲喚道。乖乖親肉。我已魂靈飄散了。小姐掙出一身冷汗。氣力全無。吁吁發喘道。頭目森然。幾欲暈去。願姑饒我。文英遂即輕輕款款。一連又是五六百抽。不覺香汗如珠。陰精直瀉。遂即騰身而起。只見侍女秋香送進茶來。文英戲道。夜來撮合之功。皆賴此婢。姐姐若不嫌棄。願以鄙軀酧報。小姐笑道。得隴望蜀。郎何貪心不足耶。秋香垂着頭。俏眼偷看文英。笑嘻嘻而出。原來小姐身邊。只有兩個侍女。一喚春

梅。年有二十餘歲。生得容顏粗陋。其一即是秋香。年方一十八歲。正在春情勃發之時。却是個處子。面貌俏麗。如花似玉。二人吃完了茶。只見月光燦皎。❹花影縱橫。攜手步入園內。緩緩的各處看完了一回。回到樓上。並肩相坐。文英道。小生前月中秋夜。夜半睡着。見一神人托夢。曾說汝勤心讀書。上帝不負苦功。他日鼎甲成名。汝婚姻良耦。該在看金榜之日。逢此天緣。誰想今夕得與小姐曲暢歡情。正應着此夢了。言猶未已。只見秋香走至面前。文英一頭笑。一頭把手挿入褲襠。摸那光光[好寶]肥肥緊緊哂哂的浪東西。秋香又恐小姐妬忌。漲得滿面通紅。反跑了去。小姐自去拉他道。想是你不肯周全我的事。要對夫人說了。秋香賭❺咒道。死人便對夫人說。只是我未開黃花。怕當不起。文英霎時間慾火上炎。赤騰騰的。眞有泰山般高。滄海般濶。怎生忍耐得定。小姐見此光景。竟自睡了。文英便把秋香褲子去下。露出雪白這兩條玉腿。那件

話兒紅的紅。白的白。小竅含緊。止有一條細縫。就將他橫眠在榻。蹺起雙足。高高的擱在肩上。忙把玉莖塞入。只因陰戶四旁。俱被涎津舔滿。裡面又有騷水溜出。慢慢盡根。文英興發如火。只管深一會。淺一會。用力抽送。乒乒乓乓。弄得一片聲響。及弄到要緊之處。秋香也覺痛楚異常。那裡管❻得小姐。那一雙盈盈俏眼。時閉時開。下面臀兒。不住的掀起相湊。文英笑問道。你這東西裡面。覺着進出之間。却是怎麼趣味。果肯細說。再與你幹個爽利。秋香應道。只管問他則甚。但覺此物火熱。進進出出。自內以至於外。有些酸酸癢癢。更有一件可貪可愛。而不忍割捨的。竟渾身綿軟。酣美異常。即妾亦不自知其故。而非言語所能摹擬也。文英聽說。愈覺情興勃然。遂推開兩股。一口氣頂了數百。原來小姐尚未睡着。聽見文英笑聲吟吟。依戀不捨。又聽得漬漬聲響。連那床沿俱已搖動。一霎時慾火難禁。就像熱鍋上的螞蟻。活癢活痛。側耳聽了

一會。已是寂無響動。但見窗上月光照進。滿房雪亮。兩個並着頭。嘴對嘴的摟住睡熟。時已五更漏下。金雞報曉矣。正所謂。

歡娛嫌夜短。 寂寞恨更長。

小姐聽得雞鳴。慌慌張張。自己披了衣服。推醒他二人道。快些起來罷。怕有人進來。看出破綻。却怎麼好。對文英道。妾終身之事。已付與君。可作速成親。無使妾有白頭之嘆。文英點頭唯唯道。既蒙雅愛。沒齒不忘。自當央媒作伐。不致有誤。便喚秋香送出後門。及回到花廊之下。遠遠聽見外邊房裡。振響不絕。那老婆子淫聲浪語。恰似與人交媾的一般。却又含笑吟吟。妖聲呼快。正是。

春風只合酣羅帳。 老蚌誰知興亦高。

秋香不勝駭異。難道果有一個漢子。與這臨死的老婦人睡着不成。迨至看時。被內雖則響動。却不見有人在床。便嘻嘻笑道。老媽媽。你有甚

樣妙法。也會洩一洩火。獨自取樂。隨向他那軟囊囊的肚子下摸了一把。不覺笑倒在地。你道是什麼東西。原來是一根光溜溜去皮的蘿蔔。(此物也不饒)約有五寸多長。(他取來洩火)一般也把腳兒擱起。兩手捧着蘿蔔。放入在內。急急頂送。正在熱鬧之際。不料❼秋香將手撈進。婆子忍不住笑道。秋香姐這時❽節怎還不睡。反來與我老娘混帳。想你看得高興。也有些兒要了。快些扒上來。等老娘與你試一番手段。秋香却是初經雲雨。被文英創得過度了。穴內殊覺腫痛。慌忙推阻。急悄悄潛步出房。閃在前廡。靜聽側廂內。如魚嚼水。歡聲不息。老婆子把那蘿蔔不住撫弄。頃刻就有千餘抽。婆子覺着十分有趣。低聲喚道。我的蘿蔔乖肉。弄死了我罷。秋香聽他淫騷異常。便嘆道。婦人慾念。入土方休。不爲虛語。老婆子聽說。道。我也受用得久了。秋香姐。可讓與你用罷。秋香大怒。把他碎(啐)了一聲。竟歸臥室。自從送了文英出去。竟聽老婆子勾當。忘記了小姐。誰

知小姐歡暢情懷。沈酣睡去。夢見閒步園中。只見那生復來花下。遇着小姐。却温玉生香。滿懷春意。就向畫樓中。攜雲握雨。倒鳳顚鸞。待一番雲雨事畢。那生道。小姐今宵此會。幸喜無人知覺。何不就把春興。試共一談。小姐掩口道。起初時。我好似望雨嬌花。着一點滋榮一點。那生道。我好似奔泉渴馬。飲一分通泰一分。小姐道。後來時。我好似含一粒金丹。俗骨從半空化去。那生道。我好似入九天洞府。仙風自兩脇生來。小姐笑道。君可謂得個中趣矣。我們且下樓去。向花前掇些餘香。以消清夜。文英欣然攜手下樓。漫漫行至欄杆外。見池內雙鳧戲水。那生遂將石子與小姐。兩下賭打。偶然失足墮落池中。那小姐方纔驚醒。連叫那生數聲。矇矓開眼。只見秋香站在身邊伺候。見小姐睡起。問道。小姐緣何睡了這半晌。小姐道。秋香。我適纔睡去。你聽我說些甚麼來。秋香搖頭回答道。一句也沒有聽見小姐講。小姐道。你去把香茶拿鍾來我吃。

分付春梅到園中與安童說。只看那開得可愛的花兒。折兩朶來與我。再來伺候梳粧。秋香聽說。便輕輕走出房門。這小姐站起身來。恰纔打點梳洗。未知春梅走到園中。見了安童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今人但見風流譫蕩之處。便即目爲淫書。不知其間亦有雅俗之辨。即如此回。備寫龐生小姐初赴陽臺。併秋香一種貪歡愛俏光景。着意繪描。復將老嫗演出波瀾。洵足供人撫掌。決不至野史俚史之俚褻太甚也。

校記

❶「無」原作「有」，據抄本改。
❷「花」原作「好」，據抄本改。
❸「由」原作「猶」，據抄本改。
❹「皎」原作「淡」，據抄本改。
❺「睹」原作「睹」，據抄本改。下同。
❻「裡管」二字缺損，據抄本補。
❼「不料」二字缺損，據抄本補。
❽「秋香姐這時」五字缺損，據抄本補。

第三回　醜梅香園內破花心　俏安童堂前遺春譜

詩曰

可惜青年易白頭。　一番春盡一番秋。
人生及時須行樂。　漫敎花下數風流。
梅香有意覓鸞交。　安童何福可能消。
竊得雲雨無限趣。　樂極悲生也斷腸。

說這醜梅香。就是小姐房中伏侍的一個使婢。喚名春梅。眼大眉粗。十分醜陋。小姐嫌他生得粗蠢。凡一應精細事務。件件喚着秋香。再不肯落他手裡。只那粗夯用氣力的。便着他做些。只有一件。這春梅人倒看他不出。醜陋中帶着幾分手趣。每至秋涼天氣。便有些懨懨鬼病。攢眉咬指。（春心動矣大樂如斯。）就如東施效顰一般。便熬不過那件滋味。有詩爲證。

幾度傷情不自由。投桃無計枉僝愁。
誰知傳命宣花使。頃刻推門指點頭。

秋香正去喚他。走到門首。只聽得他在裡面。唧唧噥噥。句句都是傷情的話兒。秋香聽了。悄悄推進門去。掩口笑道。春梅。小姐着我來分付你到園中。喚安童採花哩。春梅道。瞞你不得。正花心動在這裡。一步也走不動。做你不着。替我走一遭。秋香道。不要體面的丫頭。虧你說這些話。（不把自己想一想。只會說人）春梅搖頭道。你不要這般說。我的心就是你的心一樣。如今秋涼天氣。那貓狗也是動情的。何況你我。秋香道。不要多言。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只是你我講講。也還不妨。若是夫人聽見。決不饒恕。春梅笑道。言之有理。今後痛癢只自得知罷。秋香道。小姐等着要花。我先去伺候梳粧。你快去分付安童來。便轉身先去伏侍梳洗。你看這梅香。漫漫的一步一步捱到園中。四圍一看。却不見個安童。嬌聲叫道。管園的安童哥

那裡去了。小姐等着花。你快去折來。你道安童在那裡。恰脫去衣服。赤身露體。坐在池邊洗澡。遠遠聽見有人喚他。心下驚疑道。這個嬌滴滴的聲兒。却是何人。連忙站起身來。仔細一看。又不見有人。便厲聲應道。安童在池邊洗澡。叫我做甚。那春梅聽說洗澡。巴不得要看他那件話兒。忙忙的走到池邊。只見他那件話兒。見了梅香。便劈空發性起來。眞是。

堅若剛針。巨若木杵。赤條條。恰正是去頭髮的沙彌。亂叢叢。就是那没眼睛的鬍子。逞威風。衝開肉陣。不須長入蛇矛。憑急性。搗破皮營。便棄一層灶甲。烏將軍雖係舊名。角先生總其化體。

春梅看了。假意兒掩口笑道。臭賊囚。好不識羞。青天白日。露出這鐵杵一般的東西。倘是夫人小姐。遊花玩景。一時走到。反說我們幹❶甚麼

歹事。快些起來揩乾了身上。折花與我去。你看這安童。等不得揩乾身上。慌忙披了衣裳。束了熳肚。含笑向前。便趁勢抱住。親了幾個嘴道。春梅的心肝。我安童爲你幾乎害了一場大大的相思病。今日該是天緣湊巧。來得正好。何不就在這芳草坡上。做一個快活去。春梅扭住頭道。倘若夫人得知。不說你要偷婆娘。倒說[說得伶俐]我來拐小官了。這怎麼好。安童只是一把扯定。那裡肯放。迎着笑臉道。春梅。你且聽我說一個正經道理。那日夫人有言在先。說道。安童。園中花草。你若澆灌得好。揀個好日。把春梅與你做了老婆。前日夫人小姐同到園中。看了這些紅紅綠綠嬌嬌嫩嫩的花朵。果然開得茂盛。心中着實歡喜。又對我說道。安童。你小小年紀。倒也中用。那春梅決要與你做老婆的。只看官曆上邊。擇個好日。便好做親。我便磕頭作謝道。只是安童年紀幼小。那件事兒。恐不會幹。明日春梅要退起婚來。便受他撇揹哩。夫人道。我自有道理。方纔

站起身來。句句都是夫人親口說的。我兩個免不得是對花燭夫妻。只是孔夫子老官說得好。也有生而知之。也有學而知之。今日悄悄兩個先偷一偷。學一個手段去。春梅半推半就道。這都是你的花嘴。夫人决沒有這樣話。我妹子便是長了二十多歲。自不曾經過這件風霜。難道我嬌嬌嫩嫩的一點花心。倒被你這一個遊蜂採去了不成。安童歡喜道。你雖是個黃花女子。區區也不敢相瞞說。實落是個黃花小官。今日黃花對黃花。大家要一要。說不了。又親了一個嘴。春梅假意道。要說便說。只管親甚麼嘴。調甚麼情。看你這一付蠟𤸫嘴臉。就生得潘妙安妙衛玠一般標致。我也是不敢從命的。安童又笑道。你若憎嫌。我便少做幾個嘴是了。將他一把拉倒。這春梅恰纔口裡雖是如此說。心苗裡實是想着的。假意左掙右掙。低聲叫道。安童哥。我也沒奈何。今日着在你手裡。只是我來此多時。若是小姐梳粧已完。着人來喚我。便出乖露醜了。還

到芙蓉軒後地板上要一要去。安童依他的言語。就拔起身。兩手緊緊扯住春梅。又恐他跑了去。及到芙蓉軒後。那安童先替他鬆衣解帶。纔自己脫了下身衣服。精赤條條。伸出那件東西。更比方纔洗澡的時候愈加堅硬幫幫的。粗如葫蘆。（望之令人可畏）約有六寸餘長。這春梅看了。驚得魂魄飄搖。怯得心腸亂跳。驚的惟恐有人瞧見。吹風到夫人小姐跟前。怯的是這般年紀。自不曾嘗着這件滋味。甜酸苦辣。怎麼曉得。連聲喚道。安童哥。我怕當不起哩。安童見他裝這模樣。愈覺發興。便叫道。春梅的心肝。我與你一場好事。不要做得沒興。我前日下南莊來。曾費幾文錢。買得一本春意。等那要睡時看看。便慾火如焚。如何熬得過。一向藏在身邊。看不多時。我今日取將出來。和你照依上面做個故事罷。便向腰間熀肚裡。取將出來。果是一本小小印成的春意譜兒。春梅斜着眼瞬了一瞬道。安童。我怎比得那些慣經的。只是儘着興。弄一會便了。做什麼故

事。安童便依他說。騰身跨將上去。用了些花言巧語。殷殷款款。扳將起來。也不顧他疼痛。捱着力送進少許。安童年紀雖止十七八。却因平日被人刮那後庭花。是個弄慣的。說到女色。實是初次拜見。那春梅人雖粗笨。這件東西却生得肥肥嫩嫩。緊緊湊湊。就如初蒸熟的饅頭一般。任他高高下下。往往來來。只得咬住袖角。顫篤篤承受了。安童見他再不做聲。諒已諳滋味。便儘着慾興。緊抽慢送。共有百十餘回。弄得春梅咬牙合眼。渾身通泰。遍體酥痲。就如迎風的楊柳。身子東擺西搖。兩個正在興酣之處。你不肯放我。我不肯放你。安童也顧不得搗破花心。儘力抽送。春梅恰纔抵當不住。撲簌簌淚珠垂下。口中咿咿唔唔。只是叫喊起來。不料小姐梳洗完了多時。還等不見春梅的花到。便着秋香來到園中尋覓。那裡見春梅。又那裡見安童。漫漫走到芙蓉軒後。遠聽得他兩個咿唔聲響。輕輕向壁縫裡張了一張。只見他兩個正情濃意密。

一個就如餓虎吞羊。一個便如嬌花着雨。又仔細聽了一會。兩個說的。都是有趣的話兒。有詩爲證。

蜂忙蝶亂兩情癡。　齧指相窺總不如。
如使假虞隨滅虢。　豈非愈出愈爲奇。

這秋香却熬不過。緊緊咬着袖口。（秋香看得動火。）站在芙蓉軒外。看一會。聽一會。欲待進去叫他一聲。恐掃他兩人興致。欲待等他事畢。又恐小姐親自出來。左思右想。只得輕輕走到軒內。把兩指向軟門上彈了一彈道。春梅。你却受用得快活。那小姐正等得心焦哩。安童聽見。管不得興還未過。慌忙爬起身來。扯上褲兒。併拾了那本春譜。竟往外面一走。秋香便走至軒後。只見春梅還睡在地板上。便搖頭笑道。你兩個做得好事。却瞞我不得了。小姐喚你來着安童採花。你倒先被安童採了花去。春梅滿面羞慚。翻身起來。只見鮮血淋漓。勉強走出軒外。但見那些花卉。開得十

分茂盛。正是。

百花競秀。萬卉爭妍。紅紫鬥芳菲。拴不住滿園春色。妖嬌爭豔冶。掃不開遍地胭脂。幾陣香風。頻送下幾番紅雨。一群啼鳥。還間着一點流鶯。覓蕊遊蜂。兩兩飛來枝上。尋花浪蝶。雙雙簇列梢頭。數不盡半開半放的花花蕊蕊。描不來又嬌又嫩的紫紫紅紅。惟願得夫人心中歡喜日。恰正是安童眼下運蹇時。

那春梅秋香。步出亭外。只揀那開得嬌艷的花兒折將下來。安童嘻嘻迎笑。便將一朵。與秋香簪在頭上。秋香正色道。別人與你戲耍。難道我也把你戲要麼。安童便又將去簪在春梅頭上。春梅假意道。姐姐在面前。還要調甚麼情。撲的推他一跤。倒在地上。春梅忙忙折了那些花兒。竟與秋香來見小姐。小姐見春梅走到面前。鬢髮蓬鬆。便問道。甚麼時

候着你去。這時候恰纔到來。還在何處做甚勾當。春梅無言回答。只是低着頭。睜睜的看了秋香。秋香又是忍不住笑的。掩着口掙得滿面通紅。小姐愈覺疑心起來。指春梅道。事有可疑。快快說與我聽便罷。不然與夫人說知。你便活不成了。春梅道。並不到那裡去。只問秋香姐就是。那小姐却是個多疑的人。見秋香背地裡笑個不住。便把眼看住了他。秋香便跪道。這與秋香無涉。只去喚安童來一問便知。春梅曉得事體敗露。只得實說道。恰纔正到園中去喚安童折花。那廝膽大如天。把我一把抱定。說了無數醜話。虧得秋香姐走來。方能掙脫。正要稟上小姐。只是不好開口。小姐對秋香道。原來你兩人同謀做事。反來東遮西掩。日後弄出事來。夫人豈不責備在我身上。倒是我防守不嚴。（自己封條）玷了閨門（被人揭□）清白。（□□防守）先待我去說個明白。秋香道。這是春梅做去來的。莫錯罪在秋香身上。春梅磕頭道。情願受罰。不願到夫人那裡去。小姐道。這件事想與

秋香無涉。是你這花嘴賤人做出來的。快隨我去。看那春梅。如何肯走。又只得一身做事一身當。含着淚一步一跪。跟小姐走到堂前。恰遇夫人坐在堂中。他便連忙跪下。夫人却不知分曉。吟笑道。敢是這丫頭伏侍不周。把我兒觸犯麼。小姐道。這賤婢做了一件不識羞的事。倒不好啓口。夫人驚問道。他幹了什麼事。便把始末根由。一一細說。夫人道。有這樣事。且站在這裡。着院子快去喚安童來。待我問他明白。春梅便站在小姐身邊。心中如小鹿的亂撞。這安童聽見夫人叫他。（癡心人）只道有配春梅的好意思。誰知事情敗露。忙忙走至堂前。還迎着嘻嘻笑臉。夫人喝道。這廝死在須臾。可知罪麼。安童恰纔放下笑臉道。安童沒有甚罪。夫人道。我且問你。那芙蓉軒的事兒。可是有的麼。安童默默無言。就把春梅揪着耳朵。一齊跪下。喚秋香取板子來。安童慌道。夫人在上。這不干安童事。也不干春梅事。原是夫人自己錯了主意。夫人怒道。胡說。怎的

倒是我主意錯了。安童道。當日有言在先。原把春梅許我做老婆的。那時若不曾說過。今日安童怎❷敢先奸後娶不成。夫人喝道。爲何在我跟前弄嘴。提起板子。渾身上下。把兩個打了一頓。小姐上前勸住。扶了夫人坐在椅上道。他兩個便打死了也不足惜。還要珍重自己身體。安童爬起身來。手舞足蹈。正要強辯幾句。不想袖裡那本春譜抛將出來。夫人便喚秋香拾取上來。看是什麼書。秋香拾在手裡。翻開一看。見是一本春譜。又不便替他藏匿。只得送與夫人。夫人揭開一看。上面道。

女子仰天而臥。將那脚兒挑起。臀尖相合。男子俯伏胸膛。以肉具頂入花心。一抽一送。圖個歡暢。這謂之順水推船。

男子仰天而臥。將那兩腿蹺起。臀兒相湊。女子俯伏胸膛。以牝户套上玉莖。一來一往。盡個快樂。這謂之倒澆蠟燭。

女子俯身而臥。將那後庭掀起。兩股推開。男子俯伏肩背。以

龜頭塞入陰户。一進一退。弄個爽利。這謂之隔山取火。
夫人不待看完。愈加焦燥。將來扯得粉碎。提着板子。指安童道。你快說這本書兒是何處得來的。若再支吾遮掩。這板子却不認得你。決不與你干休。安童道。夫人在上。聽安童分剖。這本書原是南莊上二相公買來醒瞌睡的。一日被安童看見。悄悄匿了他的。放在肚兜裡。恰纔洗澡摸將出來。正要扯毁了。怎料夫人呼喚。便收拾在袖中。原與安童無干。夫人要見明白。只着人到南莊去與二相公對證就是。夫人道。你這樣的人。我這裡斷容不得。若再容你幾時。可不把我家聲玷辱了。遂着院子立時往南莊去。分付道。❸須對二相公說。這樣的人。家中留他不得。把那小心務實勤謹的。換一個來。早晚園中使用。再喚秋香。將這賤人剝了他的衣服。鎖在後邊空房內。明日尋一個媒婆。打發出門便了。你看這小姐果是個孝順的女兒。見夫人惱得不住。便迎着笑臉。扶了夫



人進房。那春梅安童。方纔起去。未知後來安童回到南莊。劉天表有甚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春梅年始破瓜。安童初番雲雨。中段一問一答。甚是說得俏俐。秋香幸得推脫。不然幾乎不能終事。小姐亦不能日後有榮耀之期矣。❹

校記

❶「我們幹」三字缺損，據抄本補。

❷「怎」原作「輒」，據抄本改。下同。

❸「分付道」三字原無，據抄本加。

❹「之期矣」三字缺佚，據抄本補。

第四回　鬧街頭媒婆爭娶　病閨中小姐相思

詩曰

　　瞥見英豪意已娱。幾番雲雨入南柯。
　　芳年肯向閨中老。綠鬢難教鏡裡遇。
　　縱有奇才能煉石。不如素志欲當罏。
　　咫尺天涯生隔斷。斷腸回首聽啼嗚。

當日院子押了安童來到莊上。劉天表竟不知什麼來由。連忙問道。這安童是夫人着他回去灌園的。聞他在家諸凡事務倒也勤緊。怎麼打發他回來。院子道。二相公有所不知。這小小一個安童。倒生得一付大大的膽。劉天表道。敢是他做些鼠竊狗偷之事。觸了夫人的怒麼。院子欲把前前後後細說一番。見有幾個做工的站在面前。不好明說。便回

答道。夫人說這樣小廝。家中容他不得。還要換個小心務實的。回去園中使用。這安童做的勾當不便細說。少不得明日二相公回家。夫人自然備細說知。你看劉天表千思萬想。決不想到做出這件事。便對院子道。我多時不曾回家探望夫人小姐。今日就同你回去問個詳細。說這劉天表。就是劉狀元嫡親兄弟。爲人性最貪財。眼孔裡着不得一毫垃圾。假如有樁便宜的事。便千方百計決要算計着他。那狀元在日。吃了安閒飯。一些事務不理。專一倚恃官勢。在外尋事生非。欺負良民。那鄉黨里巷中。大家小戶。無不受其荼毒。若說起劉二相公四字。二歲孩童也是心驚膽顫的。後來狀元聞他在外生非惹禍。詐害良民。恐玷了自己官箴。心中不悅。把他當面大叱一場。遂立刻打發到南莊去。交付些租田帳目掌管。他便與狀元鬥氣。從到南莊。竟有兩年不回到家裡。不料狀元逝後。想着家中只有嫂嫂姪女。遂回心轉意。每隔一月。回來探

望一次。那夫人也待他不薄。這時院子把安童的事體。說了一遍。天表便走進帳房。把那些未算完的零星帳目。盡皆收拾明白。又喚那些做工的分付一番。仍着安童牧養牛羊。便帶一個精細辦工的人。與院子同回家中。天表走進中堂。見了夫人。便把安童的事。仔細詢問。夫人細說了一遍。天表聽了。止不住心中焦燥。含怒道。嫂嫂這還是你欠了些。今日只是個蠟梨小廝。做將出來。倘是一個俏俐幾分的在家。豈不把閨門都玷辱了。將來不惟是姪女兒親事沒了好人家。就是教我也難做人。你那時便該把他兩個活活打死。方纔正個家法。夫人見他說這幾句。心下着實嘆服。便道。彼時也欲得打死他。只慮女兒未曾許聘。吹風到外面去。只說我閨門不謹。做出這件不清不白的事。便招外人談論。我已將他兩個打了一頓。那安童既趕回莊上。就是這春梅。可還留得在家麼。速速尋一個媒婆。我並不要分文。白送與人家去罷。天表聽

說不受分文。便又惹起那一點愛便宜的念頭。低頭想了多時。便應聲道。依我愚見。這還是姪女兒婚姻事大。就該把那賤婢。登時趕去罷。夫人道。我的主意。正欲如此。皆是女兒再三勸我。慢慢的尋一個的當媒婆。配做一夫一婦。也是我們一點陰騭。天表點頭道。姪女之言。亦覺有理。只有一事。近日街坊上做媒的婆子。甚是奸險。沒有一個不會脫空說謊的。東邊一番話。西邊又一番話。全是那張嘴舌上賺些錢鈔。假如一個極貧極苦的人家。（三段描畫媒婆謊嘴）說得那裡有多少田園。那裡有多少房屋。說得那金銀珠玉。車載斗量。還勝石崇豪富。本是一個至醜至粗的女子。說得面貌怎樣標致。生性怎樣溫柔。說得娉娉婷婷。嬌嬌滴滴。更如西子妖嬈。本是一個最愚最笨的男子。說得文章異樣秀麗。詩賦異樣精通。說得聰明俊俏。穎悟非常。猶勝孔子生知。是那耳朵軟的聽信了他花言巧語。被他誤了萬千大事。只要謊得到手。先裝滿了自己銀包。那裡

還管甚麼陰隲。且待我到府城外去。當日嬸嬸在時。原有一個賣花的張秋嫂。去尋他來商量。倒還作事忠厚。夫人喜道。如此甚好。只是這樁事。一時不能就緒。還要二叔在家幾時。調停個下落。方可回莊去。天表道。這事容易。莊上的事。每隔數日。着院子去料理一番便是。夫人道。事不宜遲。倘若賤婢尋些短見。反爲不美。今日就與張秋嫂說便好。天表滿口應承。話說未已。那小姐殷殷勤勤打點酒飯出來。天表吃過了飯。執着一盞茶兒。坐一會。站一會。暗想道。我一向要討別人便宜的。難道自家的便宜倒被別人討了去。且去尋着張秋嫂。打點幾句話兒去賺他。落得拾他一塊銀子。有何不可。計較停當。便與嫂嫂說聲。緩緩擺出大門。走不數步。恰好張秋嫂同了一個賣花的吳婆。遠遠的一路說。一路笑。走到跟前。天表站在路傍。厲聲叫道。張媽媽好忙得緊哩。那張秋嫂聽見有人喚他。慌忙回轉頭來。仔細一看。認得是劉二相公。把笑臉

堆將下來道。（這都是媒婆的寒溫）二二相公幾時娶一位二二娘續絃。作成老身吃杯喜酒。天表道。張媽媽。喜酒就在口頭。只是先說過了。明日怎麼酧我。便作成你吃何如。張婆聽見肯作成他。恐吳婆在傍聽見。連忙把他拋開。扯了劉天表。走過幾家門首。低聲笑道。老身手頭一向不甚從容。不會做人在這裡。果有作成得我的事。待老身略賺些兒。捉官路當人情罷。劉天表道。你喚吳媽媽來。一同商議。張秋嫂道。你不曉得這吳婆前月裡。走到一個大宅人家去說親。見沒人在面前。悄悄竊他幾件衣服。過了數日。被那人家訪將出來。着實吃了一場沒趣。現今各處人家曉得他手腳不好。走進門時。人就以賊提防。那個還肯作成他。不瞞二相公說。老身做了多年花婆。靠人頭上過了半世。那裡有一些破綻把人談論一句。劉天表道。張媽媽。你們走千家。踏萬戶。若不存些老實。那個還肯來照顧。也罷。我有一樁事。和你商量。只在兩三日。就要回覆。張秋嫂道。怎麼這

樣性急的事。天表便低聲道。我家夫人身邊有個使婢。是老爺在時得寵的。只因出言唐突。觸犯了夫人。夫人一時着惱。特着人到南莊。接我回來商量。要嫁與人去。只是一件。討着他的。着實一場富貴。身邊都是老爺在日積趲下的金銀首飾。足值二三百金。你去尋個好人家。接他四五十金聘禮。你也有一塊賺哩。張秋嫂只道果然是眞。想了一會。便欣然回答道。這也是老身時運湊巧。府中王監生。一向斷了絃。前日對老身說。要我替他尋一個通房。我明日領他家一個人來看一看。果是人物生得出衆。早晚就好行禮。便是五十金也不爲多。這劉天表聽說有人來看了。方纔行禮。心下又想一想道。媽媽。論將起來。是我府中出來的。決比別人家有幾分顏色。若是明日有人來看。只說那丫鬟是老爺亡後。情願貞心自守。誓不適人。終日隨侍小姐在繡房裡。做些針指。我有一個計策。你明日同着人來。竟見夫人。再不要說我知道的。只說

來求小姐姻事。那春梅決隨小姐出來相見。暗暗把他看在眼裡便了。張秋嫂笑道。說得有理。只要夫人心允。難道怕他不肯麼。劉天表道。媽媽。又有一件。他家若相得遂意。就要行禮。不必送到夫人跟前去。就送在你宅上。待我悄悄轉送與夫人。又省得那丫頭疑慮。若揀定幾時起身。再設一計策。賺他去便是。張秋嫂道。二相公做了主。夫人受了禮。老身做了媒。有這樣兩個大頭腦兒。還怕他不肯嫁麼。張秋嫂言畢。遂與天表作別。回身不見吳婆。只道他自先行。（可知吳婆堅心）那知吳婆閃在人家窺覷。兩人一言一語。却被他聽得明明白白。見張秋嫂轉彎去後。連忙趨上前來。叫道。二相公恰纔商酌的事體。撇不得老身的。劉天表回頭見是吳婆。只得又站住了脚。吳婆道。這主錢兒帶挈老身賺了罷。他說的是監生人家。我明日（兩下賭氣）便尋一個鄉宦人家。他說是五十金聘禮。我這裡便送你一百金。二相公你還是許那一家。劉天表聽吳婆一說。豈不是便宜

中更加便宜。就歡人(天)喜地道。媽媽是這樣說。自然許你了。只是這樁事不可久遲。那張媽媽也是會賺錢的。若是他先行禮。就不能奉命了。吳婆道。我明早便去着人來看。早晨行禮到我家。晚間便到我家上轎。何如。劉天表滿口應承道。這樣更好。啓問吳媽媽住居何處。吳婆道。老身住在城頭街裡第一個樓房便是。劉天表道。吳媽媽。我要回去與夫人商議。你不要失此機會。兩下各自別去。劉天表回見夫人。把春梅的話兒。說了幾句。夫人也聽信他。待至次日。吳婆同了一個奶娘。竟與夫人相見。假以小姐親事爲因。夫人只道這兩個媒婆果與女孩兒說親的。這兩個婆子又只道夫人曉得其中情跡的。誰知是劉天表的計策。使這兩個婆子來看秋香。好笑兩家都坐在瞌睡裡。這奶娘不住的把秋香自上自下仔細一看。見他生得十分齊整。空歡喜便也喜歡。起身與吳婆別了夫人小姐。恰正走出門首。過得數家。只見張秋嫂領了一個

婆子。也正要到劉府去。看見吳婆。止不住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便厲聲罵道。你這老潑賤。要來搶我的主顧麼。吳婆放下臉來道。露天衣飯可是只讓你做的。張秋嫂惱得兩隻眼睛突將出來。扭了吳婆。劈頭亂撞。那兩個婆子。再勸解不住。張秋嫂扭了吳婆。累倒在當街頭上。一（打）個爬起。（得鬧熱）一個撲倒。思量賺這一塊大錢。也管不得出乖露醜。街坊上來來往往的人。圍住一團。見是女人廝打。不好上前解勸。眼巴巴看他兩個滾來滾去。呵呵大笑。恰好又遇着幾個賣花婆子走來。連忙解勸得脫。兩個站起身來。張秋嫂便對那幾個婆子。告訴一遍。這幾個總是一夥的人。又不偏護着你。又不偏護着他。便道。這媽媽什麼要緊。連我們面上都不好看。如今依我們說。（善於調停）這頭媒便讓與吳媽媽做了。兩家的媒錢讓一半與張媽媽罷。那吳婆也依允了。方纔各自散去。次早。劉天表來到吳婆家裡。婆子便去通知那鄉宦家。送了一百兩聘禮。又是四疋

❶綵緞。一一收下。有詩爲證。

夙昔貪心尚未泯。　而今設計復如神。
花婆若不輕相信。　醜婢誰捐百兩銀。

正待出門。張秋嫂知了風聲。連忙走到。大家當面說了一遍。劉天表道。這樁事我與你講起的。待打發了他出門。我當重重謝你。劉天表得了那些銀子。回來向夫人面前說了一番。夫人也不疑心。當夜將春梅打發到吳婆家去上轎。擡到鄉宦家去。衆人仔細一看。見是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都說是調了包兒。便喚與吳婆同去看的奶娘。着他一認。也說何曾是這一付嘴臉。原來劉天表得了這百金聘禮。四疋綵緞。與夫人作別一聲。竟往南莊上去。這鄉宦人家待要爭訟到官。見這邊也是鄉宦。只得忍着氣。把吳婆凌辱一場。方纔歇息。那張秋嫂起初見吳婆做了媒去。雖分得一股媒錢。還是不肯納氣。看了這場笑話。纔想得

劉天表要賺銀子。心中倒覺得歡喜。樂得站在高岸上。得些錢鈔。那吳婆欲訴見夫人。又怕夫人着起惱來。只得忍耐不題。說這玉蓉小姐。自吳婆設言求親之後。鎮日悶悶在懷。信以爲實。只道就是園中訂約的那生。過了幾時。不見影響。心下暗想道。春梅一侍婢耳。做出事來。尚然如此揮叱。(小姐看了春梅便把相思。病拋拋不□)何況我❷是個千金不換的一點無瑕之玉。被那負心賊倒玷了淸白。却是怎樣使得。每日間。針線慵拈。茶湯懶吃。捱一刻勝似三秋。不免害了那木邊之目。田下之心。只落得夢裡還眞。醒來又假。有詞爲證。

徘徊無語倚南樓。目送歸鴻淚轉流。羅帶緩。倩誰收。人情惟
有相思切。乍去還來無盡頭。爭似水。只東流。

右調山花子

小姐終日裝聾作啞。只要瞞得過會拘束的母親。可憐一點芳心。倩誰

訴說。不覺漸漸的容顏憔悴。瘦損腰肢。把一個如花似玉的美貌。害得粉腿（褪）香消。你看他。

愁黛春山。淚紅秋水。粉剩脂零。爭似艷妝菡萏。釵横鬢亸。依然睡醒海棠。玉筍纖纖。金釧漸鬆西子臂。翠楊裊裊。湘裙怎褪小蠻腰。無語倚雕欄。眼底忽來乘鳳侶。傷情臨寶鏡。身傍若立畫蛾人。綵棚上。還剩着刺不完的連理枝。花箋裡。空遺下描不就的比翼鳥。魂夢顛連。無計遣開鶯谷曉。精神恍惚。有誰傳寄隴頭春。正是。寃家魔病憑誰訴。兒女私心只我憐。

小姐一心想着文英。便不能忘情。又因音信杳然。無由一面也。只得作閨怨詩四首。以自抒其志云。

曉來扶病鏡臺前。　無力梳頭任髻偏。

消瘦渾如江上柳。　東風日日起還眠。

其二

孤燈纔滅已天明。窗雨無聲雞又鳴。

此夜相思不成寐。空懷一夢到天明。

其三

幾句花前理舊踪。徘徊花下向誰同。

可憐多少相思淚。深得名花片片紅。

其四

手折花枝過綺窗。忽聞燕子語成雙。

晚來惟有孤燈照。清減精神瘦滿腔。

夫人見小姐病勢沈重。便親自探望道。我兒。我看你病症非一朝一夕起的。怎麼秋香不早說。便喚秋香過來。秋香慌忙跪下道。小姐病症自當日看迎舉人之後。染成幾分在身上。如今已經過多日。況且夫人跟

前小姐還不肯實說。怎肯與秋香得知。夫人道。都是你這賤婢。早晚茶飯失於檢點。以致染成症候。且饒你今日。自後有些踈虞。把那春梅做個樣子。秋香顫顫驚驚站起身來。夫人道。這個病勢沒甚好處。着院子往南莊去接二叔回來。早早尋一個醫生看治。小姐道。那些煎劑。自幼不曾服慣。郎中手賽過殺人刀。饒我遲死些罷。夫人愛女之心甚切。着人到崇祥寺許了願心。便往南莊上。接天表回來。覓一個醫生調治。畢竟不知何人醫好。詳在七回中。未知文英記念小姐否。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此回描畫媒婆醜態。幷說盡天表貪財愛利。無限奸計。至於小姐相思。只因文英爽約。忘了說媒所致。議論曲折。備極其妙。

校記

❶「疋」原作「個」，據抄本改。下同。

❷「我」原作「區區是是」，據抄本改。

❸「茶」字缺損，據抄本補。

第五回　表姊弟拜壽勾情　親姑嫂賀喜被姦

詩曰

古時男女說親迎。　末世風流妄締情。

桃花星是命中招。　故令才郎打扮喬。

任爾說明多不忌。　陽臺暮暮與朝朝。

嫂既多情姑更妖。　羨君何福可能消。

這時劉小姐懨懨成病。寢食俱廢。只因曾與文英有婚姻之約。他竟置之度外。看來小姐之病。都是文英寡情所致。且說文英赴約歸來。只見家中什物。併妹子嬌蓮的衣服首飾。竊了些去。那嬌蓮的面龐。與文英一些也不差。因是長成得早。身軀恰與文英一樣。只有脚兒大小。有些不同。這便分男與女了。就是這年十月旬有四日。他母親李氏六十壽

誕。李氏有個外甥女兒。小名喚做桂蕚。嫁在王進士家做媳婦。他的標致也與嬌蓮差不多兒。其年已是十八歲了。阿婆是個寡居。只生得他丈夫王元炳。一個姑娘。喚做瓊娥。十七歲已曾許了陳家。姑嫂甚是投契。桂蕚甫與元炳結褵半載。炳即患弱症而亡。媳婦也是寡居。及至十月裡。文英母親生日。李氏叫人去接桂蕚。桂蕚稟知了婆婆。要到姨娘家去。拜拜生日就回。陳氏道。只好去一兩日。姑娘許了我家姪兒。而今二十邊。就要行聘過來。我又暮年之人。神思困倦。姑娘幼小。須得你年紀大些的。好料理些事務。桂蕚道。曉得了。今日去。後日就回。當時就叫了轎子。別了陳氏與姑娘。一逕到龐家來。見過了姨娘李氏表妹嬌蓮。問道。表弟往那裡去了。李氏道。今日知府季考。往府學去就考哩。也得天暮回來。桂蕚道。妹子越發長成了。竟與表弟一樣長大。又是一個模樣。又問。曾有人家來求親麼。李氏道。城內周舉人來求了。只不曾下聘。

言訖。催喚金菊捧出肴菓。擺在一隻楊妃脚的金漆桌上。三個一團兒坐定。說說笑笑。又吃了些酒飯。直至下午。文英恰纔歸家。桂蕚見了文英。魂靈兒已落在天外去哩。心飛神跳。便贊譽道。誰家才子。及得我表弟美貌。恐怕嫦娥見了也應動情。文英笑道。姊姊這樣標致。也比得嫦娥了。可不動情麼。桂蕚紅了臉。低着頭道。你怎知我不動情哩。只因李氏嬌蓮都在面前。不便多言。也只得住了口。是晚文英扒(巴)不得在家與姊姊耍耍。却被窗友張子將上門邀飲。款留不放。勸得爛醉。回到家中。只見母親妹子還陪着表姊飲酒。桂蕚道。一個姊姊在家裡。也不回來陪陪。文英就捱在李氏身邊坐下。要陪桂蕚飲酒。桂蕚道。待我借花獻佛。奉小秀才一杯。文英已是九分醉了。接了這杯酒。笑吟吟道。姊姊要說過纔吃。若是合巹杯。我就醉死也只得吃了。若不是合巹杯。我就吃得也是不吃的。李氏正色道。小官家。姊姊他是今寡居。只去調

戲他。你醉了。先去睡罷。文英道。（妙絕）姊姊同我睡。李氏道。胡說。姊姊在我房裡睡。你自去罷。不要你管。文英只得往書房去睡了。桂蕚原是動情人。且聽他說這些話兒。恨不得與文英同床共枕。結了鸞鳳之侶。有詞爲證。

檀郎醉了宿花房。已卸薄羅裳。怎知妾意如醉似病。煞甚輕狂。

今宵夢裡須尋到。重整晚來粧。密密親親。輕輕軟軟。拚個影兒忙。

右調眼兒媚

且說桂蕚。只因李氏喚着嬌蓮與他同睡。這夜淅淅索索。不能睡去。到了早晨。倒不得醒了。文英天明起來。過到李氏房裡。不見桂蕚。明知在妹子房裡。又不好進去。徘徊了半晌。嬌蓮到李氏房中來了。李氏問道。姊姊不曾起來麼。嬌蓮道。一夜竟不睡。如今却睡着哩。文英聽說。便抽

身走到妹子房中。揭開羅帳一看。那桂蕚正沈沈熟睡。鼻息微微。香氣襲人。就如帶露芙蓉。迎風芍藥一般。文英暗想道。他昨日的說話。句句是勾情的。表姊表弟。有何名分關係。欲待近前去雲雨一番。又恐母親妹子走來。也只得大着膽。捱至帳子裡。坐在床沿。便把被兒輕輕挑起。低頭看時。露出那雪白臀兒。細細的縫兒。再上前看時。便是那光光肥肥這件話兒。雞冠微吐。就如初發酵的饅頭。文英看了愈覺情興勃然。竟挺着陽物要從後庭插進。遠遠聽見有人脚響。慌忙走出帳子來。却是嬌蓮妹子。嬌蓮笑道。哥哥想要做賊。被我撞見哩。文英道。不見姊姊。特來一看。豈就做賊乎。桂蕚正在夢中。被他兩個三言四語。朦朧驚醒。覺道下身的被。都不蓋着。問嬌蓮道。妹妹和誰說話。嬌蓮答道。是哥哥。我在娘房中。他就趁勢來瞧你。桂蕚明知被他瞧了身體。只不則聲。一面扒起床來。擔起那嫩尖尖一丟兒的小脚。卸脫鮫綃。重又層層裹束。

把脚纏完。又向便桶小解。纔穿上了上下衣裳。那白鬆鬆的嫩腰。酥潤潤的香乳。全不遮掩。被文英閃在門外。子午卯酉一一瞧見。忍不住慾火勃發。一心想着桂萼的那件風風流流。簇新妙物。恨不得立時到手。只因李氏當日壽誕。無暇及此。把一團情興按納住了。你道桂萼此來還是爲拜壽。還是爲別事。其實要趁此行。與文英一洩心火。誰料嬌蓮礙眼。倒曲全了他的節操。兩個拜完李氏生日。桂萼要往門首看看。李氏叫嬌蓮陪了去。在門首簾子裡。看那來來往往的人。看了兩個時辰。桂萼道。看了整千個。沒一個像得你哥哥這樣可愛的。只見外面親友來拜壽的。紛紛而來。兩個只得走了進去。文英與衆客見謝已畢。止有張子將任伯衢二友。作詩二首以祝岡陵。文英不勝欣喜。那張子將的詩道。

早聞眉案重深閨。出守名邦内政齊。

西子河邊襄吏治。東書觀裡共燃藜。

德感一朝民賣劍。恩施到處虎還遺。(移)

甲周更喜籌添屋。應見蘭芬繞膝宜。

奉祝

龐老伯母六襄榮壽

盟姪張琛拜草

那任伯衢的詩道。

母德眞堪繼大家。徽柔壼範炳彤華。

鳴機有操貞黃鵠。剉薦何慚起玉騧。

色養不難毛令檄。含飴已種邵平瓜。

北堂燕喜齊松栢。爲舞霓裳進九霞。

奉祝

龐母李太夫人六十壽誕

盟姪任茂學拜草

這日文英就叫一班絕妙的崑腔戲子。開筵款待。滿座賓朋。無不歡喜。那本戲文就是乾慶元慶太子萬壽金冠的故事。直做到二更。方纔席散。桂蕚道。我明早就要去了。把那接嬌蓮要幾日的話說了又說。李氏滿口應承了。文英道。姊姊明早去。我斷要跟你去。桂蕚笑道。這極妙了。恐怕你不肯來。桂蕚同嬌蓮只得又睡了一夜。次早婆婆叫轎子來接。說道。太太等大娘回去。桂蕚連忙起來梳洗。文英還思量今日空閒。瞷得妹子不在面前。與他圖個快活。進來只管留。留不住。臨去時節。桂蕚對姨娘李氏道。明後日我着人來接妹子。嬌蓮道。不知什麼緣故。忽然頭疼起來。只怕來不成。桂蕚上轎去了。隔了兩三日。便着人來接道。明日姑娘受聘。特來接姑娘大爺去耍耍。誰知桂蕚去後。嬌蓮患病。不能

起床。李氏正要回他。文英道。我與妹子一樣面龐。一樣長大。只是脚兒有些大小。可把妹子那新做的花繡衫裙。并將簪飾與我穿戴起來。看也像個妹子的模樣。李氏堅詞不允。文英便淚珠垂下。李氏只得開了梳匣。與他改作女粧。原來文英的頭髮。只有五尺餘長。所以梳得那時樣牡丹頭。燕尾鬢。傍着鬢邊挿上些翠鈿玉蝶。把一件大紅縐紗的襖兒穿在上身。外又罩着一領鴉青色的繡花衫子。下面繫着八幅湘裙。把脚兒遮掩。不移時。打扮得娉娉婷婷。宛然是個嬌蓮。雖沈魚落雁之容。傾國傾城之色。不過如是而已。嬌蓮這會兒。靠在床上細細相了一會。欣然而笑道。所惜者單少步步蓮耳。文英亦自臨鏡細照。看了半晌。不覺笑道。天既生我以如是之容。何不使我變爲婦人。就如西子楊太眞。播一美人名色。李氏道。你去去就來。不要被人看破。親情體面上不便。嬌蓮道。哥哥此去。姊姊如何肯放他就來。我是看得出的。文英竟別

了母親妹子上轎去哩。到了王家。陳氏與桂蕚瓊娥接出中堂。就在桂蕚房裡坐下。吃過晚膳。陳氏瓊娥先進自房去了。桂蕚道。妹子。同你睡罷。文英道。姊姊先睡。我就來。桂蕚道。你哥哥這時節不知在家不在家。文英道。一個美貌女子接他去了。桂蕚道。姨娘肯放他去麼。文英道。前月十五夜。竟不知往那裡去了一夜。次早纔回家來。把我的衣服首飾被賊竊去。他與那女子十分有情。娘不肯放他。他就哭起來。只得放他去了。桂蕚道。可惜可惜。文英道。什麼可惜。桂蕚道。可惜這樣一個好宋玉。（誰知倒來罵自己）不知那一個小騷貨歪剌骨今夜受用。文英道。我明日叫他來陪姊姊睡可好麼。桂蕚笑道。說這樣呆話。竟卸除衣裳。鑽進被窩。先自睡了。文英意蕩神飛。暗暗羨慕道。前日看見的這話兒。今夜斷與我受用了。便吹滅銀燈。捱身進被。不由分說。竟扒上身去。桂蕚不知何意。文英推開兩股。把那玉莖緊緊頂進花心去了。有詩爲證。

褲襠勁矢逼立直。 桂蕚對面尚不識。
鎮日思念龐家郎。 誰知改粧來做賊。
賊會暗裡去偷營。 劫了營時心逾亟。
左衝右突滿營穿。 不怕敵人往上逼。
只憐做賊不多遭。 未免箭到刀梢側。
渾身通泰暢奇哉。 彼此咿唔聲不息。

桂蕚是個久曠的人。欲要忍耐。怎奈遍身火熱難熬。把那饞津屢嚥。更將三寸金蓮雙雙擱起。暗想道。可憐我點點年紀。便守了寡。我今日就志矢柏舟。從一而終。不爲嗜慾所染。（如此□來□□□□）那貞節牌坊便送與我麽。引得文英興發如狂。急急的盡根送入。爲之盤旋頓挫者。約有五百餘抽。桂蕚緊緊抱定下面臂兒。不住的亂顛相湊。正所謂。

雲當曠處心尤蕩。 戰到酣時興愈濃。

文英故意把那肉具拖出牝口不動。急得桂蕚連聲罵道。短命的賊。我以冰心玉操。一旦被汝淫汚。反要作要弄人麼。文英微微含笑。不動如故。桂蕚無可奈何。只得哀懇道。你也可憐人痛癢。文英低低喚道。曉得你久曠之後。慾火倍熾。故爾徐徐含養。何消這等着急。遂即盡根頂入。狠命亂抽。霎時便有千餘。又問道。我之本領何如。桂蕚道。先夫三度。不足以抵郎一度之久。我自結褵以來。並未歷此妙境。笑吟吟罵道。小猴子。如何扮了妹子來姦騙表姊姊。該得何罪。文英笑道。你方纔說的。可惜一個好宋玉。不知把那個小騷貨歪剌骨今夜受用。桂蕚道。我被你射了。你還罵我。我的乖乖。只這一遭兒罷。文英亦緊頂花心。連呼有趣。正在鏖戰之際。又恐瓊娥聽見。只得草草完局。到了第二日。日光高照。方纔醒來。文英連忙跳下床沿。穿了上身衣服。提起褲腰。却因龜頭堅舉。不能貶入。不想丫鬟聖女。被他暗暗瞧見了。既而兩人梳粧已完。用

過早膳。只見媒婆同了盒子。雙雙進門。羅列堂前。待開盒事畢。文英桂蕚看了一回。遂進中堂。陪那婆子飲酒。陳氏遜了婆子首席。又遜了文英次席。再四遜了一會。只得依次坐下。打攢攢的飲酒。正到半酣之處。婆子道。今日姑娘約聘是椿喜事。俺們不若說個字兒。就說個喜字何如。□是老身說起。婆子道。進侯門喜氣沖沖。這遭該是龐家姑娘哩。文英道。結成鳳侶喜無涯。婆子道。如今該是王奶奶了。陳氏滿面深紅道。還不該是我。婆子道。若不是奶奶。倒該是大娘麼。陳氏像個又要說又不敢說的光景道。歡樂圖福祿壽喜。婆子道。大娘請速些。桂蕚道。夫婦團圓喜雙雙。文英便贊道。好好。衆人捱了一次。就此席散。打發了回盒出門。李氏便叫人來接文英。明知自己兒子與外甥女兒兩個弄上了。好不難處。嬌蓮道。不如待我去換他回來。李氏道。撞破了網。教你桂蕚姊姊怎做人。只得又隱忍了。誰知瓊娥見了下盒。便等不得那〈那〉

做親的時節。這夜只覺牝內忽地裡作起怪來。恰似有百十條癢蟲鑽咬。活癢活痛。好不着實難禁哩。桂蕚只因多吃了幾杯。未上床時。先已情興勃勃。及伸手摸文英那物。直挺挺堅硬如鐵。便即舉身相湊。文英扒到腹上。把那物插得進去。不上五六十抽。牝內騷水流出。漸漸唧唧咂咂。聲響不絕。桂蕚附耳低言道。姑娘尚未睡着。你且寂寂而來。萬一被他聽見。怎好遮掩。正在胡思亂忖。忽聽得桂蕚口內氣喘吁吁。帶笑罵道。短命賊。這一霎時。又被你抽上一二千了。難道弄死了人（假嬾青(凊)）。不要償命的麼。文英亦帶笑罵道。小淫婦。你的騷水只見流出來。屁股兒不住的亂聳。這般要弄得緊。可是射得死的麼。桂蕚竟把那兩載的苦守冰心。頃刻撇下。不料瓊娥果然醒着。側耳一聽。始駭然道。這也奇異得極。怎麼女人對女人。倒像雲雨的一般。莫非是這姑娘是他表弟假扮的。又想道。難道嫂嫂沒了哥哥。便偷漢子不成。他倒瞞着姑姑。夜夜受用。

我們獨宿孤眠。（也生二心）何不也尋個嬌媚的郎君。解衣脫褲弄個爽利乎。及撫那牝戶。濕膩膩的。流出了好些精水。遂起身小解。揩抹乾淨。再側耳聽時。兩個沈酣睡熟矣。嘆口氣道。自家姑嫂不以心腹相待。把一男子漢扮做婦人哄我。却教我飲食起居全不提防。天明起來。我且不要說破。看他怎麼隱瞞。只得納悶睡了。次日。瓊娥走進桂蕚房中。桂蕚尚未起床。激得滿面通紅。瓊娥道。特來看看龐家姑娘的小脚兒。不要說桂蕚又羞又怕。把一個文英幾乎驚死了。文英道。姊姊。你姑娘惱我了。叫轎子我回去罷。瓊娥笑道。不消轎子。蹝了去何妨。我的哥哥。誰來惱你。桂蕚慌忙扯着文英。走到床後靜密處。再三埋怨道。我何等樣叮囑你。你爲何淫聲浪氣。全不顧忌。適纔我家姑姑語中帶謔。未必無心。他若窺破機關。叫我置身何地。須得與他見個意兒。省得生出口面來。一邊桂蕚自和文英說話。這瓊娥也把聖女喚過。備以夜間所聞。摹寫一遍。聖

女道。怪道金蓮忒大。語言忒粗。昨早這個龐姑娘跳下床來。提着褲腰。却因龜頭堅舉。不能貶入。被俺暗地看見。難道（倒說得有味）世間女人也有❶龜頭的麼。想必是狂童喬扮。過了午後。瓊娥同着桂蓴下棋。文英獨自一個步到花邊。四顧無人。便即步到石邊小遺。不料聖女有心。早已閃在花陰偷看。遠遠望見了那件東西。拍手大笑道。我道是個龐姑娘。（點綴得）倒是個（妙）龐大爺哩。文英聞得笑向。擡頭一看。認是聖女。便如飛的趕過花屏。攔腰抱住。聖女並不推諉。文英道。姊姊若肯總承我。感你好意不盡了。即於花陰之下。解裙鬆帶。摟住作樂。聖女高高興興。勇於承受。浪聲叫快道。我只道你是個嫩貨。却有這般手段。怪不得做（惡極）寡婦的好大娘。與你通宵淫樂。文英道。你家姑娘已是十七歲了。只怕也有些動情哩。我要央你做個撮合山。你可肯麼。忽聞疾聲呼喚。聖女整衣而起。點頭應道。你有心。他也未必無意。雖使我花言巧語。也要你撥雨撩雲。乘機着手。

說罷。疾忙進內。乘間以告瓊娥。瓊娥爲之首肯。旣到晚飲散罷。淡月射窗。文英朗吟那昔賢詩句。以撥瓊娥道。

細看梅花殊有意。　安排清夢到羅浮。

瓊娥默喻其旨。亦以舊詩答道。

雌兮得兮願已足。　雄兮將雌胡不知。

桂蕚雖則聰敏。竟猜不出他兩人心事。惟催促解衣就榻。那文英之意雖在瓊娥。少不得也要應付桂蕚。俄而更餘。瞷得桂蕚睡熟。便即悄悄下床。跳過瓊娥房裡。及至扒上床去。瓊娥反覺害羞道。我是黃花女兒。況已許了人家。只見你這風流人物。不捨覿面錯過。料然忍不住要被你破身了。文英把麈尾揉了些涎吐。慢慢頂送。那牝戶之妙。肌嫩微毛。緊緊淺淺。甚是可愛。瓊娥覺得有些疼痛。文英兩手扳住纖腰。一抽急一抽的亂搠。桂蕚忽自夢中驚醒。旣不見文英在側。只聽得間壁房內。

床脚搖動。帶着笑聲。呼快不絕。桂蕚也不及穿上衣裙。精赤條條跑過瓊娥臥房來。只見兩個一高一下。正在雨驟雲酣。假意作怒道。好一個閨中女子。偏會夤夜偷情。豈不羞恥。瓊娥笑而應道。只因賢嫂善於偷漢。姑姑不材。竊尤而效之。這龐郎既非我哥哥。又非你丈夫。可以私於爾。獨不可以公於我。文英看見桂蕚赤身露體。便一把扯進被內道。我的姊姊。不要凍壞了。你可上來打攢同睡罷。桂蕚道。既有了別個。何消憂我凍壞。文英道。若肯依我。容當均盡其歡。必欲爭鬧不從。明日就要告別。何苦爲我一個人。傷了你姑嫂和氣。便趁勢扯進被內。扒到腹上。挺着陽物亂頂。頃刻大戰起來。一連抽了數百。桂蕚覺得怡然爽快。騷水溜之不已。那瓊娥在旁。窺他兩人歡戀之狀。越覺春心易蕩。好不難過。便哀懇道。你們只管自己快活。怎叫我坐視觀望。文英正欲丢了桂蕚。重與瓊娥交合。偏是此物軟郎當哩。不比起初硬浪。直等放入口中。

吞吐吮咂。方纔如故。遂即塞入牝縫。着實抽了千餘。即已一瀉如注。不覺雞聲唱絕。東方微白矣。李氏隔一日。便着人接一次。到了早晨。又來接道。家中有事。請姑娘回去。轎子就來了。文英不便再住。只得暗與二人含淚而別。未知瓊娥後來畢姻。陳家與文英有甚說話。且待下回分解。

校記

❶「有」下原衍一「有」字，據抄本刪。

詞云

一段癡情自揉。洞房新夜獨宿。只好南風不好北。情願將妻償贖。

討盡佳人便宜。也被狂蜂採香。舊時恩愛美滿人。却因西席重逢。

右調西江月

話說桂蕚別了文英。便把兩載冰心。頓縈着一點邪念。欲與文英重赴陽臺。又無事端可假。月夕風晨。不能自遣。嘗與瓊娥敍話良久。便念及這賽美人的文英。兩人如何撇得他下。瓊娥一日把桂蕚床上的淡紅衫被翻了一翻。又把繡花枕頭看了一會。笑對桂蕚道。這樣香噴噴的被兒。可惜哥哥去世甚早。丟着嫂嫂獨枕孤眠。桂蕚微微嘆了一聲。便

道。姑姑新婚在邇。日後夫妻恩愛。如魚得水。似漆投膠。正好受用哩。兩人絮煩不題。且說瓊娥他母親看他聲音笑貌。不像個處子。心中悶悶不樂。過了數月。陳家要來娶親。陳氏低聲喚瓊娥道。婚期已定。只有一樁大事。却怎麼好。言訖。雙蛾攢綠。貌若不怡。瓊娥未喻其意。迎笑臉道。母親有何心事。不妨細言之。陳氏道。女子身處閨閣。諧了伉儷。專爲生平大事。豈肯受狂狙之汚。以玷清名。細看我兒動靜。並非處子。此所以中懷怏怏。而曉夜熟籌者也。我有一計在此。到那官人纏你的時節。兩腿交緊些。再把手揜了牝戶。做個怕疼的模樣。口裡也要叫幾聲痛。等他的東西進去了。我藏得些雞冠上的血。在一個草紙包裡。等他完了事。你悄悄把血抹些在陰門口。他拔出肉具來。自然有些血帶在上面。還好遮掩得去。瓊娥口雖含羞不言。心實牢牢謹記。却說到了吉期。陳次裏把那娶親雜項。一一措辦。只見鮮明紬緞結了一頂簇新花轎。又

有矗燈二十餘碗。以至拿寶蓋的。提香爐的。執紗燈的。事事俱精。那次裹頭巾圓領。騎了一匹駿馬。一班粗樂。一班細樂。鬧嚷嚷的一路吹打娶將回來。拜了天地。迎入洞房。坐床撒帳。吃過了合卺杯。又向前廳赴宴。直至夜分。方纔就寢。連忙解衣就榻。瓊娥便伸手捻他肉具。吃了一驚道。你的東西如何生來這樣短小。次裹心上雖有些疑惑。怎奈那慾火難歇。竟分開兩股。就把這五寸長的向那小便處插了進去。一頂盡根。次裹遂又輕輕款款。行九淺一深之法。只是牝戶寬綽。淫水太多。湊合之際。當不得瓊娥淫聲屢喚。臀尖亂聳。亦覺直頂花心。並無怕痛之狀。未及五六百抽。即便泄了。急得瓊娥捧了麈柄。雙手摩弄。復以舌尖吮咂。不移時。那物又昂然直舉。把雙股放開。大肆出入。將又四百多抽。次裹忍耐不住。便又泄了。瓊娥情興甚濃。竟忘了陳氏之言。等得記起。將雞冠血抹在上面。那次裹已翻身扒起。將帕揩抹矣。忘了母氏之言取向燈前視之。

（以致敗露）只見白水亂滴。次裏大怒道。這般淫貨。被誰破身。可訴與我聽。我曾娶過一房妻室。却如何瞞得我過。（次裏方纔起疑）怪道未射之先。就來捏我肉具。反覺憎嫌起來。瓊娥不覺雙淚交流。慘然淚下道。我們下聘之日。嫂嫂有個表妹。接來看盒。誰想竟是表弟喬扮。我看了這樣一個郎君。粉白面皮。吹彈得破。年紀又小。才學又高。因此我懷着權時應急的意思。次裏聽說。便作喜道。此生姓甚名誰。家居何處。瓊娥道。姓龐名國俊。表字文英。家居縣治南首。次裏道。你若爲我誘得他來。便將功折罪罷。瓊娥恰纔放心得下。到了次早。急辦晨粧。次裏捧着文房四寶。雙膝跪下道。今日欲晤龐兄。望愛卿爲我作一密札。以便持此往見。瓊娥忍不住笑。一把拖起道。君亦何必作此懼內之狀。隨取出寸楮。寫下數行道。

自從別後。渴慕芳姿。匪朝伊夕。頓覺神魂飄蕩。不識郎君亦曾記念妾否。妾雖新婚宴爾。而寸心忉怛。未嘗片刻忘懷也。

昨於枕席之間。道及郎君才貌。拙夫久仰大名。特命妾修書

一函持上。謁誠請教。若駕臨寒舍。妾當倒屣以迎。少伸鄙悃。

臨楮不勝欣幸之至。

文英先生契厚

賤妾王瓊娥斂衽拜

寫畢。遞與次襄。次襄展開一看。便大笑道。我未與他弄上手。你字中便又屬意於他了。也罷。我陳次襄天生一件毛病。不喜女色。專戀龍陽。你若代我哄得到手。任憑你們便了。瓊娥道。妾有一妙計。不妨爲郎君商之。兒子讀書缺少西席。那生却又飽學。不若持書相請。便可朝夕邀歡。如此好否。次襄以爲瓊娥湊趣。誰料各有心事。便寫下一個拜帖。一個關約。上面道。

敬啓

文翁龐老先生大人臺下

不佞於癸亥歲。敢屈訓誨小兒。啓元一載。謹具修儀陸拾兩。

薄膳壹載。

眷侍教弟陳之燮頓首拜

次裏便換了一套新鮮華服。脚穿朱履。手執一把紫檀骨的詩畫金扇。吃過午飯。正去回郎。便趁轎去拜文英。文英將帖一看。暗想道。我與此人素不相識。爲何先施。也只得整衣出迎。分開賓主坐定。次裏一見文英。心下喝采道。怎麼讀書秀才有此美色。只因平日短於辭命。(令)默默無言。只把手向袖中亂摸。取出一個寸楮。遞與文英道。賤內王瓊娥之札。託弟貢上。又有一關約。敢屈台兄赴舍。訓誨小兒。弟亦得以朝夕請教也。言畢。便抽身告別。文英送了次裏出門。展開鸞牋。並關約一觀。不勝欣異。提起兎毫。寫下詞兒一首道。

只疑薄倖是蕭娘。夫枕怨淒涼。喜青鳥俄來。彩箋飛下。意婉情長。欲把香羅帶綰。訂山盟。重效鴛鴦。爲報天邊明月。乘暇去唔身傍。

右調沁園春

却說次裏到了陳家。拜了姑娘。其餘諸親衆友一一相見。少不得開筵款待。不必細談。迨至赴宴歸來。次裏十分沈醉。遂與瓊娥重興雲雨。雖不喜好這件話兒。也只得做個應急鋪戶。這一夜兩人樂趣。又比昨夜不同。但見。

金蓮斜挽。玉腕輕勾。粉頰相偎。酥胸緊貼。芳規已蕩。任教揉碎花心。弱質堪禁。那怕掀殘紅浪。一個是久曠的新娘。（妙妙）慾火如炎。一個是斷絃的新郎。春心倍熾。靈犀急湊。拚香汗之透衾。鴉髻蓬鬆。豈雨雲之驟歇。好一似雲間翔翡翠。不殊那水

畔戲鴛鴦。

次襃一口氣。抽送不倦。瓊娥皓體全酥。星眸慵展。舌尖吞吐。嗚咽有聲。既而次襃問道。其樂何如。詰之再三。瓊娥答道。內中酸酸癢癢。妙不可言。次襃聽說。興念愈狂。遂又撫弄多時。雲收雨散矣。過了三朝。文英便來回望。次襃聞得文英已至。飛步出迎。相見之際。如拾至寶。嘻嘻的笑道。小弟不才。獲覩芝眉。殊爲欣幸。靜看龐兄才貌。雖子建衛玠。不足遜也。文英道。荷蒙過譽。深足內愧。不知尊夫人處。得容相見否。次襃慨然道。大丈夫一言契合。便當肝膽相孚。況一女子。豈復吝惜乎。便喚瓊娥出來相見。及至見畢。次襃遂令置酒書房。三人對酌。只見鮮餚時菓。件件精華。文英飲了一會。作別起身。次襃將手扯定。殷勤款留。心上不住想道。我陳次襃平昔難有這種癡興。也曾不如今日見這龐秀才。便是這般心心念念不能丟下。却是爲何。沈吟不了。忽然笑道。是了是了。我

想龐生酷慕美色。他與我妻原有夙好。（次襄肯認烏龜做）不若以此局誘之。事必諧妥。設或僥倖事成。即龐秀才萬一發怒。不肯饒恕。便捐軀也可。傾家也可。何足畏哉。不覺笑容可掬。連聲贊譽道。龐兄高才博學。定要相延在舍。啓廸小兒愚蒙。所以特設蔬觴。幸勿見哂。文英道。小弟年少才疏。何足以當大任也。乃點起巨燭。擲色買快。又接連吃了七八大犀觥。文英不覺醺然沈醉。便將兩手摟定瓊娥。（醉極無所忌憚）親了幾個嘴。瓊娥急得滿面羞慚。那次襄却狥自己之所好。那裡還管什麼妻小。遂又斟滿一盃送過。文英舉杯。一吸而盡。竟頭重脚輕。蹲倒桌邊。昏沈睡去。再推不動。次襄忙同侍婢扶到床上。移燈照時。但見兩腮暈紅。竟如胭脂點染。又輕輕的把褲子去下。露出白雪雪的臀兒。次襄一見。魂蕩意迷。把後庭涶(唾)沫塗滿。緩緩搠進。僅入寸餘。幸值陽具不甚修肥。又喜文英大醉。所以聳動移時。不覺盡根。急急抽到數百之外。即便泄了。覺道此內緊煖。比那

婦人更覺有趣。瓊娥呆着臉。看到出神之處。不覺一陣熱烘烘。從小肚下流出。好像小解一般。伸手一摸。都是濕濃濃的。暗暗笑道。連我這件東西。也會作怪起來。一把扯住次襄。再三求歡。次襄道。你有舊情人兒在此。何須尋我。少待片時。自有樂處。他若醒來有言。幸汝爲我解釋。瓊娥笑道。（自己未嘗不要假出此言）安有自己討了便宜。反把妻小償債。次襄一頭笑。一頭走進房去睡了。俄而文英翻身醒來。覺得便門隱隱作痛。忽然想起道。我被那廝侮弄了。心下勃然大怒。只見瓊娥忙以杯茗遞至。便回嗔❶作喜道。瓊娥姐你爲何還在此處。汝夫怎❷敢以酒哄醉。侮辱斯文。明日與他計較。不知該得何罪。瓊娥移步近身。勸解道。拙夫只因醉後觸犯。罪有難逃。所以特命妾來肉袒以謝。文英雖則萬分着惱。然以瓊娥低聲俏語。態度風流。禁不住春興勃然。向前抱住。那瓊娥並不推辭。便即解衣就榻。以巨物直頂含葩。瓊娥只管一聳一聳迎湊上來。文英也覺牝戶

有趣。展力狂抽。一頓就有千餘。瓊娥已連丟二次。匆匆失笑道。弱質難禁。願姑饒我。文英遂拔了出來。低頭細看。只見嫩毫浮翠。小竅含紅。再以繡枕襯腰。高把金蓮捧起。濡首而進。直搗重關。往往來來。倍復狂疾。瓊娥以手抱住文英。嬌聲問道。若乃踐踏至此。不識可以償拙夫之罪乎。文英笑道。卿既納款於我。我當姑恕其罪。既而罷戰。不覺月隱西垣。漏聲欲盡矣。瓊娥不復進去。竟與文英並頭而睡。次日早膳畢後。次裏趨進。俯首伏罪。文英笑道。既有尊嫂面情。罪當消釋。況吾儒胸懷落落。既往之愆不咎。自新之途可鑒。次裏又把關約之事。說了一遍。文英回到家中。收拾了書箱什物。別了母親李氏。一同來到陳家。不題。說那次裏一日無事。出門閒步。遍向熱鬧之處。走了一遭。又自舊苑走過。穿到上南小巷。忽見一家門首。立着一個小童。生得清秀。只見楊柳雙眉。梨花粉面。次裏看得眼熱。因來往人多。不便調情。次裏嘆息道。若是別的。

還可圖謀。我看此童。衣衫奢華。必然富足。怎肯做那勾當。諒是必難之事了。次裏忽然醒悟。自啐了自己一聲道。家有如花似玉的龐秀才。何苦繫戀於此童耶。慌忙回家。趨進書館。不見文英。遠聽得內廂有人言語。微聞笑聲吟吟。便悄悄的潛步進房。把身兒閃在一邊。但見其妻伸出玉指。捏了文英這孽根看弄一回。自把脚兒挺起。文英就將孽根望了陰縫處塞了進去。一抽一抽。湊合不住。又見其妻雙手扳了文英的屁股。亂顚亂聳。口裡無般不叫。正在看得動火。次裏也不由分說。竟扒上床去。將龜頭往文英大便處一頓亂頂。文英不勝退縮。直至抽弄移時。略堪承受。三個一串撞起。彼往此來。互相抵當。足足兩個時辰。恰纔休歇。自後三人乘間邀歡。不必細述。漸漸過了滿月。忽一日。恰值鹽院發下牌來。按臨松江。巡行鹽課。次裏祖家原係商籍。聞了這個消息。收拾行李。僱了船隻。次日起程。臨別之際。對文英道。小弟既作長行。仁兄

尙留寒舍。家事全仗仁兄主持。也不向瓊娥叮嚀一句。竟昂然揮手而去。是夜文英就造入內房與瓊娥對飲。兩人恩若夫妻。謔戲備至。文英道。今宵鄙人同宿。意欲攬卿瞌睡如何。瓊娥道。郎以貴重之軀。尙爲拙夫所撓。況妾旣爲出牆桃李。怎能推避狂蜂。遂令侍婢燒湯浴體。兩個就榻。但見月光射入。皓體爭妍。竟與粉團相似。文英忙把手掌長茶錘粗的東西挿入。足足抽了多時。又令瓊娥翻身伏在蓆上。却從臀後聳進。徹頭徹尾。又有千餘抽。瓊娥笑道。郎今顚狂若此。怎不傷人性命。文英道。汝若一死。我豈獨生乎。又令掇轉身來。覆在腹上。四臂交摟。舌尖吞送。盡力一頂。已陽精汜溢矣。自此文英晝則外廂教書。夕則內房同臥。且說次襄別了家中。當夜就在城外歇泊。未及數日。迎着順風。遂即布帆洩滿。一直便❸到松江。原來次襄有個母姨住在府城內。其夫喚做朱敬中。❹是開糧食行的。與次襄也有年餘之隔。那一日忽然相見。

十分歡喜。細細的敍過寒暄。連忙備酒款❺待。留寓在家。次襄住了數日。心中悶悶。候至鹽台行事畢。已是半月有餘。別了敬中夫婦。急回到家。是夜與文英如魚遇水。重整舊歡。不料次襄閉門家裡坐。禍從天上來。誰知奸棍王三與次襄有隲(隙)竟以鹽引錢糧一項累年藏匿。□解救叩九重伸訴。欽命官長出京查理。這夜恰值雲雨之際。只聽得身邊打下門來。喊道。不要放走了陳次襄。那次襄只道是強盜。慌忙蹲倒床下。被幾個大漢穿青衣的。一把扯出。將鐵索繫於頸上。取出牌來。次襄方知此事發動。文英爲他款待公差。將厚禮打發衆人。竟一步一跌扯了去。瓊娥放聲大哭。陳氏恐瓊娥苦(哭)壞身體。並外甥啓元一齊接回家去。這文英不能住身。含淚而歸。不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總批

陳次襄豪蕩不羈。把個嬌妻與人破弄。自際(己)圖得數次歡娛。又自己陪伴別人。然則文英不是倘(償)債。倒是放債起利已已。極意摹寫。人極流宕。前後點映。無限波瀾。近時小說。那有如此神筆。

校記

❶「嗔」原作「填」，據抄本改。

❷「怎」原作「毂」(「輒」之形近而訛)，據文義改。

❸「便」原作「使」，據抄本改。

❹「中」原作「山」，據抄本改。

❺「款」字以下，至回末，底本缺佚，據抄本補。總批則參《桃花影》第六回總批校訂。

新刻鬧花叢卷之三

第七回　假醫生將詩挑病　瞽卜士開口禳星

詩曰

千里姻緣仗線牽。相思兩地一般天。
鸞信那經雲引(外)報。梅花詩句隴頭傳。
還愁荏苒時將逝。只恐年華鬢漸翻。(皤)
此晝俄聞應未晚。匆匆難盡笑啼緣。

却說文英歸來。心事匆匆。如有所失。他是酷好女色的。如何放得過。又曉得門內僑寓一家姓余的。有一閨女。名喚順姑。年紀有十五六歲。尚未受茶。文英一日在他門首盤桓。只見他上穿一領桃紅線紬錦。襖下着一條紫錦紬湘裙。金蓮三寸。站在門首。這還是他通身的俊俏。不過

言其大概。獨有一雙眼睛。生得異樣。這天表睛就是世上人所說的色眼。大約不喜正視。偏要邪瞧。別處用不着。惟有偷看漢子。極是專門。他又不消近身。隨你隔幾十丈路。只消把眼光一瞬。便知好醜。遇着好的把眼色一丟。那男人若是正氣的低頭而過。這眼丟在空處了。若是一何(向)色眼的男子。那邊丟來。這邊丟去。眼角上遞了情書。就開交不得了。文英是個色中餓鬼。看了這個女子雖不及劉小姐諸人。也可以權時應用。便飛步向前。一把摟定。親了他一個嘴。到了天晚。大肆雲雨。聊以洩洩慾火。終須繫戀的心在劉小姐而不在順姑。且說劉小姐得了病症。忙接天表回家。那天表爲春梅的事。終是虛心。見了夫人。將幾句官樣話誨(說)在前。夫人固(因)小姐病重。那裡有心提這件事。天表道。哥哥在日。多少貴戚豪門求聘。是你不肯應承。以至紛紛退阻。只道留在家中。送終養老。不思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女兒這般年紀

尚未婚姻。女兒這話。可是自對人說的麼。都是你擔誤他。我今同你到房中一看。悄悄搖進房門。看見秋香。夫人問道。小姐是睡着醒着。秋香道。睡着也是醒的言語。醒着也是睡的光景。夫人揭開羅帳。小姐看見天表。含着淚兒叫聲叔叔。仍舊合眼睡去。天表道。姪女病重。快請明(醫)看視。夫人道。女兒說吃不慣煎劑。再不要吃。天表道。只要病好。那裡管得吃不慣。道(近)日新來了個儒醫。❶○理方脈。專治女科病症。憑你沒頭緒的症候。一經他手按了脈。一貼(帖)藥。兩三日內。便得除根。夫人道。如此恰好。便着人請了林醫生來。那醫生看了脈息。再想不出是什麼症候。連下了幾服藥。小姐病體愈加沈重。夫人哀痛異常。那裡割○(捨)○(得)下。有詩爲證。

心病除非心藥醫。　庸醫誰破個中疑。

湯頭誤用人幾斃。　益甚堂前老母悲。

劉天表道。嫂嫂。待我先往崇祥寺去。祈個吉凶。你可着人去接乳姪女兒的奶娘來。早晚陪伴幾日。夫人依言。送了天表出門。便着院子去接奶娘。你道這奶娘是誰。就是龐文英門首住的余五之妻。是順姑的母親。那院子走進門來。見了余婆。先把小姐病源。再將夫人接他的話兒。說了一回。余婆吃了一驚。連余五心中不樂。那余五滿口應承道。就到府中來了。院子先自回去。恰好那龐文英站在余家門首。聽見說了這幾句話。便也關心。遂問余五道。恰纔那個人是那一家來的。余五道。是劉府中來的。文英道。接你妻子何幹。余五道。目下小姐染成病症在床。夫人要我老妻去相伴幾日。這文英聽說小姐染病。心下着實打了一個跎蹬。再也思想不到這余家原何與劉家相熟。便問道。你家敢與劉府有親麼。余五笑道。不瞞相公說。他家小姐從小自我老妻看大的。幸得夫人歡喜。憐我夫妻沒甚經營。便將一百金小夥銀子。扶持我們開

這毛皮鋪。那小姐至今還捨不得老妻。時常要來接去相伴。文英不勝懊悔道。我與他同住了一年。並無一日不把小姐掛在心頭。那曉得有這一條門路。暗嘆道。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畢竟還是我與小姐緣分慳殘。遂又問余五道。那小姐曾受聘了麼。余五道。小姐自幼夫人愛惜。就是心頭氣。掌上珍。劉老爺在日。多少豪家子弟。貴族兒郎。央媒求聘。夫人只是不肯應承。蹉跎到今。一十六歲。尚然不肯輕許人家。文英道。小姐此病。皆是平日憂疑昏悶上起的。若接了街市上這些醫人。不過下幾味當歸川芎之類。先要騙幾分銀子到手。慢慢的便起發買人參。合補藥。只指望賺些大錢。怎容易得個起瘳的日子。我今有個良方。是先父遺下的。與醫家大不相同。專治女人一切疑難怪病。何不對你妻子說。到夫人面前。把我吹噓一聲。若醫好小姐時。不獨我有功。連你們都有功了。余五與余婆商議。余婆道。果治得小姐病好。待我與夫人

說。就招你爲東床佳婿。何如。文英正色道。若如此說。倒是我有私意。不是要救人的本心了。余婆出門。竟到劉府。把文英治病的話。與夫人一說。夫人喜道。既有這個異人。怎不同了他來。余婆道。此人就是我們房主。要去接來甚是容易。遂回家來見文英。拽了同去。文英見他來接。正是十分機謀已中了八九分了。便對余婆道。小姐不是草草相見的。待我整了衣冠。方可同去。匆匆走進房中。把衣冠穿戴起來。遂同余婆來到劉府。夫人留在堂前坐下。細說得病根由。文英假意道。夫人可曉得醫書上的望聞問切麼。大凡醫人治病。先要望（假道學之言）其顏色枯潤。聞其聲音清濁。問其得病根源。然後切其脈息。浮沈遲速。❷滑濇下藥。無不取效。夫人聽了這些正經道理。自然信從。便托俞（余）婆打點茶飯。與文英同到小姐房中。輕輕揭開羅帳。迎着笑臉道。接得一位名醫在此。文英把兩隻眼睛向那帳中不住偷看。有詩爲證。

曾記當初兩下情。　今朝不比舊時春。
相思相見渾如夢。　此時此際難爲情。

這小姐臥在床上。也把秋波向外一轉。霎時怎認得文英。便將那纖纖玉手伸將出來。文英看了。情興勃然。按了一會脈息。欲把幾句話兒挑逗小姐。見夫人在傍。不好啓齒。文英道。小姐滿面邪氣。却是鬼病相侵。若不經學生眼睛。十有八九將危之地。速往神前虔誠禱祝。方保無虞。你看那些婦人。聽說這等話。再無有不信的。那裡曉得是計。便出房門。向神前禱祝去了。有詩爲證。

五瘟使欲散相思。　只爲床前人不離。
誰語祟神應速禱。　從今點破幾聯詩。

說這文英賺了夫人去。正中機謀。還自前瞻後顧。猶恐有人瞧見。便把幾句言語挑逗小姐道。小姐的病症。都是那[正將詩挑病起]一覷睛(清)光見了風

流才子染成的。小姐聽這幾句。暗自驚疑道。這兩句是我昔日對那生吟的詩句。怎麼這醫生竟將我心病看將出來。便在帳裡凝眸遙望。瞅了兩眼。却有些認得起來。又想道。此生面貌竟與那生相似。莫不就是那生。知我病勢沈重。喬作醫人進來探訪。也不可知。不免把他回我的詩句挑他幾句。便知眞假。小姐道。笑予恰似花邊蝶。偷香竊玉待何年。❸文英道。可憐夜長誰伴。[點綴恰合。]這是得病的根由。小姐聽他回答。又是那詩句上的話。明知是那生了。十分之病。頓覺減去五分。兩個眼睜睜。正是隔河牛女。對面參商。有詞爲證。

玄霜搗盡見雲英。對面相看不盡情。借問藍橋隔幾層。恨前生。悔不雙雙繫赤繩。

右調憶王孫

他兩個眉迎目送。正要說些衷腸話兒。夫人忒不着趣。突的走進房來。

文英忙又正言作色。低頭思想。夫人道。神前已經禱過。小女的脈息看得如何。文英道。小姐脈息。看了多時。恰沒頭緒。若要痊癒。包在學生身上。夫人道。只恐小女無緣。如今該用那幾味藥。文英道。這不是造次的。待學生回家。斟酌一個方來。夫人道。若不棄嫌。寒舍有的是空閒書室。就在此權寓幾時。待得病痊。再作區處。文英假意推托道。這也甚好。但處托在內庭。晨昏起居。恐有不便。夫人道。醫得小女病痊。便是通家恩人。何過謙乃爾。說罷。只見天表在崇祥寺回來。進房見了文英。作了一個揖。問夫人道。此位先生是誰薦引。夫人道。這先生姓龐。是奶娘的房主人。特相請來看治。天表把文英看了兩眼。悄悄的對夫人道。細觀此生甚是文雅。豈像醫生的體段。他看得病勢若何。爲我一言之。夫人把他說的病源。留他在家的意思。說與天表知道。不移時。余婆把飯擺將出來。天表同着文英吃飯。夫人即同余婆齊出房來。遠聽見一個敲報誰知此賭即是

[余婆房主]君知的瞎子。往門首經過。余婆道。待我喚他進來。把小姐八字與他一排。看個好歹。夫人應允。那瞎子聽見喚他。正是財爻發動。答應不迭。道。細查逐月飛星。定看流年造化。皆是我們星家分內事。那八字眞正排得多哩。余婆扶他上堂。念與瞎子道。辛卯年。辛卯月。壬子日。壬子時。瞎子向衣袖內摸來摸去。摸了半日。拿出一個小小算盤。輪了一回道。據我看起來。此造格局清奇。才旺生官。若是男命。必有衣紫腰金之貴。若是女命。定有鳳冠霞帔之榮。雖然這幾句。是星家入門訣竅。夫人道。這是女命。還要你仔細推詳。目下主其吉凶。恰是這句話。便打動瞎子的衷腸。你看他聽得問着吉凶二字。便覺笑容可掬。假意兒又把算盤輪了一回道。夫人。這八個字裡邊。將來雖有大貴之局。只是現今勾陳劫殺。喪門吊客。一齊纏擾。又加傷官作耗。邪魅生災。此重關煞。實是難過。依小子看來。及早至誠禳解。方保無虞。夫人聽說。面色如灰。問道。這重

關煞。若是解禳。可還過得麼。瞎子道。如今的神鬼都是要些油水的。若今日禳解。明後日便好哩。夫人便喚院子買辦牲禮。可接陰陽生來禳解。瞎子道。夫人差矣。那些陰陽生飲酒茹葷。日與妻小纏綿。不若小子[以陰陽生之所短]鰥居獨處。吃了一口長齋。這樣至誠的。[形自己之。所長生意方不。脫空]他不過開口胡亂把那舊話念了幾句。就要送神瞻仰。如今必須動一動響器。恰纔神歡鬼喜。況且小子口中許出的。若尋了陰陽生來。反要生災作禍。夫人道。就借重你解禳罷。瞎子道。非是小子科派。那些神道。也是看人家起的。假如貧窮人家。便是一盞湯。一碗飯。送好了一個病人。你們鄉宦人家。若不用副豬羊。做個半宗願心。神道總不看在眼內。就解禳十遭。也是無用的。余婆[攛掇]在傍攛掇。夫人道。是了。[處正是爲。房主處。]今晚借重過來。命金一併相謝。瞎子作別出門。夫人一面分付收拾空房。與文英居住。又一面分付禳解之事。買了豬羊。請了神馬。待至天晚時候。只見那瞎子同了一班歌司。挑了一副箱

子。竟在堂前鋪設起來。又吹打一番。發過了符。接過了神。衆人吃罷晚飯。那瞎子打起油腔。跪在神前禱告。衆人吹的吹。打的打。又響落了一場。倒是後來十供養中。却還念得可聽。各人信口。你念一個。我念一個。都是打覷人的。只見瞎子捧着一副骨牌。獻上神前。道是。

這副骨牌。好像如今的脱空人。轉背之時没處尋。一朝撞到格子眼。打得像個折脚雁鵝形。

念畢。又將剪刀獻上。道是。

這把剪刀。好像如今的生青毛。口快舌尖兩面刀。有朝撞着生磨手。磨得個光不光來糙不糙。

念畢。又將等子呈上。道是。

這把等子。好像如今做篾的人。見了金銀就小心。有朝頭重斷了❹線。翻身跳出定盤星。

念畢。又將銀錠獻上。道是。
這個銀錠。好像如今做光棍的人。面上裝就假絲紋。用不着
時兩頭蹻。一加斧鑿便頭疼。
念畢。又將玉蟹獻上。道是。
這隻玉蟹。好像如今做戲的人。裝成八脚逞爲尊。兩隻眼睛
高突起。燒茶燒水就橫行。
念畢。又將紙花獻上。道是。
這朵紙花兒。好像如今的老騷頭。裝出聲香惹蝶偷。脚骨一
條銅絲顫。專要在葱草上逞風流。
念畢。又將簪兒獻上。道是。
這隻通氣簪兒。好像如今的喬富翁。外面裝成裡面空。有朝
一日没了法。撓破頭皮問他通不通。

念畢。又將鏡子貢上。道是。
這面鏡子。好像如今說謊的人。無形無影没正經。一朝對着
眞人面。這張醜臉見了眼睜睜。
念畢。又將算盤貢上。道是。
這個算盤。好像如今經紀的人。毫厘絲忽甚分明。有時脱了
錢和鈔。高高擱起没人尋。
念畢。又將金針貢上。道是。
這枚金針。好像如今老小官眼兒。還要別人穿一朝。生了沿
缸痔。掛線尋衣難上難。
衆人把十供養逐件念完。便吹打送神。瞎子一個徒弟就去併了神前
油米。一個便去收了馬下三牲。迨至吃過酒飯。天表將銀一封。總送衆
人的。那瞎子連忙接了。遂同衆人散去。不題。且說文英留寓在家。托言

看病。不時進房與小姐見面。夫人緊緊陪着。總不能交接一言。那小姐見了文英。也足慰相思一念。未及六七日。十分病。去了八九分哩。夫人見他醫得病癒。贊道。果然好個仙方。惓惓留他在家。就如至親瓜葛相待。文英等得小姐病瘳。那點相思夙念。如何拋撇得開。未知後來若何。且待下回分解。

總批

相思病除非遇着相思人。便可立癒。即用醫生卜士。看病禳星。總屬無益。倒不若假醫生將詩挑病。比那眞醫生按脈下藥。好如百倍。後半面。摹寫瞎子口談。眞神工所❺

校記

❶ 自回首至此，底本缺佚，據抄本補。抄本「匆匆」原作「匇匇」，「合眼睡去」原作「合睡去眼」，則據《鼓掌絕塵》第二十六回逕改，餘亦據之參校。

❷ 「速」原作「數」，據抄本改。

❸ 「年」原作「時」，據上文（第一回）改。

❹ 「了」原作「子」，據抄本改。

❺ 以下缺佚，批語不全。

詩曰

蕭何律法古相傳。　大法昭昭若鏡懸。
爲官須用種福田。　此心據理可從權。

却說夫人款留文英在家。過了旬餘。小姐病體。果然痊癒。一日文英正在花陰間走。忽見小姐。仍是舊時打扮。更加俏麗。湘裙微展。蓮步緩移。秋香隨於其後。慢慢踱出中堂。文英便在屛後偷覷。看見小姐。怎不動火。正欲近前相親。遠遠聽得脚步聲響。却是夫人出來。兩下各自散去。文英十分不悅。又自暗解道。我在此安心住下。自有機緣湊遇。何必爲此介懷。惟有李氏在家。一連等了十多日。不見文英回來。心下着忙。急喚家僮。探聽消息。恰好遇着余五。余五便把劉小姐害病。文英往看的

事。話了一遍。家僮得了此信。便轉身報與李氏。李氏又氣又恨道。他是個讀書人。何曾諳練醫家事務。怎敢大膽擅做。若是惹出禍來。也與別人無涉。等他受些磨難。方肯轉頭。又進房躊躇了一會。喚家童道。既是余五對你說的。你可再去見他。云是誰人指引。家童便又去問道。我家相公。接去看病。不知何人薦援。余五道。前日劉府來喚老妻。却值相公在我門首。聽得劉小姐染病。再三盤詰於我。相公道。我有一個良方。是先父遺下的。專治女科疑難諸症。因此老妻特去吹噓。家童聽說。便又央及余五去接文英。他心中也是記念妻子的。竟抽身來到劉宅。只因人聲杳然。徑造厨房。去尋老婆。是時秋香捱到文英書舍。只聽得裡邊唧唧咂咂。如魚嚼水之聲。又聽得笑聲吟吟。帳鈎叮噹。秋香不勝驚異。便向板縫瞅了兩眼。急忙回頭就走。走不數步。却又站住了脚。踱來看時。但見小姐金蓮鈎在文英腰裡。陰門向外。略有幾根細毛。亂把屁股

湊起。文英亦覺直搗花心。翕然暢美。一口氣抽了千餘。弄得小姐承受不起。淚珠滿腮。文英興發如狂。怎肯中止。方比初時略加輕款。從容出入。既而小姐笑道。回想重陽節後。得與郎君聚歡。現今又將一載哩。妾實謂此病幾作鴛鴦塚。誰知又作鳳鸞交。若不嫌葑菲之微。妾欲遂絲蘿之願。只是鳳鎖鸞韁。飛不出幾重華屋。雲横樹遶。盼不到二六巫山。猶幸得慰相思。便即赴泉臺。亦瞑目矣。文英無言回答。足足又搗了五百多抽。不住迎合。秋香頓足道。虧我小姐肯做這般勾當。正呆着臉看到出神之際。不覺濕溜溜的精水從陰門流出。似與小便無異。就把手探入褲中。摸那東西。痛癢非常。抬頭一看。忽値余五趨至。望見余五。秋香連忙閃避。急得余五雙膝跪下笑道。我老人家恰高興在這裡。萬乞小姐姐垂憐。爲我洩洩慾火。生死感激。秋香向面上啐了一聲。把他推倒道。老賊囚。臨死快的人。也來惹甚麼騷。調甚麼情。余五一場沒趣。只

得走到廚下。往見其妻。把那衷腸話兒。說了幾句。不題。且說秋香推開余五。便閃在一邊。待得雨散雲收。悄向小姐耳邊。便將余五撞到。并勒他強姦話兒。一五一十。說個明白。小姐霎時驚得面如土色。連忙整衣推進繡房去哩。你道他兩人何幸得此一會。只因小姐病痊。夫人欣幸之極。熟睡房中。又因天表回到莊上。所以無人礙眼。竟成就此番歡事。文英端坐書齋。忽聞窗外竹聲敲響。趨出看時。恰是余五。他就站在階下。對文英道。相公府上有事。特浼老身相請。文英不捨回家。却以他往爲詞。托余五往覆母親。又過了數日。正值部文新到。科歲相兼。督學道坐在江陰發下牌來。調考江寧。文英早已探知。便與夫人告別。夫人再三致謝道。前日小女病篤。使我意斷魂迷。將謂命淹入泉。孰料高才醫治。得以復生。此恩此德。圖報不盡。遂置酒作餞。飲罷。回家宿了一夜。次早約了天表。一同赴試。到了江陰。幸喜宗師掛牌。明日就考上元幾縣。

文英點進。按號坐下。題目到手。便把兩篇文字。一揮而就。遠遠望見天表。目定口呆。搜索枯腸。到了午後。再寫不下一字。文英先去交卷。宗師面諭道。諸生且回省城。待本道試畢。回到江寧。方行發放。文英第二日即同天表起身。迎着順風。不多幾日。就回家來。天色尙早。原來上岸進城。先往天表家經過。再過一里多。纔是文英家下。天表不由分說。竟撦文英進門。只見擺開椅桌。羅列珍羞。天表殷殷款款。將些三白。兩人飲了幾杯。待至飯畢。文英向天表致謝。竟(意)欲回家探望。以慰母心。不料夫人趨出。文英慌忙施禮。夫人道。先生醫功大矣。令我感深五內。今既考過科舉。當預修舉子之業。不若再在寒舍。權寓數月。溫習經書。以及時文二三場之類。只是茶膳恐有不周。以取罪戾。文英謝道。如此甚好。若得成人。自當圖報。這夜就在書房睡了。明早回見母親。李氏正在愁悶。因他妹子嬌蓮。忽然染了痢疾。服藥全無效驗。文英在家數日。

竟一病而亡。舉家不勝傷悼。待諸事已畢。文英道。今幸得有地主。正欲打點舉業。以待闈中之用。不意劉夫人感我醫功。只管諄諄款留。以致母親處有失晨昏定省。說罷。便又回到齋中。是晚月影朦朧。文英正在花下盤旋。只見秋香走至。把一小柬。遞與文英。拆開看時。上有五言詩一首道。

天上有圓月。　人間有至情。
圓月或時缺。　至情不可更。
羡君安玠貌。　愛郎至誠心。
願爲箕箒妾。　終身奉侍君。

文英看完。沈吟不語。秋香尙立在傍。文英正去摟住親嘴。秋香雖則久曠。也只是推辭不允。慌忙要走。文英又拉他道。我有回詩一首。煩你帶去。可少坐片時。便捉筆立就五言詩一首道。

金屋貯嬋娟。　富貴咸仰瞻。

百計每攀援。　媒妁不能纏。

不惜千金軀。　願結鸞鳳侶。

卿賢如孟光。　裙布毋怏怏。

寫畢。付與秋香。秋香接了。一逕進去。不題。再說夫人因是願心未完。念念不忘。擇定八月初一日往酧神願。特接天表歸來。到了這日。備了牲禮。請了神馬。叫了幾乘轎子。帶幾個使婢。一齊都去。惟有小姐在家。文英便已探❶知消息。鎖了自己房門。攛入小姐臥室。一見小姐。甜言美語。百般哄誘。文英雖是多慾的。小姐也說不得寡慾二字。便與小姐解下裩兒。扶到繡榻上。輕輕扳起腿來。急以巨物搗進。弄一會。看一會。着力亂頂。小姐亦覺有味。騷水淋漓。溜之不息。上邊一聳。下邊一掀。抽到數百之外。小姐四肢酥軟。笑喘吁吁。正在極樂境界。肉肉心肝不絕於

口。不想天表先已回來。看見文英書房靜鎖。又見內廂房門緊閉。兩人不見影響。惟有秋香站在面前。天表心中疑慮。遂問秋香道。小姐那裡去了。秋香道。却纔用過午膳。進房去睡哩。天表道。那龐生是甚時候出門的。秋香道。不知道他。天表道。必然同在房中。做些私情勾當。便令秋香看守堂前。以待夫人轎到。就匆匆走至小姐門首。尋着一條板縫。（冤家到來）張了幾眼。却是窗前。不是鋪床之處。依舊看不明白。少頃。聞得男女音聲。側耳聽時。却是文英與姪女兒笑語。只見雙雙攜手開出門來。天表見了。勃然大怒。厲聲喝道。幹得好事。驚得小姐面色烏青。霎時間魂靈兒幾乎掉在天外去哩。掩面蹝進房中。天表就把文英扭住。揮了幾拳道。我道汝是黌門秀士。必知禮義。這又不是賈氏私衙。今非親非故。突入內室。在此何幹。今特請問尊意。送官好否。文英道。惟願送官。天表道。依你說來。我倒怕送官麼。我同你就去。剛剛夫人下轎。驚問道。什麼情跡。

天表道。養得好女兒。瞯得無人在家。同這棍徒。在自己房中。做出一場醜事。不料我去撞見。聞得宗師考完。已回省城。這光棍待我送到宗師那裡去。先革去秀才。再問一個大罪。庶幾得雪此恨。文英自揣有愧。並不分剖片言。天表拽了文英。一頭走。一頭喊。口內姦賊二字。罵個不歇。街市上那好事的人。上前詢問者。紛紛不一。天表便將此事細說。連那余五也知了風聲。欲往劉家觀望。又想道。前日原是我指引去的。若惹到自身上。便不得清淨哩。天表一到道前。央人寫張狀紙。將文英拉進道門裡。叫屈連聲。宗師正坐堂上。聽得外邊喊響。着人喚進問道。爲什麼事的。天表道。首強姦室女的。就把狀詞呈上。宗師展開一看。狀上寫道。

具呈生員劉錦。告爲強姦室女事。姪女劉玉蓉。宦室名姝。劣生龐國俊。色中餓鬼。東家牆摟其處子。不思隔牆有耳。章臺

柳已折他人。慢（謾）道無心插柳。繡房中強效鸞鳳。孽鏡臺前。叩除梟獍。上告。

宗師王廷用。原是賜進士出身。大有才能。決斷如神。兼之清正慈祥。寬弘仁恕。將狀詞看了一遍。見是宦家子女。先人體面。心中便有幾分寬宥之意。遂喚文英上前問道。汝名龐國俊。可是上元縣生員麼。文英道。是。宗師道。前日試卷。我已超拔。看你堂堂儀表。不像個下品庸流。當知禮法。何乃強姦宦門室女。玷辱宗風。當招律問罪矣。文英哀告道。劉宅牆高數仞。若不是開門延納。生員豈能飛入。姦情不敢隱昧。乃和姦實非強姦。況生員也是宦門舊裔。可憐兩姓俱係宦家子女。尚未婚娶。與其打死案下。無寧筆下超生。望太宗師天恩憐宥。萬代焚頂。王宗師道。強姦名件。當拘劉氏執證。便見分明。隨喚公差標臂。把劉小姐立刻拘到案前。宗師問道。你叔子首你姦情。是眞是假。小姐跪着。赧顏無語。宗

師喝道。姦情必然有的。想是和姦非強姦。小姐把樓前相見。兩下傳詩。後又喬作醫人探病的緣由。控訴一番。宗師道。你兩人該謹持理法。反爲此非禮之事。小姐道。望老爺仁慈曲庇。澤及閨幃。雖死不忘恩德。天表跪在丹墀下。正欲上前強辯。恰纔站起身來。被兩個皀隷依舊扯將下去。宗師道。你二人既能作詩。就此面試。文英將簷前蛛網懸蝶爲題。小姐將堂上竹簾爲題。各人面試一首。文英遂信口吟道。

只因賦性太顛狂。　遊遍花間覓採香。
今日誤投羅網內。　翻身便作狀元郎。

劉小姐亦遂吟道。

綠筠劈破條條節。　紅線輕開眼眼奇。
只爲愛花成片段。　致令眞節有參差。

王宗師聽了。贊嘆不輟。見其供稱俱未議婚。便道。今日若據律法。通姦

者各該杖八十。姑念天生一對才子佳人。孔子道。君子樂成人之美。吾今當權。何惜一屈法。不以成人美乎。就令你兩人結締姻盟。宜室宜家。是亦一大方便也。遂援筆判道。

審得龐國俊。青衿才子。劉玉蓉。紅粉嬌娃。詩咏樓前。欲賛相思寸念。病揑閫內。誰憐兒女私心。兼母氏之酧願。遂締約於繡房。適叔子之歸家。即遍訪於户外。打散鴛鴦。不過直清理法。配成鸞鳳。無非曲就名門。欲開一面眞。還假三分法。從此兩家諧姻眷。不須鑽穴隙踰牆。

天表稟道。太宗師如此龍斷。則蕭何律法。不亦虛存。但非禮成婚。使後人何以爲訓乎。王宗師道。豈不聞卓茂云。律設大法。理順人情。況他二人。才貌雙全。正是天生仙種。就今日團圓之夜。許令歸家。遂締良姻。恰成一場美事。天表不敢再執。一齊叩謝出來。那些看的人。見學道不問

姦情。反把二人判爲夫婦。人皆以爲異事。遂編成一個詞兒道。

江南學憲王方便。首奸不把奸情斷。當堂幾句撮空詩。對面兩人供認案。判爲婚。成姻眷。這樣奇聞眞罕見。悔殺無端劉天表。不做人情反招怨。

右調鷓鴣天

當晚文英就與小姐成親。惟有天表求榮反辱。心上如何氣得過。便對夫人道。他兩個做了夫妻。有何榮辱。我與你的臉嘴。却減了幾分顏色。連那門首匾額上狀元第三字。玷辱盡了。我明早回莊去。永世決不回來。家中事體。竟讓與這光棍主持罷。夫人道。女婿是明媒正娶的。也不能代管事體。天表道。既拜你做岳母。就是女婿。便有半子之分。你身邊私蓄的。日後仍與女兒女婿。終不然分些與我不成。且說文英甚感宗師之德。又聞試卷業已超拔。並不費過分文。而又得了嬌妻。心中歡喜

欲狂。是夜歡戀之情。不必敍述。次早。家中聞得好音。命余婆家僮。挑一肩行李。一同進來。有詩爲證。

　　昨是偷香侶。今爲坦腹郎。
　　行踪從此定。書劍盡收藏。

家童歇了擔。站在階前。余婆見夫人道。特來賀喜。天表聽見。大怒道。今後你這老潑賤再進門來。那兩隻股拐。不要思量囫圇。家童見他着惱。心驚膽顫。把舌尖伸了道。新親新眷。就裝出這付嘴臉來。夫人勸開天表。家童趨到夫人面前。殷勤叩首。夫人站起身。把行李仔細一看。却是。

　　幾卷殘書。一方古硯。錦囊中三尺瑤琴。銅鞘裡七星寶劍。一把空壺。尚剩些松茗清水。半箱[2]殘簡。還間些醉後詩章。紫氈包。裝幾件精致衣裳。紅絨毯。裹一床半新鋪蓋。

未知天表後來有甚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天表主意。以爲捉奸送官。文英前程不保。按律擬罪。孰意吉人自有天相。

不論奸情。反判成婚。眞出人望外。

校記

❶「探」原作「我」，據抄本改。

❷「箱」原作「相」，據抄本改。

第九回　恨前讐糾黨雪恥　苦讀書獨立登科

詩曰

書生未遇時。受人無限欺。
奸計紛投至。兇徒難展奇。
惟有苦攻書。預期折桂枝。
穹蒼不負人。一舉便成名。

話說宗師發案。把文英取在一等一名。天表放在六等六名。文英聽得案發。便親自往看。只見自己高取。又見天表置之末等。心中不勝欣喜。天表意氣揚揚。亦自❶去看。遇着案上難字。就不識得。看見文英批首。自己六等。倒怡然若得。反以六等爲樂以爲等多者爲高。只道有了科舉了。又道。我平時不肯讀書的。突出一名科舉來。偏是難我的事了。你道天表爲何等

數不識優劣。只因他的秀才。是乃兄在日所薦。向來專以告病遊學爲名。不想此番興高得緊。定要赴考。依舊把衣巾送還了。過了數日。宗師發放牌掛出。於十六日發放江寧一郡秀才。這日紛紛挨擠。取在前列者揚揚得意。擺來擺去。取在後等者。面如土色。一堆蹲定。俱在堂前。伺候發落。天表亦覺遂意。附在那些前列之內。多其詞說。亹亹不倦。少刻宗師升堂。取出卷箱。先發放府學。府學畢。隨發放上元縣。第一個便叫文英。文英連忙過去。宗師展卷贊道。你文章根極性理。稟經酌雅。開闔起復。悉歸於法。特爲首拔。前日之事。若非本道開例成就。只恐你大有不便。今後須要珍重。努力攻書。文英再三致謝。領了花紅紙筆。迎出大門。天表等待多時。纔叫到他。他迎着笑臉趨將過去。宗師見了。不覺大怒。發揮道。爲人輕狂。何曾親見詩書。怪道你的文字。就如烏龜屎也比你的還長些。話不成話。字不成字。有忝面目。列在學校之中。惟有捉姦

事體。是你的慣家。隨喚教官把他黜籤除名。立時逐出。一場沒趣而回。受得文英之氣不久。又受這場揮霍。心上愈加煩惱。翻來覆去。算計了一夜。天明披衣起來。清出考卷。便付與梓人。付他八錢銀子。（賭氣不賭錢。）令他速速完工。又買些將樂白紙。兩三日板成。刷印起來。又作幾句不平的批語道。

善相文者必知文之實可嘉。而後嘉之。文之實可貶。而後貶之。不善相文者大不然。如錦之試藝。文雖不滿四百。其實句句皆精。字字皆通。竟乃以六等見賜。錦其甘心乎。今特梓而出之。廣送在庠諸友一觀。以扶公道。庶幾天理人心。猶存一脈耳。劉錦自識

印完。逐帖分開。寫下幾百名單。着人照路散去。有那替他相好的。都來勸道。吾兄此試。其實有屈。只是批語。甚傷當事。萬一宗師聞之。未必無

事。他憤憤不平。却無畏懼之心。朋友們見他如此光景。俱遠而避之。後其間。果然宗師知道。出了火籤。立刻拘到案前。宗師喝道。不知死的。你自己胡言亂語。還不羞慚。反又刊刻廣送。只問你那自批內。怎樣說我是不善相文。貶了你六等。你文理精通。要在庠扶公道。究竟其如本道何。輒自投羅網耳。叫皂隸打了三十大板。趕出。有些班役。❷隨他到家索包。只得封了一兩二錢送他。纔各散去。明早獨自啓門。向鋪內吃些點心。叫了一乘轎子。抬回莊去。也覺得疼痛異常。況且從不曾嘗過這滋味的。如何當得起。將息了兩月。方能如故。自覺外觀不雅。無顏見人。只得忍氣吞身。(聲)靜坐床上。總之牛羊豬犬。山蕩田池。雖是有人職任。也是要他經營的。他樂得安枕無憂。吃些清閒酒飯。聊以度日。且說文英自取了批首。天表末等。心中已是稱意。不料刻卷廣送。惹出這場禍來。更覺奇異。時桂花盛開。文英與小姐緩緩的步到芙蓉軒後。花

間細語。徘徊了半晌。果見桂花盛開。有詞爲證。

花則一名。種分三色。嫩紅嬌白妖黃。正清秋佳景。雨霽風涼。郊墟十里飄蘭麝。瀟灑處。旖旎非常。自然丰韻。開時不惹蜂亂蝶狂。　把酒獨挹蟾光。問花神何屬。離兑中央。引騷人乘興。廣賦詩章。幾多才子爭攀折。姮娥三種清香。狀元是紅。❸黃爲榜眼。白探花郎。

右調金菊對芙蓉

二人向芙蓉軒後。看看日色將午。方纔回房。夫人喚秋香接文英小姐去吃午膳。夫人對文英道。我之惓惓相留者。意欲從容就此姻事。只爲那厭物妬忌。不期宗師有此雅愛。不論姦情。反爲媒妁。眞仁人君子。可欽可敬。文英道。這事也因文章之力。宗師先已屬目。適値此事到前。便開恩於我了。你看夫人見女婿取了一名科舉。花紅紙筆。領將出來。又

見天表做出這些醜事。心中愈加敬重文英。此情人皆有之。不獨夫人爲然。一日文英往街上閒步。只見一家門首。撑起一小布蓬。挨擠着十餘人。文英看時。是個相面先生。那粉牆上掛着兩句道。

識天下隱名宰相。　知世上未遇英豪。

那相士口中念着四句道。

石崇豪富范丹窮。　早發甘羅晚太公。
彭祖壽高顏命短。　六人俱在五行中。

這四句原是相士開口攔江網。指望聚集人來。便好送紙包。騙分文。糊口的訣竅。那相士也有眼力。便於人叢中。獨向文英趨近。把文英自上而下。仔細相了一遍道。莫嫌學生過譽。眉目生得清秀。氣宇軒昂。況又貴骨非凡。應在少年科甲。金鑾殿對。還有鼎甲之榮。只是尊面有些黑氣。目下恐有小人暗算。過了今歲。便交好運了。文英喜不自勝。包三錢

銀子送他。便自欣欣歸家。只見天表怒氣沖沖。在廳前小遺。文英只得近前唱喏。他雖回一揖。其實慍見於面。毒藏於心。自此一來。再無回莊之念。思量在家。與文英尋非生事。那南莊上。每隔半月。纔去查算一番。竟在家中住下。那文英是個聰明人。見他尊顏有些不悅。便逆來順受。分外謙虛。小心恭敬。獨有光陰荏苒。兩人從做親來。又將四五月矣。這天表包藏禍心。只要陷害文英。他死亦無悔的。適有一人來拜。道是天表密友。是個渠虎山。天表連忙出迎。竟攜手同到靜密之處坐下。天表笑道。弟與小龐有不解之仇。意欲設計害他。吾兄最有機謀。爲弟完此心事。虎山道。他既有了科舉。若不及時下手。此氣何由得出。不若糾集些黨伴。在門首伺候。待他出來。打得半死便了。天表道。吾兄此計。雖陳平六出。不能及也。兩人就此告別。天表回到莊上。凡是牧牛牧羊。種田種地的。與夫居鄰村夫。天表一聲呼喚。頃刻聚了五六十人。天表取銀

二兩。買了五十罈白酒。并魚肉雞鵝之物。款待衆人。吃得衆人快活。酒至半酣。天表分付道。我與小龐仇深切齒。明日你輩隨我入城。守在我家門首。看他出來。着實打他一頓。我纔少息其恥。衆人無不磨拳擦掌。踴躍向前。滿口應諾。次早。天表領了衆人一徑來到城中。又去尋那賣肉的王八。殺狗的朱七。還有賣俏的顧阿祖。綽號臂緣。皆是沒體面的閒漢。無籍光棍。朱七道。既有此事。須得多邀幾個弟兄。日夜把守大門。便好捕獲。天表道。我昨晚已在南莊。帶了五六十人在此。今欲借重三位以爲統領。就遞出三封銀子。送與三人。朱七便奮然起舞。如報父仇。分派三十人。管着大門。又派三十人管着園門。自家三弟兄。也是兩處派開。排列已定。天表趨進家中。遠聽得書聲清朗。天表道。此人果然在家。我今設一計策誘他出門。便中機謀了。天表便轉身到書房。見了文英。兩人坐下。天表道。近日曾往那裡去閒耍麼。文英道。攻書之事。尚苦

不暇。遊蕩之念。悉皆掃去。天表道。今日迎城隍會。我進城來。一路眞正好看。特來約你去往觀。此時正在將迎之際。快些穿了衣服。同我去散散悶。也是好的。文英道。惟願閉門讀書。不喜路途挨擠。姪婿不敢相陪。天表曉得騙不上的。只得到夫人裡邊去了。夫人有一小廝。小名阿玉。派在文英館中伏侍。他偶然出門外一看。只見四下俱是人排着。悄悄來對文英說。文英暗自想道。莫非是這奸棍尋來害我的。言畢。只見秋香又來說道。我在月臺上。望見園門外排着三十餘人。不知什麼緣由。文英驚得面色如灰。慌張無措。竟進內廂。把前後門排列多兇之故。與小姐計議。文英道。這些人斷是天表這亡八叫來的。他前仇未息。故此來毒害我。總之我遠遁幾時。待秋闈得意。他自然俯首順從矣。今日雖是戶庭不出。萬一夜間捱入。其如諸兇何。我想那王年伯。現今告假在家。滿城之人。無不畏懼。他又是極愛我的。不如修書一函達他。遂信筆

寫道。

旬餘不及走候。鄙衷負歉。想老年伯亦能諒之也。茲有奸棍劉天表。毒如蛇蝎。忽地廣糾六十餘兇。把持前後門欄。來害小姪。因而慮及黑夜。萬一潛竄入內。便墮其術中矣。敢求年伯尊與黃蓋。併盛使三四人。來到妻家。小姪閃身而出。庶可免此厄耳。特此□懇。

敬翁老年伯大人尊前

年小姪龐國俊頓首

寫完即忙封固。喚人持去。文英把衣服書籍。收拾端整。進與小姐相聞。將借轎脫身的事。話了一次。小姐含淚不捨。幾番叮嚀。文英道。我今一去。那光棍自然掃興而退。日後我偶來偶去。仍可朝夕相親。只是權作躲避之策。正在閒絮。見一人步入。文英只道是那班罡棍趕進房裡。寒

戰戰伸頭一望。却是轎傘到了。忙與小姐揮淚作別。趨走出來。將書籍衣包放在轎內。文英便坐將進去。一閃而出。那班奸棍曉得是本城王鄉宦。眼睜睜不敢動手。再說天表坐了半日。又到書房裡來尋文英。却是鎖扣上的。進內一問。並不見個踪影。慌忙趕出門首。問那些人道。你們守了多時。曾見一後生溜出麼。衆人道。但見王鄉宦擡進擡出。何曾見個後生。天表道。畢竟這小乖賊又放走了。(一團掃興)你們且自散去。只是空勞衆位。容當酧謝。說那文英坐了轎子。一逕來到王家。進見年伯。王鄉宦正色勸勉道。年姪前程萬里。怎把身軀置在險地。況秋闈在邇。尤宜刻志攻書。文英殷殷致謝道。若非年伯雅愛。幾爲棍徒所辱。話畢。便告別回家。見了母親。將前事一說。他母親吃了一驚。文英道。科場在邇。欲把經書時文二三場之類預爲溫習。以待棘闈鏖戰。只是沒有幽靜之處暫時下榻。若再住在家中。那些棍徒。萬一又來纏擾。這却不便。聞得張

任二友。俱有科舉。現在一個古寺內肄業。我不若往晤二人。同得他們作件。更覺有趣。便慢慢的尋到了古寺內。但見垂楊成行。清溪環抱。果是一個幽靜的寺院。曾有唐詩一律爲證。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山光悦鳥性。潭影空人心。
萬籟此俱寂。惟有鐘磬聲。

文英便往房頭一訪。剛剛問着一個長老。隨指引到張任書房之內。見了張任。敍些寒暄。即將伴讀之事。與張任一說。張任滿口應承。文英連忙回家。喚家僮挑了行李。并衣袱書籍。即刻到來。三人切磋琢磨。時習無間。你看天表見文英一去。便對夫人道。龐文英前日同我到江陰去。我把幾個筆畫多的字問他。就不認得。還要去進什麼場。他若中舉中

進士。我眞不知做怎樣大的官哩。夫人道。他吟詩作賦。倶是來得。天表道。如今世上的人。誰不曉得做幾句打油詩。這打油詩誰(誆)騙老婆之外。難道舉人進士也是騙得來的。如今把姪女不若另覔東床佳婿。不然那場舊病又要發作了。夫人聽說。殊覺厭煩。便與他爭鬧。放聲大哭。他只得仍回莊上。自此文英一月一回。與小姐一會。其餘竟在寺中苦讀。毋有妄念。俄而冬盡秋來。又是一年光景。京中典試官已至。初六進簾。文英就在初六這日。移到貢院近邊。與張任同個下處。到了頭場。文英喜得題目湊手。文機敏絕。七篇文字。盡皆稱意。二場三場。論策表判。無不中式。過了十五。文英與張任各寫出闈牘來。互相參誦。三人實是倶做得好。難定高下。各人都回家中。顒望好音。倏忽旬餘。候至揭曉。文英果中第二名。那張子將也中在二十名。惟有任伯衢落在副榜第一名。文英欣喜之極。那些遠親疏友。莫不餽送賀儀。登門來見。眞個

一時榮耀。文英吃過了鹿鳴宴。迎將回來。比那案首進學。更加百倍。拜了祖宗母親。次早便去往拜夫人。并見小姐。你道房師是誰。原來就是上元縣知縣趙公。因他是詩經。却好文英也習詩經。進見之時。再三致謝。趙公笑道。當日進學。是我超拔。今又是我首薦。終久在我門下做門生。文英別了趙公。便去謝大座師。會諸同年。趙公便將旗竿牌匾。吹打送來。文英着人把旗竿豎起。牌匾高懸。來往之人看了。誰不欽敬。天表再敢糾黨毒害文英麼。恐未必然。不知春試更得聯捷否。要知後來端的。且待下回。便見分曉。

總批

天表高高興興費了數兩銀子。糾集無數棍徒。卒不能少害文英。一場沒趣而散。文英乃能介然獨立。一舉登科。後又幸叨鼎甲。自不足以撓之也。❹

校記

❶「自」原作「旬」，據抄本改。

❷「役」原作「上」，據抄本改。

❸「是紅」原作「紅是」，據抄本改。

❹此二「總批」，底本缺佚，據抄本補。

詞云

藜火映寒氈。鐵硯磨穿。春雷忽向禹門喧。嚼盡黃虀商徵韻。選中青錢。　御試綠袍鮮。丰采翩翩。紫騮嘶到杏花邊。十里玉樓爭注目。魂煞嬋娟。

右調浪淘沙

再表文英中後。心中快樂異常。但不要說中舉。就是進個學也是快樂的。如今那些少年。一遊泮宮。便在街上三五同行。大傘高照。口稱相公不置。況且士子三年苦功。幸登一第。誠非易易。以視白首而無成者。詎少其人。你看一科新舉人出通衢迎過。那些男女無不排擠觀看。在傍人尚然欣羡。在自身怎不光耀。文英取出闈牘。速刻硃卷。寫下許多拜

帖。以待硃卷完工。便可往拜親友。併諸同年。將及十餘日。方纔板完。連忙完得印釘事務。又是十多日。文英纔得出門拜客。文英家中。向來原是乏价的。此時竟有三四人跟隨。不知世俗惡薄。專有一種人。等一科新舉人出。便去投靠着。名曰靠新桂。待得家主官高位顯。他便虎視眈眈。擇人而食。豈是些賢良人物。却說天表是個勢利小人。起初謀害文英。又要轉嫁姪女。一見文英中了。便備下許多盛禮。致恭伏罪。文英拜客回家。他便傴僂足恭出外相迎。惟是笑容滿面。如坐人於春陽和暄中也。文英見他禮物。樂得收下。又看此鞠躬之狀。前日之事。就消釋了麽。及至見了夫人。又甜言美語。百般奉承。嘻嘻笑道。嫂嫂今日有了好女婿。連我臉上加了十分光采。夫人道。前日難得捉姦到官。使我女兒出乖露醜。就有些光采。也與你無涉。他今日舉已中了。你快去做怎樣的大官。在此何幹。這是你親口說的。天表滿面羞慚。坐立不安。少頃。小

姐出來。他又假意道。姪婿之中。只因我前次激勵得緊。他方肯苦志寒窗。今日幸登金榜。看來區區亦與有功焉。小姐背面不應。他又笑面戲道。作了舉人奶奶。把阿叔都不偢不睬了。却無是理。小姐勃然怒道。前後門欄埋伏多兇。不知誰人毒策。（山門罵賊。秃實是難當）若非巧計脫身。怎有今日之事。忍心害理。莫此爲甚。天表甚覺沒趣。怏怏而出。文英爲着大座師在館。日日清晨要去參見。那些同年。也是個個頭戴雀頂。身穿藍袍。脚着皂靴。都來同謁。參過座師。又要往謝按臺。并各小房師。衆人隨自散去。文英拜完同年。那回拜送硃卷的。紛紛到來。文英應酧不暇。親友中有當日未曾送賀儀的。如今又來補送。文英只得將前番的。現今的。一一寫出。排戲酒一席。以了此局。那張子將與文英同在趙公門下。他家資富厚。便捐貲請一房年友來接。文英只得也去赴席。那趙公一房。取得八卷門生。其首即是文英。特薦經魁。主司准之。到張子將已是第三卷了。趙公

心中最得意的是文英。不料時日易過。又是九月盡頭了。忽見報到。欽召趙公。說是錢糧催徵得足。居官清正。廉白自持。頗有才幹。不畏煩劇。考爲循吏上上。結趙公案特召進京考選。趙公喜不自勝。把科道官職就穩穩拿在手裡。連忙打點行囊。交割錢糧。併各樣册籍。辭別上臺。下得船去。又□一月矣。文英置酒作餞。遠送到二三站路外。方纔回家。是日就與小姐商議道。我們二人今日成全夫婦。皆賴那王宗師之功。聞得初三是他誕辰。不可無禮往慶。文英立時備下一副盛禮。以酧當時作合之恩。那禮單上寫道。

謹具

壽幣四端。　壽仙壹座。　生鵝壹對。

生雞肆隻。　鮮魚四尾。　鮮肉貳方。

壽糕壹盤。　壽桃壹盤。　壽燭壹對。

壽麵壹盤。生羊貳隻。壽酒貳尊。

奉申

祝敬

門生龎國俊頓首百拜

到了初三。文英將禮帖交與從者。擡了大轎。往見宗師。文英一至。宗師當堂相見。看有禮帖。曉得來拜賀生日。文英即將禮帖遞上。宗師展開細看。殷殷致謝。便把壽幣壽仙壽酒收了。餘皆返璧。文英即抽身告別。剛到門首。只見張子將的轎。也到門首。文英邀入坐下。張子將道。年兄何往。文英道。特去拜王宗師生日。不期年兄賜顧。剛剛相遇。張子將道。如今已是十月外。我輩同年。起身會試者。足足去了一半矣。小弟揀定十五起程。年兄可整束行裝。與弟偕往。不得再有遲延。文英道。月半邊。再推不去了。領教領教。送得子將出門。便與小姐言之。竟接母親一同

居住。惟候十五日下船。凡衣服鋪蓋。極其奢華。帶了二百金盤費。三個僮僕。到了十四晚間。夫人備酒款待。明早把行李先發下船。自己別了母親并夫人。又與小姐依戀不捨。也只得揮手而去。幸有子將與之把臂談心。還不寂寞。自出了南京城。但見一路上。

高陽臺

烟水千層。雲山萬疊。回首家鄉隔絕。客路迢迢。難盼金陵宮闕。傷情幾種關心事。嘆連宵夢魂顛越。對西風斷腸淚。不勝悲咽。

一路上便勤心讀書。將有兩個月。纔到得都門。賃下一個寓所。子將文英兩人互相砥礪。奮發苦讀。只聽得前後左右。皆是吟誦之聲。愈加興高。到了二月十五日。三場已過。文英闈卷又做得清新可愛。等至揭曉。文英中在一十二名進士。那張子將竟遭點額。連聲嗟嘆。便與文英作

別道。年兄今日已作天上人了。小弟情興蕭索。准在明晨。就要蹇策出都矣。文英置酒作餞。又將十二金作贐。張子將帶領僮僕。先自回去不題。再說文英到了三月初三。正當殿試。此時盡挾生平抱負。競吐胸中錦繡。獻策金門。皆欲奪取天下大魁。不料文英中了狀元。待臚唱時竟選了翰林院編修。文英步進殿前。但見。

皇極殿正對一輪紅日。乾清宮緊罩五色祥雲。五鳳樓前。威儀整肅。紫金城內。瑞氣氤氳。三座城池。鎖住無窮王業。九重宮闕。鎮定萬古乾坤。天子聖明。宵衣旰食。臣工賢謹。有國無家。士民樂業。黎庶安生。五湖四海咸歸順。萬國九州慶太平。

文英謝過聖恩。欽命遊街三日。辭朝出來。宮花宮袍。閃閃爍爍。到得五鳳樓前。府尹將轎來接。擡到堂前。府尹備宴款待。文英此時榮耀無比。那些在京大小官員。無不厚禮申賀。便差報子往江寧府劉狀元府中

報捷。報人稟道。老爺姓龐。爲何要報到劉狀元家去。文英道。我因贅在劉府。太夫人亦在彼處。所以先要打頭報去。報人星夜飛奔。來到江寧。竟往劉府報捷。舉家聽得文英中了狀元。眞是喜從天降。便把報人留在家中住下。忙接天表回家。打發賞賜。天表與夫人爭競出門。文英進京幾時。並不回家一次。聽得文英中了狀元。追悔無及。（悔之晚矣。）又自揆量道。當今之世。倒是勢利些。方行得通。我今回去。說幾句勢利話兒。斷無有怪我的理。趨將回來。但見喧闐鬧吵。俱是宦家來賀的。天表見了小姐。深深拜揖道。（肉麻）狀元夫人。愚叔特來賀喜。小姐道。虧叔叔深謀奇計。致有今日之榮。夫人道。前日招了龐生爲婿。云是玷辱匾額。今已得中狀元。便翁婿一輸。並不見玷辱之處。只因報人催促起身。遂命天表酧謝送出。次日江寧太守得了試錄。恭送旗匾。以表其門。又建狀元牌坊。母子婆媳。喜出望外。又把門牆改得齊齊整整。凡是天下之人。誰不曉得龐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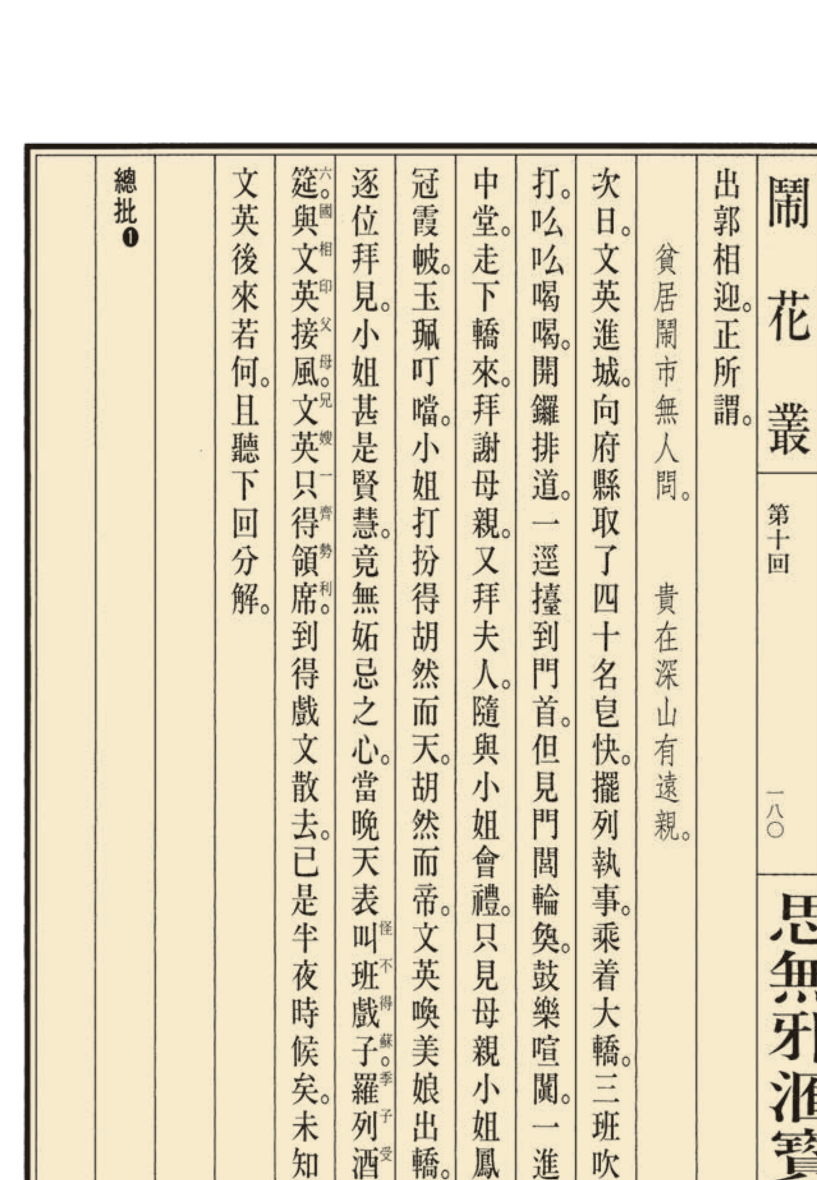
元。正是。

　　十年窗下無人問。　一舉成名天下知。

文英授了翰林官職。雖欲請假還鄉。奈非三年例。毋得告歸。京中官長。看他年紀幼小。姿容如玉。誰不贊服。有一當權閣下。姓方名之傑。生得一女。年已十六。只因不肯輕配。以致尚未許人。必擇少年狀元。便諧伉儷。一見文英。心中如得至寶。不忍撇下。煩通政司孫惟德作媒。文英正靜坐中堂。只見一人報進道。通政司孫爺來拜。文英慌忙出迎。請到堂前坐下。文英道。有何見教。敢蒙下顧。孫公道。閣下方彥翁。仰慕大才。有一愛女。欲招寵兄爲婿。特托不佞做媒。幸勿推卻。文英道。晚生名微德薄。但是已有妻室。無人送進都門。此事萬難從命。孫公道。既然如此。也不敢相勸。容俟回覆彥翁。再當請教。言罷。起身別去。便見方彥庵。將文英之言。一一細述。彥庵甚是不悅。又煩孫公再三致意。孫公只得又見

文英。孫公道。不佞頃已轉述尊意。彥翁大有不悅之色。只怕這頭親事不能固却。設或堅辭不允。只恐日後變生不測。還要三思。勿貽後悔。文英復如前言。那孫公也有些厭煩。一去竟覆彥庵。云是不諧。彥庵正在大怒。適王敬齋來望。問道。先生何故不樂。彥庵道。我將愛女願與龐狀元作配。他只云有妻不從。敬齋道。那龐生是我年姪。他原娶妻二年。今科新探花李元。此人才貌與龐生不相高下。且僅得十八歲。尚未有妻。先生不若（幸有抵賴）招爲佳婿。甚相湊合。彥庵便又煩敬齋作媒。不想敬齋一說。他便慨然應諾。文英要接家眷進京。因無正人可托。且天表是個呆物。只得中止。忽一日余亮明求見。文英邀入書房。亮明道。前日匆匆造賀。尚有一事。未及細談。不知龐爺要納位如夫人麼。文英欣然道。若有傾城佳麗。願求執柯。亮明道。有一舍親周生。娶妻美娘。成親未久。出外而亡。此女既無所歸。必須改嫁。老朽忝在通家至愛。只因此女國色無雙。

爲此造府相聞。若是龐爺肯納。不須聘禮。便當送至。文英道。旣承厚愛。怎有不具聘儀之理。備下綵緞四端。聘金六十兩。遣人隨着亮明送到周家。亮明因爲趨奉文英。把那禮物（還是敬重狀元。）一概返璧。反添上尺頭四疋。皮箱貳對。那一夜成親。文英滿懷歡喜。自後兩人雲雨之情。無暇細述。從納了美娘。漸漸過了兩年。文英便要請假還鄉。以籲天開恩。給假葬父。一本投控。已蒙俞允。文英又覺任意。隨擇好日起程。有些長班。又新收些僕從。共有三四十人。僱了兩隻座船。文英辭過朝。別了同僚各衙門官府。趕着黃道吉日。齊上船去。把欽假牌排在船頭上。不住的吹吹打打。鬧鬧喧喧。一路上往來船隻。望之無不趨避。每到市鎭上。三聲大銃。地方官府無不出來迎接。凡是同年故舊。一拜留酒。就要送情。一日兩。兩日三。一留就住下幾日。路上捱停的日子倒去了半年。纔得榮旋金陵。先喚人通報家中。把兩套鳳冠霞帔。送與母親小姐。天表併親友一齊



出郭相迎。正所謂。

貧居鬧市無人問。　貴在深山有遠親。

次日。文英進城。向府縣取了四十名皂快。擺列執事。乘着大轎。三班吹打。吆吆喝喝。開鑼排道。一逕擡到門首。但見門閭輪奐。鼓樂喧闐。一進中堂。走下轎來。拜謝母親。又拜夫人。隨與小姐會禮。只見母親小姐鳳冠霞帔。玉珮叮噹。小姐打扮得胡然而天。胡然而帝。文英喚美娘出轎。逐位拜見。小姐甚是賢慧。竟無妬忌之心。當晚天表叫班戲子。羅列酒筵。（怪不得蘇。季子受六。國相印父母。兄嫂一齊勢利。）與文英接風。文英只得領席。到得戲文散去。已是半夜時候矣。未知文英後來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❶

校記

❶「總批」下無批語，似缺佚，抄本此回無總批。

第十一回　假滿還朝攜衆妾　難逢前途仗一仙

詩曰

憶違天顏年已餘。　策蹇燕都正奮翮。
一心顒望盡臣職。　無奈半途遭險厄。
扁舟頻與巨浪遊。　神仙擁護散鴻濛。
攜妻握妾赴皇闕。　曳履登朝君非格。

次日文英起來。梳洗已畢。用完早膳。凡是撫按以及司道府縣。俱置辦賀禮。各自齊來稱慶。又有本省鄉紳同袍。來相奉賀。擠做一團。也不及一會。只得以另日相見之說。婉辭紳袍。文英應酧當事。足足纏了一日。惟有王宗師現陞福建福寧道。他知文英初回。決無片刻之暇。到次早親來探望。文英忙步去迎。邀入中堂。王宗師先將賀禮遞出。依師生坐

下。王宗師道。賢契昔爲偷花客。今作狀元郎。可見蝶戀蛛❶網之作。一大姻緣矣。文英微笑道。若非老師洪恩造就。幾爲縲絏中人。焉敢想望今日。王宗師茶過數巡。欲待起身。忽聽門首鼓樂喧闐。文英問是何處來的。衆人應道。劉二相公來作賀的。聞得道爺在內。不敢進來。王宗師道。是誰劉二相公。文英道。是妻叔劉錦。當日與門生作對的。王宗師道。就是此人。狂妄異常。話畢。便起身別去。天表隨抬了厚禮。趨進堂前。不知廂房內有些親戚。竟扯住（前倨後恭）文英圓領袖子。打一個軟膝。文英任手拖起。有詩爲證。

只爲心中抱不平。　曾無委曲待書生。
今朝一舉成名日。　眼底須防不認情。

其二

輸情下禮飾前非。　不是今日損威儀。

若得狀元心轉日。死灰還有復燃機。

是日文英便往拜官長。幷紳袍親友。一連數日。方能少閒。便又有出傳帖公分相請的。有獨自捐貲相請的。有請登山的。有請玩水的。文英領席無暇。日作醉鄉人。文英表姊桂蕚。聞得表弟一時榮耀。心上熱鑿鑿。便來往❷候。時陳氏已歿三年矣。見了姨娘李氏。談及無所依歸。輟(輒)泣訴不止。文英與他原有夙好。雖然他年紀長些。意欲納爲第三位夫人。向小姐跪下道。不瞞夫人說。下官與桂蕚姊原有舊情。望夫人寬容。納爲副室。尊意如何。小姐扶起道。妾非妬婦。何作此狀。口雖如此說。心中又自嗟怨道。他有了一個美娘。又思量什麼桂蕚。我久曠三年有餘。他今榮歸十餘日。並不與我少敍歡情。心苗裡有些不悅。文英這晚。便與小姐一會陽臺。正是新娶不如遠歸。兩人歡戀之情。不及細述。有七言四絕爲證。

恩愛輕分幾度秋。羅衫濕盡淚交流。
今宵重整鴛鴦被。撇却年來幾許愁。

其二

燈前盡訴別離愁。只有相思無盡頭。
最是清風明月夜。癡心一片倩誰收。

其三

花開花落又開花。得意皇都便省家。
不是一番能努力。幾乎落魄滯天涯。

其四

從來久別賽新婚。握雨攜雲總十分。
莫把工夫都用盡。留些委曲再溫存。

却說桂蕚在家。止與姑姑瓊娥作伴。其淒涼寂寞。不可勝言。因而談及

陳次襄被人誣害。久繫獄中。桂蕚稟知李氏。轉達文英。文英細知舊情。登時去拜太尊。備說陳次襄扳(被)害羈獄。太尊立刻釋放。原來王三曉得次襄平生豪俠。不肯讓人。惟恐縛虎不倒。反受其傷。所以絕其音信。必欲置之死地。幸而獄中遇着一個獄卒。喚做丘八兒。曾受次襄恩惠。仗他一力扶持。三餐不致飢餓。因此在獄數載。（次襄得施惠之報）尚留殘生。次襄放得出門。便向文英跪謝道。意謂終在囹圄。詎想龐爺恩救。自慚力弱。無能可報。惟有至家。當以小姬奉酧。文英鼓掌大笑。兩下散去。不移時。次襄復至。對文英道。小姬在此。奉充箕箒。幸乞莞納。文英款留次襄。他只是堅辭遠蹈。便欣然收下。領見小姐。小姐勃然道。既已送來。怎好發還。如今却不便再娶了。文英道。並無分文爲聘。何可拒絕。再收了秋香。便心滿意足了。小姐聽說。只是笑而不言。文英此時。就有一妻四妾。可謂歡暢異常。一日文英母親道。汝回來月餘。可往祖宗墓前。各處祭掃一

番。纔盡子孫之禮。文英便擇定好日。相邀至親。同往墓上拜奠。備了豬羊亭神亭香亭。乘了大轎。吹打迎出郭外。待各處祭掃已畢。即喚風水老人。於祖墳上看定一塊好地。待有吉時良辰。即完葬親一事。文英把祀祖餕餘。令衆人享其福惠。飲酒半酣而散。天晚。文英回家。頃見一人向前稟道。提學王老爺只因任期限急。不敢有誤。准在後日上船。特差人稟上老爺。文英又將六十金作贐。（補□恩不可謂薄矣）一席戲酒送行。迨飲過數觥。王宗師叫門子。取那手卷出來。上面共有五六十首詩賦。文英揭開細看。連自己那一首蝶戀蛛網。與小姐那首咏竹簾的。俱載在上邊。王宗師道。我今往閩去。並不私蓄分文。僅有這個手卷。是江寧府中。縉紳先生與名人佳作。特採集一帙。編成一個手卷。也不枉在江寧做官幾年。文英又一連敬了七八犀觥。王宗師醺然沈醉。惓惓致謝。就回船去。不題。再說文英。每憚小姐之忌。而愛四姬之趣。因以後邊隙地甚多。便喚匠人

構造書室。又叠山鑿池。廣栽花木。每日不巾不履。焚香宴坐。至若四姬。也有喜說喜笑的。也有好吹好唱的。有時彈一曲琴兒。有時投幾矢壺兒。撒嬌撒癡。恣情狂蕩。叫喚肉麻。惟是小姐喜清靜。少笑語。未必吃醋撚酸。（不與衆妾爲伍方見小姐異人也）却爲人持重端莊。並無輕佻玩忽之容。常自獨坐一室。不與衆姬爲伍。文英恐小姐怪他。步入房中。假意發誓道。下官雖有衆妾。一心只爲夫人。一點眞誠。惟天可表。小姐道。既然一心爲我。你也有四個寵愛。萬或（責備得不差）不爲想念。只怕有了四十個哩。文英殊覺可笑。隨捱步而出。原來文英門上。每日官府求見者不計其數。他只是淡於財帛。那些相與的當道。反自送情與他。文英坐在家中一年。已得四萬金矣。此時假期將滿。突然聖上差着使臣。賚旨相召。文英不敢遲延。慌忙把父親造墳安葬。送者熙熙而來。攘攘而往。文英完理家事。急忙起身進京。一則恐違兪(諭)旨。一則恐踰假限。急忙整理箱籠什物。帶了母親夫人及小

姐。并攜了四姬。又有美婢童僕四十多人。齊赴京去。一邊開船。順風疾行。李氏夫人後艙❸小姐中艙。四姬總爲一艙。覺道船中閉塞。不能行步。只見燒香的。下棋的。抹牌的。詯講笑語。鬧做一堆。到得日影過西。便把酒筵開設。眞是鮮肴野味。備極八珍之美。遂接母親并夫人小姐四姬。序次坐定。開懷暢飲。不多時。但見一輪明月。半空推起。將至更深。各自回艙睡了。文英要與四姬作樂。只得先去應付小姐。文英捱至床邊。雙手抱住酥胸。粉頰相偎。做那呂字。及至扒到腹上。捧起小姐雙足。急以陽物搗入。往來馳驟。約有五六百抽。文英少展微意。便草草完局。免不得重整旗鎗。再把四姬盡興打了一個混鋪。做個合歡大會。文英睡在中間。四人捻他麈柄。爭先奪弄。先令美娘仰臥。騰身跳上。再令秋香桂蕚坐在兩邊。將美娘玉腿各人抬起一隻。然後用力頂送。直搗重關。那美娘遍身爽快。呼喚不絕。文英一頭狂抽。又把那脚指挿入瓊娥牝

戶。惹得瓊娥不能自持。但覺牝戶酸癢難忍。文英便把美娘放起。扒上瓊娥胸膛。瓊娥急捻文英孽根。塞進陰縫。一掀一頓。將有一千之數。只聽得秋香桂蕚叫道。你們只管快活。却忘記了我兩個。文英即忙喚過桂蕚。正要下手。只因連戰三個。氣力有限。自己仰臥榻上。桂蕚如飛跨起。將陰門套上玉莖。用力抽頂也不顧搗碎花心。狠命一套一套的射個不歇。秋香等得焦燥。忙把桂蕚扯下。文英又覺精力少足。翻身騎上秋香肚腹。儘力奉承。亂抽亂聳。（也虧文英應付諸人）足有七八百抽。方纔停歇。此時人聲寂靜。遠聽見幾個道人梆聲如沸。將一個詞兒。朗朗念誦。倒令人可聽。他道是。

縱活百年終覺少。風塵碌碌何時了。爲圖富貴使機關。富貴來時人已老。君不見留侯昔日尋赤松。陶潛解綬歸籬東。知足不辱乃眞訣。功成退步是英雄。安得騎鯨上丹闕。且把一

肩塵擔歇。玉簫金管沙棠舟。閒向五湖弄秋月。苒指光陰又一年。勸君莫惜沽酒錢。不見秦皇與漢武。只今陵樹無寒烟。

文英聽完道。這是一首古體。總是警醒人不可把名利二字虛哄過日。我想致仕歸林。（有此意而未逮）優遊泉石。實是樂事。我今只恨推不下這擔子。且是再混幾載。便可急流勇退。却說天表。瞷得文英起身。他便心高氣硬。也竟不往莊上去。便着一人管理。自己住在門樓內。轎馬出入。意氣揚揚。仍如當日做（舊病又發）公弟的光景。交接官客。輒將文英裝頭。有那不諳來由的。被他一團哄騙。便把天大公事也送與他了。有那曉得其中情跡的。只是淡淡相交。便不肯將一事與他關說。雖然如此。也還在文英身上。趁些閒錢。他若遇那不順情的官司。便當面揮叱。不留一些情理。後其間。文英知了風聲。恐玷自己官箴。心中不悅。凡是江寧官府一邊選出。便親自囑付道。奸棍劉錦。雖係親屬。實非至戚。不必以禮貌相加。如此者數

次。那些江寧官府。個個都知道了。天表自覺寸步難移。還受人無限之辱。依舊往南莊去了。此事擱過不題。再表文英行了一十餘日。將到黃河口上。忽然天色昏黑。狂風驟雨。大波大浪。半日不止。不免有泊(拍)碎船隻之虞。淹溺人口之悲。文英道。想是船中淫穢。觸犯神明之怒。我今虔告天地司水龍神。請息尊怒。待下官洗心滌慮。牲禮酧謝。幸勿見責。只覺船勢東擺西搖。驚得衆人魂不附體。求之無效。遠望見西邊[救星到了]放出一條亮光。看見一個道人。虛空騰立。口把法水亂噴。又將仙箒搖幾搖道。吾奉玉帝勅旨。龐國俊逢此險阻。已將一日。可作速蕩平。讓他前去。又道。俺係地仙赤松。汝是吾一列之人。亦有仙緣之分。汝凡心未盡。容當從容度汝。故爾特來扶救。文英半空聽說。正欲謝問。只見那[奇人]道人化陣清風而去。不見踪影。自此風平浪靜。現出一輪紅日。他人的船內。也有壞船的。也有損人的。惟獨文英諸事保全。皆賴此仙之力。

便順風開船。一日走了一百餘里。不及數日。已到都門了。衆人先把行李搬進城中。文英母親并夫人。俱穿着紅圓領。小姐也身穿大紅圓領。頭戴幾枝翠花朶。舉步雍容。態度風流。眞是賽西施的天質。美娘四人。俱是滿頭珠翠。身上桃紅夾襖。罩上玄色縐紗襖兒。脚着洒線膝褲。穿着大紅紗鳳頭繡鞋。都是一般樣的三寸金蓮。娉婷嬝娜。四轎兩轎一齊擡到署內。文英等待事畢。方自進城。次早五鼓。於午門外。伺候聖駕。俯覲龍顏。奏道。臣龐國俊。蒙皇上欽賜狀元。除授翰林院編修。今假滿還朝。特爲奏上。願效驅馳。恪盡臣職。聖旨命暫退。原官起用。文英謝旨已過。便自欣幸非常。且自回署。未知文英如何結局。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次裏只爲坐獄數年。頓萌出世之想。然能捐棄室家。浩然長往。眞是大英

雄。大智慧。文英報王宗師之恩。不可謂薄。至其還朝而與四姬舟中淫樂。眞好本領。忽聽警悟爲官之語。文英只是有志未逮。究之身居仙府。實宇宙大異人也。

校記

❶「蛛」原作「珠」，據上文(第八回)及抄本改。

❷「往」字缺損，據抄本補。

❸「艙」原作「倉」，據抄本改。下同。

第十二回　歷久官尊富貴足　閱盡塵埃仙境高

詩曰

人生百歲古來少。　紅塵勞碌何時了。
富貴貪心只不足。　使盡機關人已老。

其二

子房辟穀求仙早。　淵明拋棄玉斗高。
利祿淡泊能知足。　身登玄圃棄蓬蒿。

話說文英還朝。奉旨仍將原官起用。只是職任清高。而署位荒涼。無錢可覓。猶之男子伏櫪未遇。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文英幸而假歸。說得些公事。聊以將此度日。迨至京邸。凡是要路衙門。就要厚禮拱獻。少不遂意。便尋是生非。多其辭說。文英未免又費了數千金。方能怡然無恙。

自此朝則入班執事。一日竟有半日之暇。非是同年故友把臂談心。飲酒暢情。便與膝下繚繞。妻妾戲謔。猜拳行令。賭色叫牌。言笑晏晏。無不備至。然亦享仕途清福矣。如此者已踰二載。又當大比之年。欽點典試諸臣。謂名勝大邦。非名賢不可勝任。特命文英典試盛京。爲正主考。又命翰林院檢討史在廷爲副主考。天下數限。惟盛京額最廣。文英所取之士。聯登甲榜者。已將及十之六七矣。詞林中誰不服其冰鑑焉。俄而濟濟多士。獻策金門。得如文英官職者。亦有十餘人。文英深喜自己知人之哲。又樂門生酧知之遇。凡文英超拔者。無不登堂求見。並要求見太師母及師母。文英倒應接了數日。及看試錄。已曉得張子將中了二十一名進士。殿在三甲頭上。結子將考定推官。一時未得赴選。適一日。任伯衢特來拜望。文英道。仁兄秋闈得意。今因公事而來北上乎。伯衢道。幸遇恩典。凡天下副❶榜十名。俱准恩貢。晚弟叨在首名。今到都門。來赴廷

試。正在閒絮。却值張子將亦來趨謁。三人喜出望外。一齊坐下。文英道。將兄恭喜。足爲吾黨增光。憶昔前載與二兄分袂。迄今又經幾度春秋矣。用茶數巡。隨喚安排酒飯。少頃。羅列書齋。佳肴美味。三人酌到日斜。不知吃了多少巨觥。都是醺醺酣醉。子將伯衢作謝而別。伯衢待得廷試。選定知縣。（結伯衢）過了三年。纔得挨着。文英孤署苜蓿。掣肘之極。幸有幾個門生。在外作縣作推官者。頗有才幹。囊橐豐滿。常有以厚資寄上。酧老師作育之恩。那些入翰林的。轉了三個入科道衙門。一個差了兩淮巡鹽。不及一年。竟大有所得。迨至復命。便將小半送與文英。文英眞是樂不可言。兩個一入戶科。一入吏科。潛消當道豺狼。凡尋着官司。有一誤失。他便具疏參奏。兩人家資饒裕。不藉此以爲賄賂之門。明知老師淸苦。常將數千金。以供日用之資。你看在仕途上。尚要同年門生。衆相扶持。何况貧賤之人。無所依歸。反能介然獨立乎。隔了三年。文英方陞翰

林侍讀。文英同榜探花李元。他有岳父方彥庵之力。不多幾年。便由翰林轉入右通政矣。他與文英最相契厚。常常❷往來。兩人面貌。不甚懸遠。相好無尤。猶之手足兄弟一般。文英起初點了盛京主試。他也點了浙江主試。少年鼎甲。誰不喝采。至於浙藩爲文章淵藪。人才蔚起之地。凡所拔舉子。悉皆少年英邁。所獲佳文。如天生拱璧。不敢有負君所托。惟期矢公矢愼。無歉於心而後已。所以復命之日。皇上諄諄嘉與龐文英李必先之不輟也。再說劉天表。希計截在家中。關說事情。凡是江寧官不拘大小。一經選出。被文英當面謗言。便誰來禮貌他。一日遇着江寧太守是文英同年。少年人物。氣度軒昂。他借此一脈便去往拜。太守竟不理他。他就怒氣沖沖。大相爭競。反受了一場汚辱。納悶幾時。（結天表）冒一疾而亡。縱有陶朱倚頓之富。總無一子。那平日奸騙的與夫苛算的。（可見世。事俱空）付之東流而已。可見既艱子嗣。又何必巴巴碌碌。空作牛馬之勞。文英還

朝之後。小姐生下一子。美娘瓊娥各生一子。一連生下三子。文英不勝快樂。就如掌上珍。心中寶。漸漸過了週歲。將小姐所生。名曰麟兒。美娘瓊娥所生者。一名文兒。一名喜兒。依依襁褓。鞠養少長。五六歲時。又請名師訓誨。以期克繩祖武。無忝家聲。且又穎悟非常。相貌清秀。及至十二歲。便能吟詩作文。文英自進京以後。約略算來。歷十餘年。不料由翰林竟累陞兵部尚書矣。頃一日。閽人傳進。南京陳次襄❸拜望。文英鞠躬迎入。只見次襄竟是道家打扮。相見動問已畢。文英道。自在金陵一別。忽然又經十餘年矣。但不知大駕何往。以消歲月。尊夫人在內。可要一會否。次襄欣然回答道。在達人視妻小。如一粒芥子耳。會之何益。晚生年將強仕。並無兒女。特以祖遺薄業。分付弟姪。久已閒雲[達人]野鶴。到處爲家。凡名山勝境。無不遊歷。正恨日月易逝。有道難逢。既而過洞庭。舟泊岳陽樓下。同船有一老道。晚生與之談論。講到精微玄奧之理。眞足

令人撫掌。便即拜他爲師。隨到人跡不至之處。一個山峰之下。猶如蓬萊佳境一般。草舍數間。晚生修眞煉性。靜坐十年。家師對晚生道。龐尙書一介書生。爲名狀元。仕宦至尙書。亦可謂富貴極矣。他根器不凡。你可度他前來。我有一封小札。命汝持去。文英道。快取出來。便展開看道。

憶昔足下還朝時。將到黃河口上。遭逢大難。若非老道救援。不免有覆溺之悲矣。迄今已是一十餘載。但今官居極品。家處富貴。又非若俗骨凡胎。足下原係仙主。衆夫人亦是仙姬。須知苦海無邊。極早回頭是岸。一墮浮塵。那時悔之晚矣。今特走此布達。萬祈早却塵埃。顒候駕臨。不勝欣幸。

文英足下

赤松道人白

文英看畢。忙將此字以示母親。並夫人小姐及四姬。衆人舉皆欣欣。文

英道。我今官居上品。閱歷已久。富貴已足。不如屣脫凡塵。方爲上計。常看那做官的。譬如泛海。不至覆溺的能有幾個。況且（文英參得透。徹）白日易去。青春不再。人生世間。總是一場大夢。何苦把富貴縈心。恩愛牽惹。以致無了無休。沒有個超凡的日子。我今把這慾網跳出。再不向閻浮世界另尋生活。九洲五岳從此逝矣。言罷。便修回書。着次裏持去往覆。次裏臨行。又叮囑道。

餐芝辟穀終羽化。　莫疑仙術是荒唐。

文英答道。

凡塵勞碌總是空。　仙術清高予所衷。

文英立意已決。就上了一個告病表章。幸蒙聖旨准允。回籍調理。遂攜了家眷。一同還鄉。便留幾個停當管家。即將田產房屋。金銀財帛。分析三子。却命家人管理。又訓誨讀書之事。示以無間。竟昂然揮手。帶了二

位老夫人。及五位夫人。叫船已定。命泊在河邊。忽一日早起。竟下船投太湖而去。你看❹他。

多載事朝廷。　動名著簡青。
位高恐被謗。　身退恰全名。
花落能重發。　人亡豈再生。
打破功名念。　全無退悔心。

他人超凡入聖。便要費許多修煉之功。惟文英一家原係仙種。不必修爲。自懸以待之。那日去後。忽到一個所在。（漸入仙徑。）桃花夾岸。高柳拂烟。樹頂上多少五色異鳥。群飛巧囀。遂又向南行去。無數瑤草琪花。過了一大橋。見有白鶴數對。見了文英。飛舞近前。猶如迎接之狀。遠遠望見高殿連天。層樓凝日。將次入門。便有多少侍吏。稱文英爲仙君。跪迎登殿。文英同了衆位夫人。一齊上殿。只聽得金管玉簫。雲璈象板。齊齊吹奏。文英

道。與其爲塵凡枯骨。不若越世登仙。就如我輩。何等優遊快樂。高人百倍矣。只見文英上坐。衆吏叩頭。口稱仙主復位。又有無數仙婢。廣排筵宴。羅列佳肴。芬芳撲鼻。俱是目所未覩的。文英歡喜異常。便啓口道。今日喜登此地。可無佳作以暢幽懷。如詩不成者。罰以金谷酒數。文英先請母親大人吟起。李氏勸夫人首倡。夫人不能固辭。便吟絕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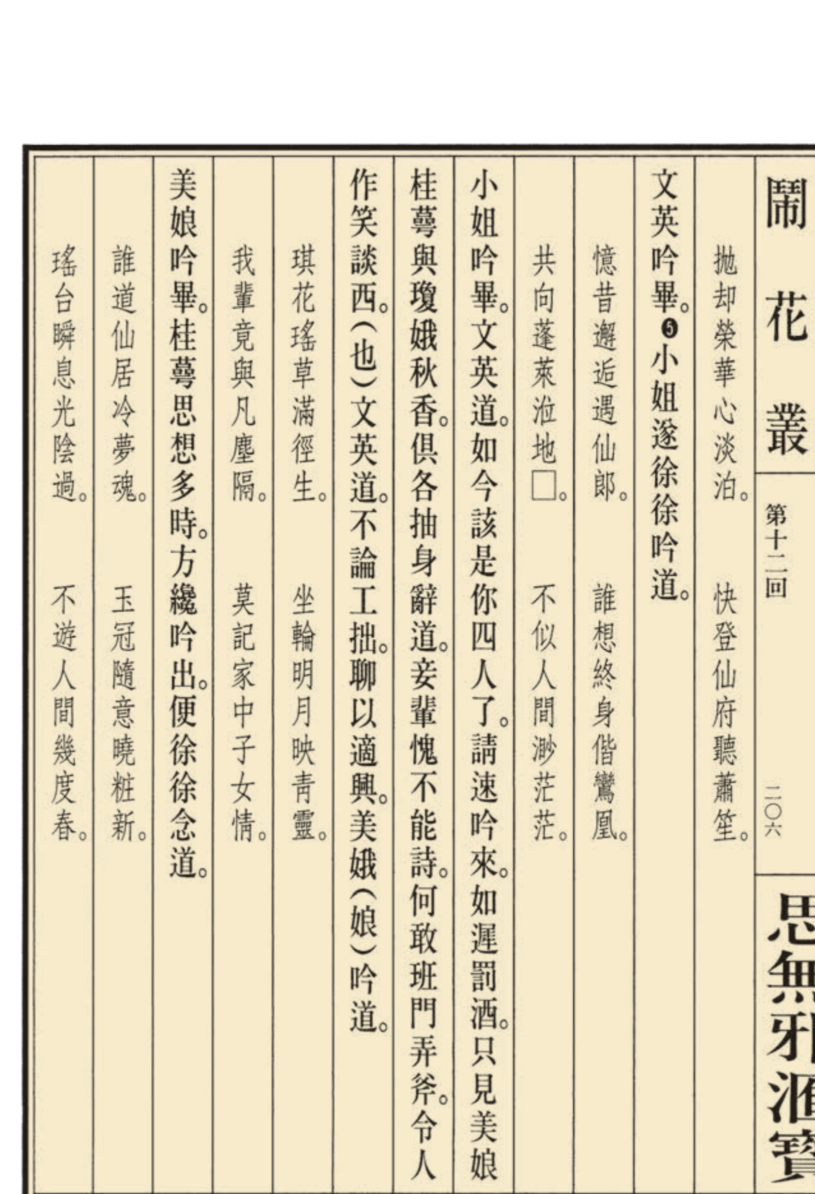
只爲兒女擔青春。　終日碌碌在凡塵。
深喜髮白成仙骨。　甚悔塵埃誤殺人。

夫人吟畢。文英又請母親再倡。那龎夫人遂吟一絕道。

意謂空門殊寂寥。　不知紫府甚逍遙。
人間信有超仙路。　笑逐群眞看碧桃。

龎夫人倡吟已畢。文英斟滿瑤觥。一吸而盡。便朗聲吟道。

仕途紛擾甚時淸。　舉家歡合敍幽情。



拋卻榮華心淡泊。　快登仙府聽蕭笙。

文英吟畢。❺小姐遂徐徐吟道。

憶昔邂逅遇仙郎。　誰想終身偕鸞凰。

共向蓬萊滄地□。　不似人間渺茫茫。

小姐吟畢。文英道。如今該是你四人了。請速吟來。如遲罰酒。只見美娘桂蕚與瓊娥秋香。俱各抽身辭道。妾輩愧不能詩。何敢班門弄斧。令人作笑談西。(也)文英道。不論工拙。聊以適興。美娥(娘)吟道。

琪花瑤草滿徑生。　坐輪明月映青靈。

我輩竟與凡塵隔。　莫記家中子女情。

美娘吟畢。桂蕚思想多時。方纔吟出。便徐徐念道。

誰道仙居冷夢魂。　玉冠隨意曉粧新。

瑤台瞬息光陰過。　不遊人間幾度春。

桂蕚吟畢。瓊娥也不假思索。便吟一絕道。

身歷凡塵鬧烘烘。　一遊仙徑總爲空。

不顧人間樂與苦。　此趣自識莫能公。

瓊娥吟畢。秋香吟道。

超凡入聖信有緣。　非易遽升大羅天。

漢皇誤受樂成詐。　到底艱難會列仙。

秋香吟畢。文英喚左右艷婢。點起巨燭。進內房寢歇。但聞香氣氤氳。非復人世之樂處。遑聞及於富貴哉。僅聽後人相傳。以爲文英八人盡成地仙云。他三子後來也不低微。長燥蔭授官生。官至太守。次熺成名進士。官太常寺卿。次燧僅以恩貢。作一任邑令。數傳而後。歷代簪纓不絕。不期次子熼。後亦爲文英所挹。並成地仙云。

予作龐劉傳。以爲龐生天緣奇遇。湊合頗多。然尤不若祁禹

狄之桂(佳)遇甚多也。殊不知世間奇奇怪怪。如才子名媛。無端而邂逅。投起便咏詩唱和。暗訂姻盟。眞乃巧遇。今歲孟秋。友人有以龐劉事倩余作傳。予遂援筆草創。而而(兩)句(旬)纔就。其事雖與礼(祁)生彷佛。然以龐生看榜爲由。突會佳人。訂約赴期。殊出望外。至於寡居之桂蕚。處子之瓊娥。一旦喬粉賀喜。兩人而爲淫汚。則桂蕚瓊娥之遇。尤爲奇絶。後來小姐相思。全仗假醫生之挑病。後得痊癒。瞯母氏之酧願。適叔子之歸家。而捉姦鳴法。官判脱罪。子民是有念於王學憲之恩深且大也。假使按律正法。則龐生無所用其施爲。信乎天付良緣。不容人所不肯爾。乃世固有志〈志〉讀書求一人眼。卒不可得者。文英以十四遊泮。而鼎甲爭先。官居尚書。爲之身登仙府。即云赤松點化。然其前生

固是仙君也。予適飽小點。不過以傳文英事。聊以自怡。友人必欲請之梨棗。公諸國門。予亦不能強。只得聽之而已。

〔癡〕情士自跋

新鐫鬧花叢卷之四終

校記

❶「副」原作「付」，據抄本改。

❷「常常」原作「長長」，據抄本改。

❸「襄」原作「相」，據上文及抄本改。下同。

❹「看」原作「着」，據抄本改。

❺自「文英吟畢」至回末「〔癡〕情士自跋」，底本缺佚，據抄本補。

思無邪滙寶 ㊉㊈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情海緣

江都鄧小秋 著

《情海緣》出版說明

前清湖北襄陽東門外有書生程耕生年十九歲，父母早亡，有家人錢有及其妻吳落花。程生家富貌美，多才好學。一夜偶見錢有及落花歡好，遂動春情，乃差錢有下鄉收賬，趁機與落花勾搭。鄰居有寡婦周大娘，年三十六歲；有女雲英，十五歲，十分美貌；又有一婢名情娥。周大娘見耕生美，因落花之介與通。耕生又通情娥，並得與雲英通款曲，約婚姻。周大娘族兄孫定遠覬覦其家財，知耕生與其嫂事，乃夥同耕生仇人刁千計謀，約族人告耕生霸佔寡婦謀家產。耕生乃逃往漢口依姑丈高春富，並得姑丈之介入住尼庵法源寺。主持超塵及其師妹超凡與打扮爲尼姑之和尚有染。耕生則通其徒了緣。鄉間風流案得縣尊袒護了結，耕生乃上京捐官，住富豪曾士閒家。士閒有繼室王氏，年十八歲，甚美。然士閒好男風而冷落其妻。因羨耕生貌，遂借宴席爲名灌醉雞姦之。又着其妻陪耕生睡以贖罪。後士閒外出經商，耕生乃與王氏同棲宿。再説孫定遠、刁千告耕生不遂，乃擬強嫁雲英。婚前雲英請情娥代奉養母親，留言耕生，自投襄陽河。周大娘受此刺激，痛悔前非，長齋禮佛，足不出户。耕生在京捐到官，授安徽省太平縣知縣，乃與王氏告辭赴任。路經漢口，遂娶了緣。耕生通吏治，且又清廉，既獲民心，又得上官寧國府知府何濟普倚重。何欲妻以女，耕生告之雲英事婉拒不獲允，遂婚何女。洞房之時，方知即爲雲英；蓋雲英投水遇何知府船經過獲救，何無子女，養雲英爲己女也。數年後耕生辭官返鄉，大修房屋。曾士閒又將王氏及婢僕送給耕生。後周大娘死，情娥來依雲英，耕生乃納

爲妾。耕生與一妻三妾過日，妻妾皆有養育，兒孫繁盛，且皆福壽。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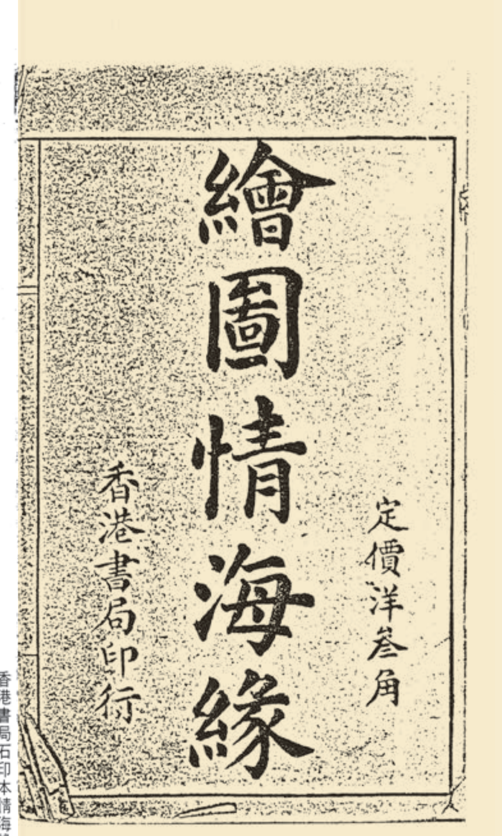
本書故事節抄自《桃花影》，惟改變時間、地點、人物姓名。節抄草率，情節前後不甚聯貫。書中出現兩次「前淸」，可知刪削改編者爲民國時人。且書中常有現代辭語如「公權定然被奪」、「出票傳人」、「太平洋」之類。又此書「這」多寫作「只」，「覺」多寫作「却」。

此書未見著錄，或因其成於民國間之故?編者所見有三種版本：

㈠香港書局石印本　扉頁題作《繪圖情海緣》，圖有兩幅。半頁十六行，行三十五字。其目錄與正文內分回目稍有不同。

㈡亞西亞書局石印本　扉頁題作「香艷寶鑑／愛情小說」《情海緣》，附圖一幅。半頁十八行，行四十一字。無總目。

㈢新明書局排印本　目次頁題作《繪圖情海緣》，實則無圖。每頁十一行，行二十八字。著作者署「江都鄧小秋」，校對者署「申江趙紅霞」，民國十五年六月上海出版。三本第一回第一頁首行又都題名《繪圖情海奇緣》，且皆無圈點。此次句讀校勘，以香港書局石印本爲底本，參校另外兩種，詳見各回校記。至於底本若干俗體、簡體、異體字如「嗄」作「吓」，「嬌」作「姣」，「帶」作「代」，「旗」作「旂」，「熄」作「息」，「乾」作「干」，「倖」作「幸」，「猶」作「尤」，「椿」作「庄」，「霄」作「宵」，「咿」作「吚」，與「隻」或作「支」，「倒」或作「到」之類，則依文義逕改，不另一一說明。



定價洋叁角

繪圖情海緣

香港書局印行

香港書局石印本情海緣扉頁



香港書局石印本情海緣插圖之一



香港書局石印本情海緣插圖之二

繪圖情海奇緣

第一回　哈佛大學[illegible]　[illegible]

詞曰　鶯鳳喜叶成鎮日無奈暮暮朝朝你[illegible]債痴男痴女偏說是情緣情愛

這一首詞明明說男女歡樂乃是情債而世人偏偏看他不破皆因女子具有種最大魔力使男子不知不覺墮入迷魂陣中你看那容貌極其美的女子乃沉魚落雁月羞花加之善於修飾雲鬟低垂書眉淡掃凌波三寸面似桃花況且那女子的牝戶軟如棉白得如玉又豐潤又滑膩又乾而且緊所以世界上的人無論那一等的男子沒一不想那肚臍下的快活風流就是女子也想要做只種勾當受只種快活閒言少敘前清一個風流佳話真是情海中之奇緣待在下慢慢的表來此人姓程名耕生祖居在湖北省襄陽縣東門外年方十九父母早亡只有男女兩個家人男的呼做錢有女的姓吳名叫花年方二十一歲性極好淫善于嬉戲隔壁有一家係寡婦周大娘所居只生一個女兒着一個義女名叫倩娥是由使女認做為義女的同一個老仆王常在家度日倒也有些清福這程耕生年紀雖小作事也尚老誠祖上留下百萬家私自幼豐衣足食又生得面白如玉唇紅如朱神氣充足清流爽利莫說男子中少有這樣俊俏就是女人千個之中也難選出一個來時常有几个同窗朋友來往却不喜應酬自已終在書房攻書因未娶妻總想配一個美貌

香港書局石印本情海緣第一回第一頁右半

妾子故平時常把會真記楊玉環外史武則天如意君傳細細玩看是夜看至更深因值四月天氣似乎有些煩熱走至前面院子原想去風涼風涼忽听得錢有房中如魚吸水嘖嘖之声又听得婦人哼哼的叫心肝親肉我定要死了原來耕生於裙下之味尚未嘗過當時听了心中疑惑便把一支眼睛望內一看只見燈光明亮落花仰臥在床上錢有赤条条的立在床邊提起落花兩腿正在那里浪抽浪聳耕生見了似覺立身不住又見錢有弄得氣是有興約有五百多抽便伏在婦人身子上一連親了几个嘴低低問道心肝乖肉你肯把只件東西與我看一看么婦人把手在男的肩上打了一下便罵一句臭賊頭乜把你弄怎的一不把你看錢有笑嘻嘻舒了燈蹲在地下看這牝戶耕生在外面看不分明但見黑漆漆的一撮毛兒又見錢有看不多時便把舌頭伸出舔那陰戶那婦人騷痒難當只舒腰扭忙坐起身來令錢有抬起頭不要舔了錢有走了起來把落花一支腳舉起將那話盡根插入用力狂抽落花連声大叫心肝吓為何今夜只般有趣味錢有道你自己叫句淫婦我再與你弄爽利些婦人点頭忙叫道淫婦淫婦錢有便一氣抽了几百抽婦人哼得漸低了只是吁吁喘氣此時耕生禁不住慾火如焚只把隻手撫摩自己的那話正欲再看不知咳嗽一下那錢有曉得是主人在外面急忙起身把火滅了耕生再要听時已寂寂無聞了只得走了進來想起他二人淫慾之事究竟不知其中之味如何反來復去不能合眼只到天明方才昏昏睡去到午后方起至是似覺春心難過見那落花尚有几分姿色况他不時送茶

香艷寶鑑

愛情小說

情海緣

亞西亞書局印行

亞西亞書局石印本情海緣扉頁



亞西亞書局石印本情海緣插圖

第一回

詞曰 當風吹叫成雙日無奈暮暮剛剛你貪我愛歡樂正長久損五手在何須論非情留閑男歡女愛

就是情緣情愛

這一首詞明明說男女歡樂乃是情債而世人偏偏看他不破皆因女子具有一種最大魔力使男子不知不覺墮入迷魂陣中你看那容貌極其美的女子乃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加之善於修飾雲鬟低垂眉淡掃凌波三寸面似桃花况且那女子的牝戶軟得如棉句得如玉又嘗潤又滑嫩又乾而且緊所以世界上的人無論那一等的男子沒一个不想那肚臍下的快活風流就是女子也想要做只樣勾當只種快活閑言少敘前清有一个風流佳話真是情海中奇緣待在下慢慢的表來此人姓程名耕生祖居在湖北省襄陽縣東門外年方十九父母早亡只有男女兩个家人男的叫做錢有女的姓吳名叫落花年方二十一性極好嫖香子婦戲那裏有一家僕婦周大娘所居只生一个女兒更有一个長女名叫招娣是由使女認做為義女的同一个老仆王常長家度日倒也有些清福這程耕生年紀雖小作事也尚老練祖上留下百萬家私自幼豐衣足食又生得面白如玉唇紅如朱精氣充足又清秀俊利真係男子中少有這樣俊俏就是女人千个之中也難選出一个來時雖有凡个同窗朋友來往却不喜應酬自己終夜書房攻書閑來要妻娶妾配一个美貌妻子故平時常把會真記楊貴妃外史武則天如意君傳翻細玩看看是夜看畢更深因值四月天氣似乎有些煩熱走出書齋而況子原想去風涼風涼忽聽得錢有房中如魚吸水嘖嘖之聲又聽得婦人哼哼的叫心肝親肉我的要死了原來耕生於樓下之味尚未曾遇著時聽了心中甚是詫異便把一支眼睛望內一看只見燈光明亮落花卧在床上錢有赤身條條的立在床邊提起落花兩腿正在那裏浪抽

繪圖情海奇緣

第一回　月夜窺雲雨

詞曰　鸞鳳喜叶成鎖日無奈暮暮朝朝你貪我婪歡樂正未艾携玉手並香肩無非情債痴男痴女偏說是情緣情愛

這一首詞明明說男女歡樂乃是情債而世人偏偏看他不破皆因女子具有一種最大魔力使男子不知不覺墮入迷魂陣中你看那容貌極其美的女子乃沉魚落雁閉月羞花加之善於修飾雲鬢低垂畫眉淡掃淺波三寸面似桃花況且那女子的牝戶軟得如棉白得如玉又豐潤又滑膩又乾而且緊所以世界上的人無論那一等的男子沒一個不想那肚臍下的快活風流就是女子也想要做只種勾當受只種快活閑言少敘

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出版

情海緣全一册
定價洋壹元正

著作者　江都鄧小秋
校對者　中江趙紅霞
印刷者　上海新明印刷局
總發行者　新明書局

新明書局排印本情海緣版權頁

情海緣目錄

校記

❶「歡」原作「婚」，據正文回目改。

❷「約」原作「姻」，據正文回目改。

繪圖情海奇緣

第一回　初試雲雨❶

詞曰

鸞鳳喜叶成。鎮日無奈。暮暮朝朝。你貪我婪。歡樂正未艾。携

玉手。並香肩。無非情債。癡男癡女。偏說是情緣情愛。

這一首詞。明明說男女歡樂。乃是情債。而世人偏偏看他不破。皆因女子具有一種最大魔力。使男子不知不覺。墮入迷魂陣中。你看那容貌極其美的女子。乃沈魚落雁。閉月羞花。加之善於修飾。雲鬢低垂。畫眉淡掃。凌波三寸。面似桃花。況且那女子的牝戶。軟得如棉。白得如玉。又豐潤又滑膩。又乾而且緊。所以世界上的人。無論那一等的男子。沒一個不想那肚臍下的快活風流。就是女子。也想要做這❷種勾當。受這

種快活。閒言少敍。前清有一個風流佳話。眞是情海中之奇緣。待在下慢慢的表來。此人姓程名耕生。祖居在湖北省襄陽縣東門外。年方十九。父母早亡。只有男女兩個家人。男的呼做錢有。女的姓吳。名叫落花。年方二十一歲。性極好淫。善於嬉戲。隔壁有一家。係寡婦周大娘所居。只生一個女兒。並有一個義女。名叫情娥。是由使女認做爲義女的。同一個老僕王常。在家度日。倒也有些淸福。這程耕生年紀雖小。作事也尚老誠。祖上留下百萬家私。自幼豐衣足食。又生得面白如玉。唇紅如朱。神氣充足。淸潔爽利。莫說男子中少有這樣俊俏。就是女人千個之中。也難選出一個。平時雖有幾個同窗朋友來往。却不喜應酬。自己終在書房攻書。因未娶妻。總想配一個美貌妻子。故平時常把會眞記。楊玉環外史。武則天如意君傳。細細玩看。是夜看至更深。因値四月天氣。似乎有些煩熱。走至前面院子。原想去風涼風涼。忽聽得錢有房中如

魚吸水嘖嘖之聲。又聽得婦人哼哼的叫。心肝親肉。我定要死了。原來耕生於裙下之味尙未嘗過。當時聽了心中疑惑。便把一隻眼睛望內一看。只見燈光明亮。落花仰臥在床上。錢有赤條條的立在床邊。提起落花兩腿。正在那裡浪抽浪聳。耕生見了似覺立身不住。又見錢有弄得眞是有興。約有五百多抽。便伏在婦人身子上。一連親了幾個嘴。低低問道。心肝乖肉。你肯把這件東西與我看一看麼。婦人把手在男的肩上打了一下。便罵一句。臭賊頭。弄也把你弄。怎的不把你看。錢有笑嘻嘻拿了燈。蹲在地下。看這牝戶。耕生在外面看不分明。但見黑漆漆的一撮毛兒。又見錢有看不多時。便把舌頭伸出舔❸那陰戶。那婦人騷癢難當。只拿腰扭。忙坐起身來。令錢有抬起頭。不要舔了。錢有走了起來。把落花一隻脚舉起。將那話盡根揷入。用力狂抽。落花連聲大叫。心肝嗄。爲何今夜這般有趣味。錢有道。你自己叫句淫婦。我再與你弄

爽利些。婦人點頭。忙叫道。淫婦淫婦。錢有便一氣抽了幾百抽。婦人哼得漸低了。只是吁吁喘氣。此時耕生禁不住慾火如焚。只把隻手撫摩自己的那話。正欲再看。不覺❹咳嗽一下。那錢有曉得是主人在外面。急忙起身。把火滅了。耕生再要聽時。已寂寂無聞了。只得走了進來。想起他二人淫慾之事。究竟不知其中之味如何。反來復去。不能合眼。只到天明。方才昏昏睡去。到午後方起。至是似覺春心難過。見那落花尚有幾分姿色。況他不時送茶送水。落花故作嬌聲妖態。故此耕生以作暫時救急的意思。見錢有出外未回。落花捧水進來。耕生欲上前摟抱。又怕落花不肯。叫了起來。反是不好。誰知落花見了這粉團似的小官兒。恨不得一口水吞下去。一日。耕生❺故差那錢有下鄉收賬。耕生因天氣炎熱。在房內洗浴。便叫落花來擦背。那落花頭上插一朵鮮紅的玫瑰花。身上穿一件半新青灰羅衫。現出雪白的肩膊子。如嫩藕一般。

與耕生擦背。耕生要想落花心動。把那話硬得如鐵。聳得高高的。似豎圍杆的。落花一見。不覺大驚。原來錢有的陽物不滿四寸。耕生的倒有六寸多長。因此又驚又喜。落花本是着的單裙。便把裙門扯起。又將兩腿故意放開。把幾根屄毛。從那裙子縫內。一條一條的露了出來。引得耕生性發如狂。便伸手一把抱住落花。落花也便與耕生親嘴。二人弄得如同火熱似的。急忙走到床上。耕生依是叫落花橫臥。豎起小足。急把那話挿將進去。未及五六抽。即笑聲吟吟。連叫快活不絕。原來龜頭已經❻直頂了花心。所以十分快活。耕生也因落花未曾生產。連聲叫道。你這牝戶好緊好肥。實得是有趣的很。只是耕生初赴陽臺。怎當得婦人淫性太重。那落花亂顛亂聳。故耕生止抽到二百餘抽。即便洩了。耕生伏在落花身上。眞是遍❼身酸痲。惟有落花慾心正盛。急得翻身扒了起來。把耕生那話含在口中。用口呑吐。用舌咂吮。不多一時。那話

又硬將起來。耕生便把落花推倒。重新又來。連抽帶頂。往來約有幾百次。落花目張口閉。抱住耕生道。眞個快活殺了。下面的淫水流於一地。耕生忙把帕子❽拭乾了。又把那話挿入。笑問道。我比錢有如何。婦人雙手抱了耕生的頸項。嬌音的說道。他是個粗人。怎及得官人溫存有趣。雖則結親二年以來。亦未有今日之快活。我的牝戶若不經過這妙東西。豈不虛度一生了。說完。又把臀兒亂聳起來。耕生愛其言語伶俐。興致更高。於是把那話盡根送了入去。足足抽了兩個時辰。方才雲收雨散。落花起身。方去整治晚飯。耕生走入廚房。向落花道。你今晚就陪我吃飯罷。耕生酒已吃多。是夜乘了酒興。更是情濃。落花也急急收拾完了。洗過了牝。又同耕生同睡。少不得重赴陽臺。落花道。我們二人仄身弄一回罷。耕生忙把兩手抱住落花頸項。落花也抱了耕生的背心。兩個把那話同那件東西湊合起來。仄身的抽送。耕生道。這樣弄。不如

你在底下弄得快活。說完便扒上落花身上來。狂抽起來。兩個丟了。因爲他二人一個是初嘗滋味。自然的興高采烈。一個是幸竊新相知。也是春心更熾。自此耕生與落花二人時常交合。不能細敍。欲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初試雲雨」四字原無，亞西亞書局本（以下簡稱「亞本」）同，據目錄補；新明書局本（以下簡稱「新本」）則作「月夜窺雲雨」五字。

❷「這」原作「只」，音近混用，下文「只」、「這」互見，逕改。

❸「舔」原作「甜」，音近混用，下文「甜」、「舔」互見，逕改。

❹「覺」原作「却」，音近混用，下文「却」、「覺」互見，逕改。

❺「耕生」原作「耕鄉」，據文義改。下文偶見此例，逕改。

❻「已經」原作「已今」，亞、新本全書或作「已今」，或改「今」作「經」，或改「今」作「竟」。現統一作「已經」，下同。

❼「遍」原作「徧」，據文義逕改，下同。

❽「子」原作「了」，據亞、新本改。下文偶見此例，逕改。

且說周大娘年雖三十六歲。面貌却生得似三十左右的人。守寡已經七載了。只因家財廣有。所以不肯改嫁。守住一女名叫雲英。平時與女兒同拈針線。因爲與耕生鄰居。一日耕生在後園看花。周大娘在隔壁。窺見耕生生得眞個美貌。低低喝采。不覺心動。此日落花正過來閒玩。乃邀入自己房中。房內鋪陳華美。眞是不俗。落花把床上大紅綢紗被翻了一看。又把繡的一對鴛鴦枕看了一回。笑向大娘道。如此香噴噴的被兒。可惜大爺去世太早。大娘獨自享受。周❶大娘嘆了一口氣。低頭不語。正在言話。只見一人輕移蓮步。娉娉婷婷走了進房。落花連忙見禮。舉目看時。但見他蛾眉淡掃。粉頸輕勻。雙目清秀。上着淡青色衫子。下着湘妃❷裙。任憑畫工也描不出來。你說這個女子是誰。乃雲英

也。年方十五。尚未受聘。見了落花。道。怎不常來走走。落花道。❸只因家內乏人。不能時常來相親近。三人又把閒話說了一回。落花見沒有什麼正事。起身告別。周大娘一把拖住落花。忙喚情娥取酒進饌。落花連飲幾杯。作謝起身。周大娘送至後邊。悄悄說道。相煩娘子過來。別無他話。因有一條白綾汗巾送於耕生相公。並有金耳環。送於娘子。幸勿見却。落花接了。連稱多謝。回到家內。便把汗巾送於耕生。耕生愕然道。男女之間。不相通問。爲何以汗巾見贈。落花道。我也猜不着周大娘是何意思。耕生道。想必是起了邪念了。但其年歲太大。奈何與我相配。落花因得耳環之惠。欲與撮成好事。便極言大娘容貌之美。又聰明又溫柔。眞眞可愛。然耕生終以年紀不合。不放在心上。落花極欲報周大娘之惠。乃又向耕生言道。相公常說要娶一位美貌如西子的作夫人。今周大娘之小姐。不是落花誇口。眞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只怕

西施還不能及他呢。相公如順了周大娘之意。得其歡心。這親事可以垂手而得。平時耕生聞得他女兒貌美。久已垂涎。及聽落花之言。似覺有理。隨點頭道。你替我作成此事。我日後決不忘你。請即約以中秋日相會。落花便把此意告知周大娘。周大娘不勝之喜。不一日。中秋已到。是夜雲淨。天空一個冰輪。異常皎潔。大娘設酒中庭。與女兒對飲。因有程生之約。推以風露甚涼。雲英亦不敢再坐。回到自己房中安睡。既而月轉西軒。玉漏將半。只聽得後門輕敲幾下。大娘悄悄起來。放了耕生進來。大娘低說道。隔壁是小女臥室。幸勿揚言。耕生在月光之下。已見大娘生得果好。不覺情興勃勃。遂即解衣摟抱上床。耕生伸手先把牝戶一摸。略有幾根細毛。那牝戶高高突起。好似饅頭一般。大娘慾火已久。陰水流得已濕。急把那話插了入去。狂弄起來。周大娘本是數年久曠。才經交合。便似有無限的快活。加之耕生陽物又大而長。塞滿了陰

戶。大娘把屁股夾起。向前相迎。耕生又把龜頭直頂花心。一口氣便抽了五六百抽。弄得大娘閉了兩眼。口內只是哼哼不絕。既而笑道。不料郎君如此的知趣。又生得有這般的妙東西。內裡塞得滿滿的。眞是沒一點餘地。又酸又癢。使妾的魂靈兒俱已上九霄之外了。眞是十分的快樂。耕生見大娘情興甚隆。緊把他雙臂抱住。把自己那話又從前頭揷入。大肆出入。又抽有五六百下。方才了事。唏唏喘笑。大娘忙以舌吐在耕生口內。兩人緊緊相抱。將至四鼓。披衣而起。是時月照紗窗。宛如白日。乃並肩坐於榻上。周大娘道。妾寡居七年。頗能堅持❹操守。自見郎君之後。即不能自主。今幸叨陪枕蓆。欣慰奚如。請勿以妾爲無冰清玉潔之心。而棄同土偶木梗也。言時。又伸手摸入耕生褲內。那話又已堅鐵如杵。因笑道。郎君身體溫文。何獨此物粗而且長。似此能不令人愛殺。耕生心動。二人脫了小衣。又在榻上重整旗鼓。又戰起來。月光之

下。照見大娘身體雪白。兩隻酥乳滑潤如油。更把三寸金蓮豎起。紅鞋尖尖可愛。湊合之時。又緊而且乾。甚覺不易入去。直至弄了良久。方有淫水流出。於是急即相抱。遂成久戰。耕生任意蕩弄。弄得大娘死去活來。淫聲大發。及至香汗透出。牡丹着露。則已漏下五更矣。急忙相送至後門。耕生回到自己家中。落花相照接入。耕生進到房中。就合衣倒床而睡。直至日中方才起來。至是常相來往。不必細細的說。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周」原作「孫」，據新本改。下文偶見此例，逕改，不贅。

❷「妃」原作「也」，據亞、新本改。

❸「落花道」三字原無，參《桃花影》第二回加，補足文義。

❹「持」原作「自」，據亞、新本改。

第三回　面定婚約

且說雲英年雖十五。性情尙是貞靜。第於花之晨。月之夕。則若有所思。其意蓋欲得一有才有貌的男兒。以作終身之配。忽一夜。聽得隔壁房中似有兩人脚步聲響。停了一回。又聽得帳鈎搖動之音。及側耳細聽。微聞笑語吟吟。心下想道。我母向來一人獨宿。何來怪異如此。又見隔壁程家使女落花時常過來。總是附耳低聲。心下不覺狐疑。是夜把房門虛掩。和衣假睡。等至更餘。果然後門開響。雲英即便悄悄潛身出了房門。穿過前面。向隔壁房中窺看。只見榻上有一年少書生。與母親相抱在一處。便把身子閃於一旁。細看那生生得❶十分眉清目秀。極其美貌。暗自思道。當❷時聽得人說程生相貌不凡。想必是此人不疑。又見二人脫衣解衫。那生腰間現出一件毛鬆鬆。頭粗根細。約有六七寸

長的東西來。雲英見了一眼。急忙回身就走。走不上幾步。却又立住了脚。回頭看時。只見母親伸出玉手。捏摸那一件東西。看一回。弄一回。笑一回。捏了半個時辰。便仰睡在床上。把兩足向上豎起。那生就把那七寸長的東西。向母親小便的地方弄了入去。浪浪抽抽。母親也把下身搖搖擺擺。兩下不住的湊合。雲英心想。這羞人答答。虧我母親做了出來。正看得出神之時。不覺自己一陣熱烘烘的。從那小便的地方流了出來。弄得褲子濕得如同小解的一般。伸了手去一摸。却是濕濃濃的淫水直冒。失笑道。爲何這件東西也會作起怪來。又見他母親用手扳了少年的屁股尚在浪抽。口內只叫心肝的連連不絕。正是看得有興。忽聞後面脚步聲響。回頭一看。却是情娥也來偷看。雲英回身就走。叫了情娥到自己房內。問起原由。情娥一一的告訴。因笑道。這事皆由落花做成。似如此的一個粉白兒面皮郎君。年紀又小。文才又高。不要說

大娘心喜。就是我也覺十分的愛他。只大姑娘四歲。理應該招贅入來。與姑娘作配。這才叫一雙兩好。怎麼大娘只顧自己快活。雲英帶笑罵了一句小淫婦。就靠在床上低頭不言。覺似小肚子下有一些酸癢。就倒在床上合衣而臥。次日耕生起來。回到自家房中去睡。又過了幾日。有一天錢有因事出外。落花捧了茶進房。見耕生和衣睡在床上。看他的面。白裡又紅。好似兩朵桃花。伸手去摸那話。其硬如鐵。落花慾火如焚。忍耐不住。連忙脫了自己小衣。又同耕生卸了褲子。倒伏在他的身上。把牝戶套在那話之上。連連的研擦。耕生醒來。睜眼一看。笑道。飯也沒吃就作這一件事。說完。就用兩手抱了落花的屁股。任那落花研擦。❸正在弄得快活。恰好隔壁大娘打發情娥送東西過來。見他二人如此。乃笑道。可好嗄。耕生聽得有人說話。掉頭一看。見是情娥。遂即抽身起來。情娥道。家母叫奴送東西與相公的。耕生笑把房門關上。再三求

歡。情娥笑道。相公尊重些。這個怎麼使得。口雖如此說。身子已爬上床睡倒了。耕生忙把情娥小衣脫了。推起兩脚。將那話在牝戶上門口一頂。就頂入一寸有多。你道爲何如此容易。只因情娥早先在外。看得慾火正發。已有淫水流出。加之耕生剛同落花玩弄。那話又是濕溶溶的。所以入去自然容易。及再頂入寸餘。情娥乃縐眉叫痛。玉莖將入至及境。❹情娥不禁宛轉悲啼。直至抽弄半時。才能承受。既而事已。耕生問及雲英。情娥便告夜來偷看之一切的情形。似乎他也動情。耕生聽了。便即哀求道。小生所以結好於大娘者。原爲雲英。尙望小娘子。好好把我的心事替我訴於粧臺。好事若成。永世不忘小娘子之大德。情娥笑道。乘間必爲郎君挑引。設或西廂待月。切莫忘我紅娘也。言罷。起身回去。回復大娘。便走入繡房。見雲英。乃低低笑道。今早大娘叫我送人參湯於程相公。那生開口便問姑娘生得如何。又說要與大娘求八字。然

後央人作月老。你想那生癡也不癡。雲英喝了一聲說道。賤丫頭。只管曉曉的說他則甚。恰好大娘走了入來。問起原由。便笑道。程郎眞癡生也。我兒不必發怒。雲英也就默然不言。自是。大娘也不避那雲英。與耕生時相來往。忽一日。大娘正在午睡。耕生乘此空兒。私入雲英房內。雲英一見。滿面發赤。耕生深作一揖道。小生渴慕芳容。不止一日。今得幸逢小姐。足慰平生。雲英正色道。君乃讀書人。必定知道理。今非親非故。入人閨閣。出言輕佻。豈正人君子之所爲。急得耕生連忙跪下道。望求姐姐憐惜。即生即死。必當感激。雲英向耕生面上一啐。走避一旁。耕生討了一場無味。只得走了回來。自是之後。不覺神魂飄蕩。已入相❺思。忽一日。僵臥在床。情娥走入來。耕生即向情娥道。爲我致意大娘。偶因身子不快。不能過去相會。望祈恕我之罪。情娥道。大娘特使妾來問候。並有心上人信一封。耕生接來念道。

日前辱臨。深荷垂青。其所以嚴詞拒絕。非寡情也。誠以人之多言。殊爲可畏。事宜機密。出入宜愼。倘春光一洩。不獨郎君名譽有礙。即妾亦玷閨門。永無容身之地矣。近聞憂抱采薪。實由於妾。捫心生痛。修函特約。務即於今夕駕至敝園。面訂白首之盟。餘容面敘。此候痊安。

耕生看完。喜之欲狂。其病恍然若失。便向情娥致謝道。日前姑娘拒絕。使我心灰。數日以來。竟染重病。以爲今生不能如願。今見芳函。有如去病仙丹。足見娘子玉成之力。情娥道。他的口兒雖硬。心中實在愛你。故有此信。你快快的寫一個回信罷。耕生道。娘子好在不是外人。即煩娘子如瓶之口。歸去與姑娘言。小生今夜定當如命。決不有誤也。情娥臨去。又言道。須待二更之後。待大娘睡了。我來接你入內。但是他年才十五。眞乃含苞未發。須要十分憐惜。不可同前日對我那宗手段。使我痛

了好幾天。耕生點首含笑。正預備今夜赴約。忽有友人來約去辦一件要事。次日方回。竟失了雲英之約。情娥走來。再三埋怨道。相公說話如何失了信用。害人等了一夜。耕生道。此非小生之罪。因有朋友相約。以致失信。❻但不知今日可能相會否。情娥道。他恨你正深。此刻不能啓口。耕生便❼摟抱於他求歡。情娥半推半就。仍然湊合起來。雲雨之時。不似前番之緊。耕生大肆狂抽。弄了一會。方才罷止。耕生求情娥代爲謝罪。並約以後會之期。情娥道。俟有佳音。即爲相告。但有一件。可以略解暫時之渴病。未知相公肯照行否。耕生道。爲姑娘即作牛馬。我也是心願的。便求指示。情娥道。目下天時正熱。他必要洗浴。先是大娘。次及姑娘。到姑娘浴時。我來約你過去。看他一個飽。似此可以行否。耕生道。若得如此。感激不小。俄而紅日西下。玉兎東升。聽情娥咳了一句。即便挨身而入。此時大娘浴罷。自到房中去了。耕生伏住窗口兒偷看。只見

滿盆的清水。那一個雲英先把衣服脫下。現出那雪白的肩兒。好似白玉的一般。又見胸前那光滑滑的如蓮蓬的兩個乳頭。猩紅可愛。又看他把小衣卸下。但見一個小小的肚臍。那肚臍之下兩腿之間。全無一根毛影。白白肥肥的隆起。生得雪白。當中現出一紅鮮鮮的縫兒。上露出一半。走至浴盆時。只見那兩塊的粉白肉。交互而動。既而浴罷。看他玉體輕酥。好似雪梨花帶着了雨。那雪白兩足。好似玉筍初萌。雖有畫工。也描不出來。耕生他在外看了一個飽。不覺那話硬了起來。恨不得走了入去。把他抱住。又恐冒昧誤事。乃悄悄回到自己家內。嘆一口氣道。昨夜不是朋友來約。豈不是已與玉人相親了。眞是好事多磨。却非假言。却說周大娘因臥房與女兒貼近。嫌其不能暢快取樂。故先把衾枕鋪在花園之內。備下菜品果肴美酒。只見月影已斜。耕生預先得了情娥之言。此刻乃如約而至。就在西軒擺酒。二人飲至半酣。大娘便走

了過來。同耕生並肩而坐。一面飲酒。一面撫摸。調到情隆之時。就在椅子上面脫了小衣。耕生便把周大娘兩足拿至腰際。把牝戶對準那話。立在地下抽弄起來。情娥拿酒剛欲入內。只聽椅子亂響。擡頭一看。只見他兩個人正在那裡雲雨。鬧得十分高興之時。情娥回身說與雲英道。姑娘快去看一看。雲英道。不要臉的東西。這樣勾當。看他做甚麼。口中雖如此說。却被情娥一把拖到西軒。抬頭一望。只見大娘兩足交互擱在耕生背腰之上。小膞子下面淫水淌流。但聽唧唧之聲。雲英望了一眼。回身就走。只是情娥十分難捨。伏在壁間。半日不動。忽然移步叫一句道。要熱酒麼。大娘忽聽了有人叫喚。忙把耕生抱起說。我的心肝嗄。天色已晚了。且停一會。留在被內去頑罷。耕生便拔了出來。二人復又再飲。耕生與大娘又暢飲了一回。方才燒湯。各自洗浴。相抱上床。乘了酒意。少不得又是一場雲雨。曲盡綢繆。至夜半之時方收。耕生道。我



有一件事求你。不知允否。大娘道。任你天大的事。我也依你。耕生道。你的令媛。我欲求配。不知意下如何。大娘道。我也久有此心。其所以不敢啓口者。誠恐低門小戶。仰攀不起。今蒙見愛。這頭婚姻。一准依你。耕生大喜。隨又緊緊相抱。又雲雨了一次。不知以後如何。下回分解。

校記

❶「那生生得」原作「那生的」，據亞、新本改。

❷「當」原作「嘗」，據亞、新本改。

❸「擦」原作「擵」，據上文及亞本改。

❹「境」原作「莖」，據亞、新本改。

❺「相」原作「想」，據亞、新本改。

❻「信」原作「言」，據亞、新本改。

❼「便」下原有一「把」字，據亞、新本刪。

第四回　緣結法源

話說耕生有個朋友姓刁。單名一個千字。與程生素有仇恨。周大娘有個族兄名字叫孫❶定遠。平日總想佔大娘的財產。又不得其便。今見程生與其嫂私下來往。不覺暗自心喜。忽刁千至。忙拱手將其中的細情敍說了一回。並言明自家要佔財產的意思。將用何種妙計。方可到手。且須加害耕生。要何等的作法。方能斬草除根。刁千說。依我之見。兄可約合族人。就在本縣具一公呈。告那程生霸佔孀婦。圖謀家產。再找幾個心腹朋友。作爲證人。縣官若准了呈詞。則程耕生之公權定然被奪。重則且必下獄。即令嫂亦必含羞自盡。縱是不死。亦必然改嫁他人。到了那一個時候。天大的事。由兄爲之。令嫂的家私。也在吾兄掌握之中了。孫定遠聽了大喜道。若得吾兄如此幫忙。日後自然重謝於你。刁

千又道。事不可太緩。速行爲妙。孫定遠連連答應。果然到了次日。依計而行。這裡程宅家人在外打聽消息。忙報耕生知道。並言明本縣即時就要出票傳人了。耕生聽了。唬的面如土色。停了半晌。乃叫家人錢有道。若到公堂。不惟有失局面。連那周氏母女。也要出頭露面。我想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如今不如連夜逃往漢口。再作區處。即叫落花收拾行李。準備起身。將至黃昏之時。正欲過去與大娘分別。不料前後門俱有孫定遠下人把守。只得匆匆私自起身。一直便往漢口。原來耕生有一個姑母住在喬口。這姑父姓高名叫春富。是個大商家。數年遠隔。未通音問。一旦相逢。十分欣喜。問道寒暄。春富即忙備酒相待。耕生道。府上人多。不便叨擾。意欲找一冷靜地方。不知近處可有否。春富道。現有一尼庵。名叫法源寺。那當家的尼姑。法號叫作超塵。彼地房子甚多。又極其清淨。向來不太肯借人住宿。此回由老夫介紹。或者可望其應允。耕

生道。既有此尼庵可以容身。即求姑父指引前去。於是二人同出大門。來至法源寺。把竹扉扣了兩下。裡內有人啓門。見是春富。即忙入去請當家師太出來。那超塵年紀已有三十多了。生得眉清目秀。一表非凡。相見寒溫已畢。便把耕生要借住宿的話❷告訴了一遍。超塵滿口答應。春富道。如此。程相公便可住在此處了。老夫事忙。不能久陪。少刻便使人送了行李來也。說罷。起身作別而去。耕生閒步東西兩廂。忽見有一少尼從後面走過。年紀約在二十五六的左右。耕生見了施禮道。請問師父法號。超塵道。此乃師妹超凡。遂與二尼重新入坐。把閒話敘了一回。各自安寢。第二日。耕生獨坐無聊。走出外房。忽見西首松竹林內紙窗開處有一小尼。立在此處。年紀不過二九。妙美有如天仙。不可言喩。但見袈裟外罩。姿態秀美。那小尼憑立。若有所思。一見耕生。將身隱避窗門背後。不料耕生已移步至前。施了一禮。說道。仙姑請了。那小尼

在窗內回禮。並不開門相迎。耕生笑道。小生方到寶庵。未及奉拜。今日相見。正可大談玄妙。爲何閉門不納。小尼聽了半晌。方才啓門迎入。但見內中均是琴棋書畫。擺設淸奇。耕生談次問及姓氏。小尼道。拙號了緣。二人談笑。直至日斜。方才回房。是夜不能成寐。到了次日。耕生坐坐立立均不安然。只得偷看了緣。剛才走至殿角。見一面生尼姑。正與超塵交頭附耳。耕生便立住了足。閃在一旁。見他二人談一回。笑一回。十分得意。耕生忍不住便咳了一聲。超塵回頭一看。見是耕生。不覺面容失色。好似吃了一唬的樣子。看那個尼姑的年紀。大約也有四十上下。眉目粗大。鼻孔又尖。聲音又大。好似一個男子的情形。見了耕生。細細的問了一回。倒也甚是和氣。耕生見他談得合式。只得退回自己房內。到了黃昏之後。自己把燈熄滅。上床安睡。仍是想那尼姑。年紀又小。生得又好。沒得一點私邪。不知用個什麼法兒。方可到手。想得反來復去。

不能成寐。及至三更之時。忽聽房門外有人叩門聲音。耕生便低問。你是那一個。夜深至此。只聽有人低應道。我是超凡。耕生心下想道。必是此尼熬不過了。特來尋我。雖然姿色平平。也略可以解愁應急。便笑問道。既然是仙姑到了此地。還是開門不開門咧。只聽得外面又低聲言道。但自由你。耕生便連忙起來開了門。放他入來。耕生便用手向他身上一摸。自上至下。覺得尼姑上穿半截衣。下穿單裙。急把他的衣帶扣鈕❸一一解了。抱到床上。那尼通身滑膩如油的。肌又嫩。骨又香。耕生心下自喜。只錯認爲一個破罐子。忙以玉莖插了入去。那知道嫩蕊含苞。未曾經過風雨。以至玉莖不能直入內面。便把津液塗於那話之上。然後輕輕一弄。那尼又一閃。那話又往前一聳。超凡又是一閃。一聳一閃的弄了許久。方才入了寸餘。又輕輕的聳。乃入去了一半。那尼不勝嬌悲宛轉。似不能容受的樣子。耕生弄得慾火正狂。也顧不得許多。只

得用勁直搗。款款抽送。直至到了數百之外。方有陰津流出。於是那尼將其雙手緊緊相抱。耕生又接以朱唇。吐以舌尖。耕生又一口氣抽到一千外。那尼姑弄的四肢已是酥軟無力。耕生亦覺渾身已暢。一泄如注矣。那尼姑下了床。約以明夜再來奉陪。務乞相公守口如瓶。切莫走了風聲。耕生應允。閉了房門。尼姑即便悄悄而去。耕生獨自上床。心下思想道。我看超凡年紀已有二十五六歲了。難道尚未弄過。況且身材短小。皮肉又嫩。與超凡毫不相同。又想道。若不是超凡。又有那一個呢。左思右想。只得昏沈而睡。到了次日天明起身。已見超凡掃地。耕生上前低言叫喚。超凡頭也不抬。耕生心下更疑昨夜之事。逕走至殿角。忽然想了緣起來。且去與他談一談。及至到了該處。只見門窗已是靜掩。只得呆了回來。忽聽見後面笑聲不絕。急忙走出遠遠一看。只見前天所見的這個面生尼姑。正與超凡口對口。兩個緊緊相抱。在那裡頑耍。

不覺又氣又惱又好笑。因自忖道。我昨日一見他的容貌。我就知他不是一個女尼。原來是一個男僧。既是超凡有了和尚。爲何昨日又來找我。不若今夜躲在一旁。看他舉止。方才明白。主意已定。待至黃昏之後。二尼俱已入房。便去閃在房外。把紙窗用舌尖舔破。向內一望。只見一個尼姑。已變成了一個和尚。赤條條的混身不有一根紗線。只見他的眞是粗大。約有一尺多長。先是超凡臥在榻上。豎了二足起來。任那和尚狂抽大弄。足有一千五六百抽。弄得超凡死去活來的。口內只管什麼皆叫。又見超塵在旁邊。呆了臉。看了一回。忍熬的沒奈何。急忙睡在榻上。先將陰戶用手撫弄。和尚見了。忍不住笑道。你不必性急。我就要來與你止癢了。無如超凡抱了不肯放手。又抽了他一回。超凡才自丟手。乃把和尚放開。和尚走至榻前。那和尚把身子伏在超塵的身上。把那話插入。故意不動。那超塵淫心正發。忙夾緊兩股迎合攏來。那和尚

反把那話抽出。只是挿入龜頭。慢慢的在牝戶口擦弄。急得那尼怪叫連聲。把手抱了和尚屁股。向懷內用力一聳。才把那話又聳了入去。和尚才把超塵兩足高高推起。一陣一陣的抽了五六百下。聞得抽送之聲唧唧的響。耕生看到此處。不覺自己慾火難禁。一時按捺不下。即抽身一面走。一面思想。誰料出家之人。偏有如此的騷。又想。我今夜這般興致。在於何地發洩。不免走到了緣房中。與他去談談。那尚可以望梅止渴。且去看看。再作道理。遂一口氣走至了緣房門口。但見房門仍是虛掩。便走入房中。見那枱上燈尚未熄。只見羅幃已下。床上又空無人跡。不覺失望。只得回到自己房內。只見燈火已熄了。忽聽床上有人響動。忙問道。是什麼人在我房內。只聽暗中答道。昨夜有約。何必再問。耕生才知是了緣。遂揭開帳子。抱了了緣。脫個乾淨。已自赤身仰臥。忙把那話挿了入去。急忙抽弄。了緣笑音不縮。略無畏怯之意。耕生弄了許

久。慾火正熾。加之了緣年方一十六歲。那個牝戶生得[4]又緊又小。自然津津有味。二人你貪我愛。足足弄了一個更次。耕生伏在了緣肚子上面。便又笑問他道。你是眞超凡還是假超凡。了緣帶笑說道。機關既已破了。何必假作不知。故意取笑。二人調得起勁。仍又把那話插了入去。弄了一回。耕生道。庵內有一個假尼姑。究竟是什麼人。了緣道。皆因佛門不正。你說他則甚。忽聽雞鳴。二人乃相抱而臥。次日飯後。忽錢有自襄陽來。耕生問及事體如何。錢有說。全虧本縣王大老爺一力照應。只把刁孫二人審問一次。就把他原呈當堂扯毀。又把他二人各打了幾十板子。前晚小人起身時。又見縣裡出了一張告示。不許妄生事端。毀壞他人之名譽。從此相公可以無事了。耕生道。周大娘可好。姑娘同情娥等。目下情形如何。錢有道。外面風浪平靜之後。周大娘他們很好。小人來時。叫我轉致相公。不必掛念。但望早日回鄉。耕生道。余不日就

要到北京。大小捐個官兒。也好風光一風光。❺我正要你來照應。你不必回去。錢有應允。也就在庵尋了一個房間住下。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孫」原作「個」，據下文改。

❷「話」字原無，據亞、新本加。

❸「鈕」原作「扭」，據亞、新本改。

❹「生得」下原又衍「生得」，據亞、新本刪。

❺「光」原作「九」，據亞、新本改。

却說前淸中葉言利之臣。賦稅煩苛。取於民無制。至於聚之無可聚。歛之無可歛。乃想了一個特別之法。只要有錢多官捐得大。到了淸朝末年之際。仕途更加混雜。無論是當忘八的。做龜頭的。只要出得幾萬銀子。也就是知府知縣的擺其味兒來。耕生本來有幾個臭銅。然而總算是有錢無勢。因此也染了這種捐官習氣。要到北京捐官謀差。預備誇耀鄉里。乃叫錢有備好行李。與了緣話別。即忙就道。水舟陸車。曉行夜住。不多幾日。果然到了北京。只見首都之地。眞是氣象堂皇。與別處不同。入城之後。即忙找了一個寓所。房主姓曾名士閒。年紀已過了三十歲。家中却有萬頃田產。生得身材偉大。爲人甚是疏財仗義。常在外埠販買貨物。夫人王氏係繼配。年方十八。姿色甚佳。只是曾士閒有一件

毛病。不喜女色。最好男風。里中有個小童。生得清秀過人。士聞與他綢繆。極其恩愛。反把年青貌美的嬌妻。放在一旁。使其獨睡。當日一見耕生。暗暗喝采道。怎麼捐官的人。也有如此美色。便令置酒相待。賓主對坐。飲酒之間。士聞十分趨奉。相勸殷殷。不覺夜深。席上士聞開口道。匆匆不恭。殊爲抱歉。改日再行恭請。耕生答道。弟與兄雖乃萍水相逢。已成知己。今已夜深。不能多飲。說完席散。士聞不進房去。就秉燭坐下客座。因而想道。我曾士聞平昔在這件上用功。也曾見了許多。那有今日席上程生如此之美貌。又嘆道。若是别人。尚可以弄得到手。若程生來此捐官。家內必豪富。若把官捐成了。又有威勢。怎肯作那勾當。忽又發憤道。想我七尺之軀。遇了這種小事。就不能想法。豈不愧殺。又想了一回。忽然笑道。是了是了。我想那生年少。必然好的美色。不如以美人計誘之。事必妥矣。倘若僥倖得成。那程生縱然大發其怒。不肯饒我。便捨

身也可。傾家也可。有什麼怕呢。便鼓掌大笑。立飲了幾杯而睡。次日。耕生換了一套新式衣服。帶了家人錢有出外散步。來到那熱鬧之處。不覺日已西斜。乃回至寓所。曾士閒已立在門前相迎。一直陪入後室。忙捧一盃清茶奉敬。停了一回。又走出幾個僕婦。排開桌椅。羅列珍肴。佈置已好。曾士閒道。你我既爲知己。今日對酌。不如❶設在內書房。頗甚清雅。那些僕婦應了一聲。連忙移去。又停了一回。又出來道。酒已完備了。請相公們入去坐席。曾士閒笑吟吟的忙把耕生邀入。只見珍肴擺列。耕生道。昨夜已承厚款。今日如何又要費事。曾士閒笑容可掬。滿面的春風道。程君文才高廣。如今捐資入官。定必青雲直上。但恐高官之後。不肯再賞光來舍。耕生聽了士閒這幾句灌迷湯的話。不覺滿面堆笑。滿酌的玉杯。一連飲十幾杯。既而夜以繼日。又秉起燭來。猜枚行令。又一連吃了二三十杯。竟酣然大醉。重頭輕足。坐立不住。跌倒桌上。昏迷

而睡。推也推不動。士閒便叫幾個婦女。抬入上房而去。士閒隨後而入。移燈照時。只見程生兩頰暈紅如胭脂點染。乃叫婢女等出去。自己上床。把耕生小衣脫下。現出兩股。雪白似玉。士閒止不住慾火如焚。忙把自己褲子脫下。將津液塗抹肛門口。以那話款款摵入。耕生便把身子一閃。又弄了一會。方入一寸多。幸而陽具不甚肥大。又值耕生大醉。不知疼痛。所以聳動移時。慢慢入盡。遂急急提抽數百之外。❷士閒自覺心醉神移。一生所遇未有此次之快活。又緩緩的往來抽送。足有一千之外。方才洩了。爲耕生揩抹乾淨。仍把小衣與他穿好。連忙去到內房。笑向王氏道。今日得此。平生願足。但所商量之美人計。還望賢妻不能反悔。王氏道。平日把我視如陌路之人。今日弄出了事。就來賢妻賢妻的叫起來了。且美人計是你酒後亂言。豈可相從。士閒再三懇求。王氏笑道。你自己作的事。你自己去了。那有將妻與人償債之理。一頭笑。一

頭走出去了。王氏自嘆道。只因房事稀少。久已渴想這事。耕生初入來時。我已在屛後見了。知他是一個美貌少年。叫人怎不心動呢。所以不太推却。依了丈夫之言而行。王氏來到書房。只見燈火已要滅。耕生尙在夢中。王氏在一旁照應於他。十分小心。又半晌。耕生起來。似乎後面有些疼痛。自知被人汚弄。不覺火心直冒。正欲起身根究。王氏便把茶送上。只見是一個年青女人。雅俏異常在旁。便回嗔作喜問道。你是何人。却在此處。王氏道。拙夫曾士聞。吾乃其妻也。耕生兩目直豎。咬牙❸切齒道。我乃世代官宦。膽敢誘醉汚辱。明日與他說理。王氏一旁再三相勸道。拙夫只因醉後誤犯。自知有罪。特命妾來肉袒。萬乞恕他之過。耕生聽他嬌音滴滴。加之醉眼看那王氏。更覺美貌非常。不覺心動。便一把摟了。王氏也不推却。即便解衣上床。耕生便把那話輕輕的一頂。順了淫水。便溜進去了一些些。王氏雖不是處女。只因士聞久未耕耘。

❹故而又緊。王氏便連叫輕些兒。口裡雖這般說。反倒有湊上來之意。耕生又把那話一頂。也就一齊伸了進去。王氏叫句呵嗄。閉了眼睛。咬牙切齒。任他弄去。耕生也似乎他這牝戶緊小。所以裡面塞得滿滿的。且王氏慾火熬得不了。所以裡頭又是熱得如火。加之耕生那話向來又是粗大。酒醉之後。淫性更狂。那話猶如鐵棍相似。便拔也拔不出來。頂了許久。淫水流出。乃似鬆了一些。於是使力抽了一千餘下之多。王氏也連丟了二次。忽失笑道。我不勝其任矣。風狂郎饒了我罷。耕生拔了出來。低首一看。只見黑毛鬆鬆。淫水液液。不覺興起。又掀了金蓮。忙把那話挿了入內。來來往往。倍加狂急。王氏抱了耕生道。如此。可以消拙夫之罪否。耕生笑道。弱小嬌軀。任我狂弄。應看卿面。姑宥其罪。戰罷。天已大明。二人就交股而眠。中午方起。仍與士閒交好如初。似未有此事一般。一日。士閒向耕生道。刻下我要出外作生意。你我旣已至好。若

不棄嫌。就住在舍下。復向王氏分付了幾句。便昂然而去。是夜。耕生就到後庭王氏房內住宿。如同夫妻百般恩愛。耕生笑道。卿家之夫酷好男風。與卿房中之事必然冷落。不知遙遙長夜。也曾動心事否。王氏道。人生之不能少者惟在衣食。若事何足動心。耕生道。如此看來。小生今夜仍是到外床去睡。如何。王氏笑道。君之千金玉體。尚且被拙夫弄了。何況妾乃桃李之質。豈能畏懼狂蜂。逃脫枕蓆。而令郎君一人孤宿嗎。說時。二人俱鼓掌大笑。即挽手共入香房就榻。只見明月入照。王氏粉白玉體。與雪美人一般。乃以那話挿入。足足抽了一千多下。耕生動了後庭花之念。急令王氏翻身向蓆。將其屁股聳得高高的。好在耕生那話剛在牝戶拔出。是滑溜溜的。也不用口沫。急從肛門口弄了入去。直頂至沒根。又抽了一千多抽。把那王氏弄得聲微氣喘。嘻嘻的笑道。郎君如此顛狂。豈不怕害人的性命麼。耕生道。卿若死了。我也不能活。言

完。又翻過身來。伏在胸前。把那話又行揷入牝戶。既而力盡。便一洩如注。自此。耕生一兩日與王氏同作房中之樂。一面又使人運動作官之事。欲知以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不如」下原又衍「不如」，據亞、新本删。

❷「外」字原空去，據文義補；亞、新本則作「數百次」。

❸「牙」原作「呀」，據亞、新本改。

❹「耘」原作「芸」，據文義改；亞、新本則作「種」。

卻說周大娘。自從聽得孫定遠叫人把前後門緊緊圍守。要去知事衙門審問。猶怕拋頭露❶面現醜。心下十分煩悶。要與❷耕生相商。又不得出。日夕驚懼。與女兒雲英。相向而泣。雲英道。都是孩兒一封信寫壞了事。致累了母親。周大娘道。還是我自己不好。所以才有今日。正在怨恨之時。忽見情娥說道。外面紛紛的說。隔壁程家門已封鎖。乘了夜晚。已經逃走了。雲英聽了這個消息。現了不悅之色。便嘆了一口氣道。程郎眞太薄倖之人。既要逃走。如何信都通不得一個麼。情娥道。耕生聽出了此項是非。論理也該避嫌。況且左右耳目又多。怎好通信。不要錯怪了人。又過了幾天。聽得縣裡已責打定遠。方才放心。卻說定遠自打敗了官事。甚不高興。忽刁千從外面走來道。這一個瘟官。把吾兄之事

弄壞。吾兄未必從此就罷了不成。定遠道。也無有什麼好計來使。我想這不長進的姪女。要把他嫁了出去。然後再同老淫婦算賬。你道此計如何。刁千拍手大笑道。妙極了妙極了。若不把令姪女嫁了出去。只怕程耕生捐了官回來。仍然走動。不如嫁了出去。倒省是非。近聞敝族刁利貞兒子失妻。急欲娶一位。不如老兄主婚。小弟作月老。成了這一頭姻事。不知意下如何。定遠道。老兄之言。甚是有理。只是聘金等項。均要送至敝處。行禮之後。就擇日成親。急速請兄就去。小弟立等回音。只見刁千去了約有數小時之久。就走回來說道。小弟去到刁利貞家中。提起這頭親事。一口允諾。道後日就是黃道吉日。於今只要行聘。老兄此地亦要預備。定遠也回了些禮物。話不多說。又過了一日。那定遠便叫了王❸常分付道。你家姑娘。我已作主。許了刁利貞之子刁莫須。日前已經行聘。只在本月十五就要過門了。你可回去與其說明。與其在家

私下同人來往。倒不如早日分明嫁了出去。也是一樁好事。須知不是我作叔叔的又要害他。王常得了這一個消息。三脚兩步。急忙回去報告周大娘。大娘聽了氣得手足冰冷。把定遠萬烏龜千忘八的一頭罵。一頭的大哭起來。足足哭了一個時辰。乃向雲英道。你看這事如何得了。雲英亦淚下如雨。嗚咽不能出聲。情娥道。假使隔壁錢有在家。還可以與他商酌。大娘道。就是程生在家。也無有什麼法兒。錢有更沒有用處。雲英哭了一回。又言道。此事女兒拚命也不相從。既而入房大哭。向情娥道。我的心事。只有你知道。自從與程生一見。便把終身托他。不料天不從人願。頓生禍變。豈惟婚姻不諧。竟使不能相見。其所以忍恥而偷生者。尚欲與程生一見耳。今又如此。料想再不能逃遁。然薄命之人。死亦無恨。所恨者。惟與程生前後相見之時。再三堅拒。不肯順從其意。此心耿耿。時時於心不安。要煩你日後代爲轉告。情娥又再三的勸道。

姑娘不必煩悶。且再從容幾日。慢慢的從長計議。不覺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相隔婚期。只有一日了。雲英道。如今一死。遲之不得了。只是我死之後。你可小心侍奉大娘去罷。大娘當個親生之大娘。自然看待你與我一般。我雖死了。亦瞑目矣。若程生回來。我叮嚀你的話。你可一一告知。情娥只是點頭。雲英又命情娥向大娘叩頭。口內言道。從今以後。情娥便改口叫大娘爲母親罷。母親也不必掛念女兒。大娘哭得淚人一般。不能回答一言。遂抱頭向着而泣。雲英硬了心腸。一人獨自出門。將身投入襄陽河內。不知雲英性命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校記

❶「露」原作「出」，據亞、新本改。

❷「要與」原作「與要」，據文義改。

❸「王」原作「玉」，據第一回文改，下同。

且不說投河之事。再說耕生走了某堂官的路子。花了一些銀錢。竟已選了安徽省太平縣實任知縣。王氏不勝之喜。王氏道。如今已是貴人了。到任之時。不知郎君可會記念妾身否。耕生道。芳卿不必憂心。俟鄙人一到皖郡。便知分曉。耕生又一連住了幾天。只是上任期限已近。遂與王氏洒淚而別。在路上。水則乘舟。陸則坐車。不分日夜。趕到喬口。還不見姑父。獨自走到尼庵。再與了緣相會。原來了緣自從耕生上京以後。便把頭髮蓄了起來。未及一年。已有三尺多長。梳起烏雲小髻。宛似一個絕色佳人。及聞耕生得了安徽太平知縣。每日巧梳新粧。時時盼他來到。忽見錢有報說程爺來了。忙同了超塵出門迎接。耕生一見。又驚又喜道。誰想卿之青絲一蓄。丰姿更美。大與早先不同。連忙攜手入

房。細表衷曲。了緣道。自從郎君別後。不見一封書信到來。使我心中掛念。耕生道。你我如今相逢。正在十分美滿。已往之別愁離恨。何必提了起來。說完。走近身旁。用手摸了他乳。粉面相偎相愛。做合一堆。正是調得情隆。遂把了緣推倒。捧起金蓮。急以那話挿了入去。一來一往。一抽一送。約有五六百抽。那淫水流出。濕了一蓆。乃以絹巾揩了一遍。❷了緣急忙伸右邊的一隻玉手。將程生那話一把拿住。重新塞入牝中。上面一聳。下面一挺。一頓狂抽。抽了一千多下。方才各自丟了一次。耕生又以一隻手襯在了緣頸子下面。又以一隻腿置在了緣大腿之上。二人側面相抱而臥。到了次日早上。吃了一頓飯。就與了緣作別。了緣一手扯了衣衿道。郎君一走。正❸要使奴掛念。還要一人受盡孤淒況味。望郎約了一定之期。等奴一心好守。耕生道。愛卿不必掛心。你我雖一時私行。豈可一生到老就如此草草。一俟我回家後。便當擇一個黃道

吉日。派人來此相迎。務望如期而至。以便成親之後。一同去到任所。言訖。又向二人稱謝。遂帶了錢有。刻日下船。順風掛帆。直至樊城河口。過河上岸。叫了一乘大轎。一路抬到門口。次日。就在門前豎了一根大旗桿。旗上寫了一行字。是安徽太平縣實缺知縣。那些遠親近鄰。一齊多來贈送貨禮。登門求見。眞個一時顯耀。只是耕生滿想衣錦回鄉。與一個美人雲英成親。那曉得中途禍起。一場好事。竟至成了一個空。周大娘深悔前事。又見女兒雲英投河自盡。一時忿極。故戒酒除葷。終日燒香。一心一意的看經念佛。耕生見此情形。不覺悽慘切齒。乃親到縣裡具一張詞呈。要求追究孫定遠刁千等。知縣欣然允諾。登時掣了四根火牌籤。遂把定遠刁千等一齊拘到。打了三十大毛板子。丟下監中。此時錢塘縣六房書吏。以至皀隸人等。前來相迎。耕生即忙叫了大號的坐船。整備聘禮。着了錢有夫妻。喚齊樂人女嬪。前往漢口法源尼庵迎

娶夫人。過了多日。只見超塵等送到。當晚正是黃道吉日。大吹大擂。安排接親。忽叫落花去邀周大娘。連去幾次。只是推却。原來大娘自從念佛吃素之後。足[4]不出房。又因雲英死於非命。心下十分煩惱。怎肯赴席。耕生心下不安。只得整備一桌素菜。叫人送了過去。到了黃昏之時。便請了緣拜了天地。迎入洞房。同拜花燭。飲過了合巹酒。直鬧得半夜。方才就寢。床上雲雨之事。倍覺興隆之至。不必細說。過了幾日。便要赴任。乃令家眷登舟。隨後自亦開船。由大江順流而下。過九江而抵安慶。復登陸向太平而發。不消幾日。果然已抵太平。少不得參見上司。檢點獄囚。以至投文放告。悉照前任規式。只是不要一文錢。惟以寬愛爲主。其時寧國府知府姓何名叫濟普。是金陵人氏。深愛程耕生年少才高。又能熟悉吏事。所以府內有什麼疑難案件。就批在太平縣審問辦理。耕生辦事如神。無論什麼曲直是非。皆能搜情抉隱。當堂判決。凡太平

縣裡申報各種公事文件。何府莫不事事稱善。在任年餘。政平訟理。四民愛戴。只是心下念念雲英投河之死。心甚不安。忽有一日。何府裡備了一席酒。單請耕生一人。在後花園對坐而飲。談今論古。飲至半酣。耕生胸中韜略。大是非凡。何府滿心大喜。曉得耕生尙無正室。今見其文才出衆。即欲招之爲婿。耕生此時尙不知何府之意。便以不能多飲爲辭。起身告別。次日。忽報府內有個蔣師爺來拜。耕生慌忙出迎入內。蔣師爺道。敝東何府有一愛女。欲招老兄爲婿。何府尊與我乃是姻親。昨日飲宴暢談。甚爲欽佩老兄之才學。今特叫小弟前來爲媒。幸勿推却。耕生道。小弟職分甚小。豈敢仰攀。況有一件苦衷。不能從命。務乞先生回稟太尊。代爲小弟善爲說辭。蔣師爺再三盤問什麼苦衷。耕生便不隱瞞。即把雲英之事略敍始末。蔣君道。既是如此。弟也不便多言。容回告太尊。再當請教。言完。起身作別。耕生早堂事完。門子走入報說蔣師

爺來到。耕生迎了入來。蔣師爺道。小弟頃將前事說知。何府大有不悅之色。只怕這頭親事。老兄不必固却。且敝親既屬府治。老兄凡事尚要求他照應。設或堅不肯從。只恐日後多有不便之處。尚求足下三思。免至將來後悔。耕生沈吟半晌。徐徐答道。既承先生見愛。諄諄（相）勸。小弟敢不曲從。只怕寒門禮路不通。屆時務乞包容。現有金釵薄禮。尚望借重鼎言。免其見罪。蔣師爺道。如此。我便去復命了。說完。便告別起身。回至府內。告知太尊。便擇了一個吉日行聘。又過了不多幾日。又是迎親日子已到了。兩下都在本任上作事。自然格外的熱鬧。那何小姐鳳冠霞帔。有如天仙。夫妻二人交拜之後。請出了緣見禮。及入洞房。坐床合巹諸事已完。便令衆人一齊散去。二人花燭之下。卸了珠冠。把那何小姐一看。原來就是那投河這個周雲英。耕生一見。不覺心中大喜。細細問道。下官聽得小姐守節投河而死。無日不痛恨於心。所以蔣師

爺來作伐。要下官去何府招親。下官所以推却幾次。不肯允從。誰想夫人也作了千金小姐。不知投河之後。何以出險。爲何又與何府尹相遇。雲英道。自被定遠強許刁府婚姻。恐被其汚玷清白。故投入河中。流了一二十里。恰値何老爺夫人到任。經泊在此。幸船上之人。見了妾身。便七手八脚。把我撈救。夫人問起因由。妾一一訴陳始末。原來何老爺年已六旬。並無子息。故此把妾身認爲義女。自從到任之後。十分看待。猶如親生兒女一般。及君作宰到此。每日申文到府。何府退入私衙。與夫人再三稱許郎君之才學。奴也知是郎君。苦於害羞。不敢直言。乃私向夫人稟明一切。夫人乃與何爺商酌招君爲婿。其不先爲說破者。何府欲試君之義氣何如也。茲聞君再三推却。甚爲眷念不忘之情。耕生道。如今良姻已就。卿由千辛萬苦而來。皆下官之罪。既感卿之多情。又受何公大德。自然沒世不忘。雲英道。君回故里時。不知我之母親平安否。

情妹妹他可好麼。耕生也便涉訟情由。大娘看破紅塵吃素念經。及情娥甚是孝心。說了一回。說完又道。今玉漏將盡。天已不早。休把良辰虛度了。雲英道。夫婦之情。原不在乎枕蓆。羞答答的。乞君見原罷。耕生道。下官只因夫人。三年以來。害得神魂顚倒。七死八活的。今喜從天降。合浦珠還。我已頃刻難挨。何必故爲推却。雲英又笑道。若是今夜眞是一個嬌滴滴的何小姐。只怕又把雲英丟在九霄雲外太平洋中去了。耕生急得跪下道。下官爲夫人一片眞心。可以憑得天地鬼神的。夫人如何這等相疑。不能相諒。雲英道。既是眞心。爲何有了美妾。設或不念。豈不有了一百個了。耕生又連忙道。下官知罪。還乞寬恕。雲英忍笑不住。一把拖起道。妾也不是妬婦。君何必作此懼怕之狀。耕生便用手抱腰。忙扶上繡榻。解衣之際。燭火明亮。只見他身體雪白如玉。並無一根毫毛。及至下身地方。柔滑豐肥。其香如蘭。此時耕生神魂已失。忍耐不住。

急忙啓開他兩股。自己把那話捅去。那知嬌蕊含苞。不能直入。只得下力一頂。頂進一寸有多入去。雲英只是叫痛。只管把下嘴唇咬了。弄得鬢髮多鬆亂了。耕生見他如此。又是憐愛。却又不住的緩緩頂入。已覺得牝戶緊仄。妙不可言。既又緩緩的抽至一二百下。雲英已是有些快活。已自掙出一身汗來。那淫水源源流出。其力已竭。口中發喘道。郎君。我支持不住。暫且饒了罷。耕生亦覺渾身酸痲。已一洩如注。取出絹帛視之。只見猩紅亂點。遂秘而藏之。自是耕生擁了一妻一妾。日夜快樂。不必細表。欲知以後如何。且待下回再說。

校記

❶「回」原作「章」，據目錄改；又此一回目，新本作「耕生得妻」四字。

❷「一遍」原作「一便」，據文義改；亞、新本無此二字。

❸「正」原作「只」，據亞、新本改。

❹「足」原作「只」，據文義改。

却說耕生得了太平縣實缺的知縣。一任做了好幾年。自是告老罷任回家。絕口不言朝事。因以家內後面隙地。喚了許多工匠造了書房。並添造些屋宇。又堆石爲山。引水爲池。遍栽花木。新造好的房子。便將了緣遷入。是夜就不到❶雲英房內。連忙攙了緣上床。了緣忙把衣服脫去。現出那香噴噴暖烘烘這件寶貝來。急急湊近抱住。二人親了幾個嘴。耕生伸手去摸那陰戶。潺潺的流出許多水來。耕生把了緣推倒。提了那七寸長二寸粗的那話。揷了入去。了緣哼了一聲。似乎塞得滿滿的。身子已是酥麻了。耕生一抽一頂。足足頂了百十多頂。便抽出來。在牝戶門口一拽一拽。了緣閉着眼。只管哼哼叫❷心肝。下面那穴口的淫水。猶如閘子開閘。水直流了出來。耕生又復狂抽數百。仍然伏在他

身上。口對口親了幾個嘴。了緣道。乖肉。你吃住我的舌頭。兩手拈住我的兩個乳頭。下面將龜頭頂住我的花心。再用力抽送。我便受用死了。我死了不怨你。耕生依然含了舌頭。拈了乳頭。把那話且頂且抽在花心上。千揉萬擦。弄得了緣心肝親肉大聲的叫。也不管外面有人無人。再向床上一看。那淫水已透濕了褥子。似撒了尿一般。兩個相抱。一直睡至天明。慢慢的方才起身。忽侍兒來說。門上有一個曾士閒來拜。耕生命開了中門迎入。二人各道別情。忽外面人聲鼎沸。士閒道。小妾至矣。只見跟了童僕使女一二十人。以及箱籠各物累累。耕生駭然道。豈非吾兄欲喬遷至敝處麼。士閒道。不是。小弟性好男風。不愛女子。因爲女子乃是世上不潔淨之物。且從前冒犯足下。至今抱悔無地。與其使小妾在舍孤淒獨宿。不如早些送於足下。備執箕巾。反是兩全其美。耕生道。仁兄主意既定。小弟亦不能有負盛意。只是老兄不妨在舍下多

住幾日。再行回去不遲。士間道。只怕不能從命了。舟子已在江干伺候。今夜就要告別。耕生又道。令夫人在內。可要一別否。士間搖首說不必。便浩然而去。耕生回身入房。與王氏相見。別了一二年。少不得敍談別後之衷曲。只因王氏年紀更大。雖是後來。反做了第二位的夫人。雲英爲第一位夫人。不必多說了。光陰迅速。不覺又到了八月中秋之期。三位夫人打扮得有如天仙一般。美不可言。下旁又跟了美婢一二十個。一齊同到園中赴宴賞月。耕生把盞在手中笑道。今晚這般明月。不如與三位夫人就在亭台之內。做一個鴛鴦大會。一同取樂。未知可否。王氏帶了八分酒意。斜視耕生。便靠在耕生身上道。好倒好。只是不成意思兒。了緣道。你我總是一體。又有何妨。因此就在亭台之上。鋪設長枕大被。作一個鴛鴦大會。急忙的除去釵環衣服。那六條玉臂粉身。好似嫩藕一般。耕生笑吟吟的睡在中間。那一根七寸長又肥又大的那話。

昂然直豎。分不開五六隻尖尖玉手爭來捧弄。先令王氏仰面睡下。連忙跨上了他身。那話直抵花心。那王氏口內咿咿啞啞。只是叫道快活。耕生一手伸去摸了緣的牝戶。又把頭頸倒在一邊。與雲英親嘴。雲英同了緣兩個。各人推起王氏一隻雪白的腿。等耕生一連抽了一千多抽。了緣被耕生指頭摟進陰門。不覺淫水流出。就把王氏掀了。拉住了緣。了緣此刻慾火如焚。雖盡根頂入。只不能止癢。急忙翻身抱了耕生。把那話套入牝戶。用力自己來擦。王氏指住了緣笑道。好不識羞。方才笑人。爲何此刻自己又是一般。了緣也不回言。只是很(狠)命的一套一套。也不管搗壞了花心。耕生似乎精力已足。就翻起身來。一頓大抽。抽到了一千四五百抽。精液一洩。那話就如醉翁。東歪西倒。不能堅硬。耕生笑向雲英道。不能與夫人對壘。如何。雲英道。硬的既無。軟的亦可以用得。耕生連忙仰臥。雲英也似了緣。伏在耕生身上說道。你這個

物件雖軟。我能設法挿入去。乃把耕生那話用手塞入套上之後。不能大抽。只可在上面挨弄。耕生道。如何。雲英道。郎君這一件妙物。眞眞有趣。硬時則花心頂得快活。軟時則擦得牝戶內兩旁癢酥酥的快活。耕生道。虧得有此救卿的急火。不然豈不熬得不了。雲英也不回言。只管在上面挨擦。不多一時也都住了。四個人遂擁抱而臥。自是在家朝朝快活。夜夜合歡。一言不盡。忽一日。周大娘因病去世。耕生雲英爲之營喪舉哀七七四十九日。每七均僧道來開壇念經。揀了一個吉日。就安葬好了。情娥伏侍大娘如❸親生女兒一般。雲英道。妾與君結好百年。皆情娥妹妹之力。況妾之所以能保全節操者。皆由情娥妹玉成之力。若無情娥妹妹。則家母孤苦伶仃。妾亦不能安心也。耕生道。夫人不必說。我也要安排此事的。向之不做者。恐令堂無人伺奉。故而遷延至今。現在當把他收爲第四位夫人。雲英道。妾當往後面收拾新房。爲君花燭

之用。言完。去後面佈置一切。到了夜晚。耕生就在情娥房中住了。雲雨之時。耕生摸了情娥的肚皮。凸起來了。耕生不覺驚異道。不知有幾個月了。情娥道。有四五個月了。原來情娥雖未到程家來。仍是時常相見。前四五月間。情娥月經甫淨。耕生到那裡。曾與之交合。已不知有了身孕。因周大娘病篤。耕生雖時常過來問病。也沒得空兒做這些勾當。故耕生此時心喜異常。又見腹大而圓。不覺慾火已動。連忙把那話揷了入去。又愛惜情娥的肚肉之物。就把兩手在床上。把自己身子撐起。往來抽送。情娥是有孕的人。很覺有點吃力。氣吁吁的亂喘。耕生隨也丟了。後來情娥臨盆。竟生了一個兒子。雲英生了一男一女。王氏生了一女。了緣生了一男。幾個兒子後來俱作了官。正是。

雲雨巫山夢。　朝朝暮暮連。

兒孫皆富貴。　福壽喜纏綿。

校記

❶「到」字原無，據亞、新本補。

❷「叫」原作「的」，據亞、新本改。

❸「如」原作「姑」，據亞、新本改。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IIAN II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r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豔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 年 9 月 19 日

思無邪滙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鬧花叢 四卷十二回 ; 情海緣 八回 / (清)痴情士筆 / 鄧小秋著.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大英百科, 1995[民84]
面 ; 公分. -- (思無邪匯寶 ; 19)
ISBN 957-8592-22-1(精裝)

857.44 84000961

思無邪匯寶〔拾玖〕
鬧花叢・情海緣

發 行 人／葉松田
主　　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　　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　　編／許瓊禧
校　　對／楊倜儻・陳櫻瓊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186 號 7 樓之 3
電　　話／(02)5778314
傳　　眞／(02)5778979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錦龍印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3101 號
初　　版／1995 年 2 月

全套定價：41200 元
ISBN 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 957-8592-22-1(單册；精裝)

思無邪滙寶。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中國文史研究組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